

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[姑妄言] (3)

/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思無邪滙寶 ㊂㊉㊇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［姑妄言］㈢

／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
成 易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編輯製作

明清豔情小說叢書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叢書總序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 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 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 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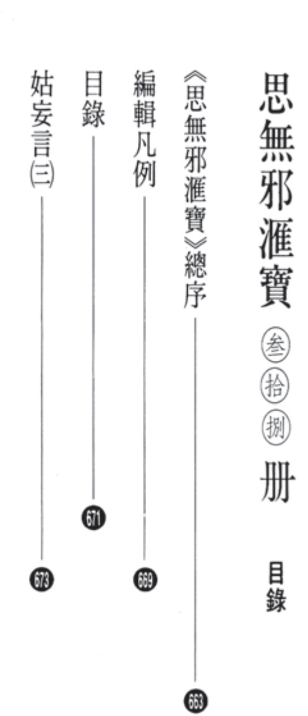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

思無邪滙寶 叁拾捌 冊 目錄

思無邪滙寶 叁拾捌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［姑妄言］㈢

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姑妄言第六卷

鈍翁曰。嗚呼。男風一道。雖所由來者久矣。然未有盛於今日者也。此輩幾幾半天下。不但恬不知恥。猶欣欣以爲榮焉。得人人皆有聶變豹之孽。且使此輩聞而畏避。庶可洗盡此頹風。

釵(敍)嬴陽家世並梨園子弟履歷許多趣話。令人噴飯。

突然撰出個閔氏來。不但嬴陽感激。看書的人亦感激。此何故。無閔氏則嬴陽不得生。嬴陽不得生。則無陰氏並皎皎。無陰氏並皎皎。那得這兩回熱鬧書看。

一部書偷漢之婦人不少。並無一相重者。即此一回內。陰氏之偷漢。是衆學生誘他。乃略知竅男子誘一不知竅之幼女。是一種行事。金鑛之偷陰氏。是兩人同誘。兩個都是老手。又是一種行事。皎皎之偷漢。是他先誘龍家小廝。兩個都是知情而不知味的。又一種行事。至於了緣之

偷皎皎。則是強盜之行事矣。
嬴氏如不遇了緣。焉知久之不爲良婦。被這賊禿一偷。以至辱身出醜。若非鄔合以天閹自責之夫。使嬴氏不知至於何地也。僧人中如了緣者正復不少。緇流一途。原是盜賊藏垢納污之所。奈愚人往往爲其惑。有守土之責者。不可不嚴察此類。有侫佛之流。見余此評。必合掌曰。枉口白舌。何苦謗僧。孰不知余非謗之。正是爲大雄氏做功臣耳。
龍家小廝酒後一篇不忿的話。直欲逼走嬴陽耳。不然。住到何日是了。
嬴陽不去。聶變豹之仇何日得報。皎皎與龍飂之情緣何日得絕。今日嬴陽之走。異日死龍陽之地耳。許多線索。不留心看不出也。
阮大鋮之請鐵按院。乃嬴陽報仇之節目。鐵按院反覆盤問。足見細心。安得爲官者肯個個如此。則無寃民矣。
寫游混公又爲龍家小廝之師一段。總是寫他到極不堪處。且又使之

一現。不致冷落也。

鄔合嬴氏二人成親後。一個無用的天閹。一個貪淫的女子。恰恰合在一處。何(如)何下筆。此段寫得情景逼眞。設身處地一想。不過如此而已。

嬴陽何等人物。暴發二千餘金。眼眶更大。就要做財主身分。嗟夫。錢之能大人也若此。

古語謂搆訟云。無賴不成詞。閱此。誠哉言也。嬴陽在按院前供聶變豹之罪。固係實事。而自護之語亦不少。因說得近情。故能聳人之聽耳。

王酒鬼一個挑水的老兒。泛泛然看去。是個極無關係沒要緊的人。後來洩露幾(機)關。反是個極要緊的節目。此等處令人如何捉摸。

姑妄言卷之六

第六回　嬴氏貪淫爲淫累始改淫心　賊禿性惡作惡深終罹惡報

附　閔氏垂慈　代巡聽訟

話說這嬴陽係蘇州府昆山縣人氏。他家世代單傳。從無兄弟姐妹。偶憶一笑談。一家世代單傳。一人謂彼云。一個兒子是個險子。其人問道。你有幾位令郎。答云。只有二個小女。此人笑道。我的一個蜆子還強如你的兩個蚌。積祖以學戲爲生。他父親是個花面。人都順口叫他做嬴丑子。娶妻養氏。以他養兒子便妙。若陰癢之癢便不妙了。只生得嬴陽一個。嬴陽六七歲時。生得甚是美麗。柔媚如女子一般。他父親視爲奇貨。以爲此子將來不但能克紹祖業。還必振興家門。遂將他送入一小班中做了一個正旦。你道這樣好兒子不送去念書。反送去學戲。是何緣故。但他這崑山地方。十戶之中有四五家學戲。以此爲永業。恬不爲恥。就是不學戲的人家。無論男女大小。沒有一個不會哼幾句。即

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是一個道理。故此天下皆稱爲崑腔。因崑山係蘇州所轄。又稱爲蘇腔。但這些唱戲的人家他並無恆產。一生衣飯皆從此出。只可餬得眼前。安能積得私蓄。所以兒子不得不接習此藝。只三五年間便可出來唱戲餬口。他這戲子中生得面目可憎者。只得去學花面。不但怨天恨地。還怨祖墳風水不好。又怨妻子陰戶不爭氣。這一笑(怨)怨得可笑。陰戶冤哉。不得個標致子孫爲掙錢之本。將來何以存濟。若稍有面目可觀者。無不兼做龍陽。他那青年之時。以錢大之一竅。未嘗不掙許多錢來。但這種人又喜賭又好樂。以爲這銀錢只用彎彎腰蹶蹶股就可源源而來。何足爲惜。任意花費。及至到有了幾歲年紀。那無情的鬍鬚。他也不顧人的死活。一日一日只管鑽了出來。笑倒。雖然時刻撏拔。無奈那臉上多了幾個皺紋。未免比少年減了許多丰韻。那善於修飾的。用松子白果宮粉搗爛如泥。常常敷在面上。不但遮了許多缺

陷。而且噴香光亮。還可以聊充下陳。無奈糞門前後長出許多毛來。如西遊記上稀柿衕內又添上了一座荆棘嶺。撏不得。剃不得。燒不得。把一個養家的金穴如柵欄一般擋住。眞叫人哭不得。笑不得。（令人笑殺。）却無可奈何了。眞是。

一團茅草亂蓬蓬。　從此情郎似陌路。

要知這就是他腎運滿足。（腎運二字新。大約即桃花星更名耳。）天限他做不得此事的時候了。到了此時。兩手招郎。郎皆不顧。雖在十字街頭把腰彎折。屁股蹶得比頭還高。人皆掩鼻而過之。求其一垂青而不能。要想一文見面萬不能夠了。（龍陽君看到此。定然掩袂而泣。）到了唱戲。伸着脖子板筋疊暴着掙命似的。或一夜或一日。弄不得幾分錢子。還不足餬口。及悔少年浪費之時。已無及矣。纔想到這件掙錢的傢伙。比不得種地的農夫。今歲不收。還望來歲。只好像行醫的話。上下改三個字便是的評。說的是。

趁我十年嫩。　有股早來春。

這嬴丑子生得一臉黑麻子。又鬼頭鬼腦。宛然天生得一個醜態。故學了丑。少年時。他見同班中朋友俱有人愛。都會掙錢。獨到了他。人皆一介不與。他睜着兩個眼睛。看得好不動火。人人都穿得齊齊整整。獨他只一件舊布直裰。有人問道。別人都體面。爲何你獨如此。他也無別話可對。但慘然指着面上道。你看我的臉哪。他人無不大笑。他間或做個媚態去撩人。（這也是無聊之極思。）人皆不顧而唾。（掃興。）時常對鏡自嗟自嘆。自怨自艾。到那無聊之極的時候。自己摸着糞門。嘆道。我比他們雖不能掙錢。他們放的都是散屁。（散屁二字甚新。）要像我這個囫圇屁眼也萬萬不能夠了。今見兒子如此標致。以爲是祖宗積德所致。方有此跨竈之子。又常撫摸養氏的牝戶。贊道。不意此癟蚌內產生此一個美珠。這嬴陽又甚聰明。生來該吃這種茶飯。教的戲就會。腔口吞吐也好。身段□模更覺窈窕。裝

扮起來。宛然一個嬌媚女子。學了三年就可上場去唱。無一人不喝采。無一人〔不〕羨慕。因他年紀太小。故尙有待。到了十二三歲。就有個大老官愛上了他。對嬴丑子說要賞鑒他兒子的嫩臀。他豈不樂從。那大老官送了他一大塊銀子。又替嬴陽做了兩套時款紬絹衣服。替他把聰明孔開闢出來。此後果然技藝益發精妙。見者無不消魂。二三年間。他也正正經經掙了一注大錢。因他年幼。尙不知浪費。得來的銀錢皆交與父母。那嬴丑子夫婦喜得屁滾尿流。把兒子的糞門視同聚寶盆一般。異想處甚然。非異也。鄭通糞門中更有一座錢山。偶然一日。嬴丑子忽然放了一個大響屁。淸越異常。心有所觸。不覺慘然長嘆。養氏笑道。放了一個屁。爲何做出恁個樣子。你捨不得這一響麽。嬴丑子道。我因此屁想起兒子來。他雖掙了幾個錢。今生要像我放這樣個響屁。斷乎不能的了。不覺傷心耳。近日放屁不響者甚多。不知他父親尙傷心否。那嬴陽後來就漸漸不似先。俗云。近珠(朱)者赤。近墨者

黑。被這同班中朋友一陣引誘。嫖賭嚼搖四個子一并施行。銀錢雖有。東手接來西手去。一文也到不得家。那嬴丑子原有個弱症。近來舉發。唱不得戲。一家衣食皆倚仗賢郎。可還敢管他。敢怒而不敢言。抑鬱在心。病漸加重。就嗚呼哀哉了。嬴陽雖是個戲子。他各班中相識者多。都來上紙弔孝。他要圖體面。無不從豐。（近日詩禮之家於親喪無不從儉者。視嬴陽猶不若也。）及至喪事畢後。他向來所掙家私也就去了多半。那時城中有個財主。姓聶名變豹。生性淫惡。他有個妹子嫁在京中一個皇親家爲寵妾。他倚勢行凶。把持官府。無惡不作。納了一個監生名色。同這知縣衙官分庭抗禮。眼空一世的樣子。人人側目。雖有一個理刑要拿他。但這蘇州欽差來的織造。並駐防太監出京時。那皇親諄諄之囑托護庇他。那時太監的威勢。雖撫按也不敢得罪他。何況以次官員。他因有此靠山。所以更横行無忌。殺人性命如草菅。占人妻女如囊寄。鄉人皆惡之。就把他的名字同音

而改。都稱他爲孽便報。他家房產深邃。姬妾衆多。旣貪女色。又慕男風。女子中雖被他奸淫無數。而男子總未試新。這是甚麼緣故。這樣作孽之人。就生了個作孽之具。他的陽物雖只有六七寸長。竟有鍾口粗細。也還不足爲異。那個龜頭竟如驢腎一般。弄入陰中。一發了興。開了花。就如同一個喇叭。婦人的陰戶門小而內寬。入去還易。拔出時如小碟子一般。這一撑還禁不得。年小些的婦女乍經了他。還弄得七死八活。那糞門中不能容得此物。他在家中同妾婢們弄時還有些須憐惜。若高興去嫖。任意衝突。不管死活。娼妓們多受他的淫毒。因此背地都叫他聶驢子。有此大名在外。這些龍陽雖然愛錢。誰肯做這賈胡剖腹藏珠的事。拿性命來換錢使。古語說得好。

留得五湖明月在。　不愁無處下金鈎。

若果然有個好臉。再有一個嫩股。何往而非銀錢。豈肯來輕試他這個

孽具。況這件事如賣房地文契結尾兩句一般的。此係兩相情願。並無逼勒等情。那小官不願領教他這件奇物。他也沒法。他屢屢看上了嬴陽。托人多番作合。又以重利誘之。嬴陽再不敢輕諾。這聶變豹恨入骨髓。想道。定設一計使他入我牢籠。一文不得。白白的痛弄一番。更置之於死地。纔出得這口惡氣。一日。他想了個主意。向着他一個愛妾閔氏商議此事。閔氏勸他道。老爺請想。你這件東西。我們婦人家跟久了你。還難禁受。何況姣童。人的性命不是兒戲的。他之不肯。大約也是知道大名在外。不敢應承也是人情。必然有罪。何至於死。據我想來。前後滋味大概相同。何不棄彼而取此罷。聶變豹大怒道。我這樣的家私。如此的聲勢。況又有此奇具。若不一嘗這美男子的妙臀。是我負天所付了。你既如此護着他。把你的後庭我試試。我就不要他了。閔氏怎肯從井救人。嚇得閉口無言。半晌道。老爺息怒。我們遵着行就是了。聶變豹又

叫了他一個心愛的標致丫頭名喚垂絲來。吩咐道。你與姨娘兩個人明日替我如此如此行事。要洩露了。我也不處治你們。只將屁股每人弄一下。至於死活。那就憑你們的造化。那閔氏同垂絲你我相顧。面容失色。唯唯領命。到了次日。聶變豹傳了嬴陽這班子弟來家中唱戲。到半本落臺時。已有二鼓。合班人吃飯了。一個個都出去淨手。嬴陽落後出來。尿完了剛要轉身。後邊有人將他衣襟拽住。忙回頭一看。月下見得分明是個俊俏女子。却是丫鬟裝束。嬴陽疑心。問道。你做甚麼。那女子近前低聲道。你姓甚麼。答道。我姓嬴。那女子喜孜孜攙着手道。到那黑影處。有話對你說。這裡怕人撞見。嬴陽此時魂都不知往那裡去了。同他到了黑處。那女子反將他摟過來。親了個嘴。附在耳上道。剛纔我家姨娘在簾內看戲。見了你。着實心愛。想要同你會會。有許多好處到你。叫我來問你。明日可有戲。嬴陽道。明日沒有。女子道。你今夜戲散了。

合班同行。大約脫身不得。明日到日落時候。你到我家花園後門外等着。我出來接你。那是沒人的地方。只管放心。又道。恐你疑惑。這是姨娘送你的表記。你可收了。遞到他手中。又一把將嬴陽摟得緊緊的。道。親親。你怎這等愛人。我姨娘生得玉美人一般。我總成了你。你不要忘了我。嬴陽還是個十五歲的小孩子。知道甚麼利害。少年心性。以爲奇遇。喜得話都說不出來。只點頭道。我定來。我定來。你務必出來接我。不可誤了。那女子道。不用多說。看有人來。抽身去了。先見此婢名垂絲。以爲隨手謅一名字耳。至此方知有雙關二意焉。垂絲者。海棠也。故用之爲婢名。二者謂以此婢爲香餌。垂於絲綸之上。以釣嬴陽上鉤耳。書中此類甚多。不能盡爲指出。惟觀者留意焉。嬴陽不便打開。將那包兒裝入鈔袋中。又來唱戲。散了回家。已將五鼓。到了家中。取出包兒。燈下打開一看。一隻大紅緞子睡鞋。滿幫白梅花。豆綠拽拔。白綾底兒尖上釘着黃豆大的珍珠。長僅三寸。裡面一個紅紙包兒。打開是一個噴鼻馨香的香囊。上繡着交頸鴛鴦。還有一根金並頭蓮。一根金雙頭如意簪。

四個連環戒指。十個滾圓雪白珍珠。嬴陽喜得心窩亂癢。將那鞋親了幾個嘴。叫了幾聲心肝。仍包好放在鈔袋內。脫衣上床。把那鈔袋摟在懷中而睡。矇矓之際。到了聶家與那女子相會之處。那女子一見。喜笑道。好信實人兒。我等了好一會了。上前拉着手道。我們進去。嬴陽猛省。站住脚道。倘遇見你家老爺怎麼處。此一頓有理。嬴陽雖係無知小孩子。却是個聰明少年。焉敢孟浪無忌憚至此。有此一想。方見彼未嘗不省得。特爲迷魂陣困住耳。那女子道。我家姨娘們多。每夜輪着陪老爺的。各人各屋不妨事。難道你怕。我們是不怕的麼。有此一轉。更自放心。即他人亦必墮其術中。何況嬴陽。因接着笑道。小寃家。你這樣多心膽小。嬴陽此時精魂俱失。雖刀鋸在前也不顧了。仗膽同他進來。到了一間齊整屋內。燈下一個美貌婦人。笑吟吟上前拉住道。小寃家。想殺我了。拿臉兒偎倚着。嬴陽見這光景。興不可遏。不暇開言。攜手上床。脫衣解帶。見那婦女柔軟如綿。淫樂了一度。還想要敍敍情意。只見那女子揭開帳子。道。天大亮了。快走罷。嬴陽見日光果然射入。

忙穿衣同他往外飛跑。不防被門檻一絆。幾乎跌倒。一驚醒來。原是一個大夢。鈔袋還抱在懷中。淫精已溢於被褥。看窗上時已日上三竿。定神自思。夢境宛然。暗喜道。今晚必定成就佳期。這夢兆大祥可喜。（眞是癡人說夢。）（誰知此夢不應在婦人之前面。而應在自己之後面。好說夢者謂之反圓夢。如夢哭得笑。夢笑得哭之類。亦是此意。）他那包兒不敢與娘知道。仍帶在身邊。慢慢起來梳洗。吃罷飯。步到聶家後園門口一看。果是一條死巷。無人來往一塊空地。更自放心。（精細。）又走了轉來。坐了一會又去。天色尚早。只得又回。眼巴巴再不見晚。急得來回只是走。看看日色銜山。心中大喜。到了園門時。已東方月出。正在遲疑。猛聽得園門呀的一聲。嬴陽心下一驚。（寫少年心虛膽怯。情景逼眞。）仔細看時。正是那女子。心纔放下。那女子道。趁沒人。快進去罷。嬴陽隨了進來。丫頭關上了門。兩人攜手進入園中。互相摟抱。親嘴咂舌。調笑了一會。（以前則聶變豹所定之計。此處之親愛。定是垂絲自添者。）纔又同行。轉彎抹角。走了好一會。（照前房屋深邃句。）到了一間房內。尚未點燈。月光照着。甚是富麗。以爲

應夢。心下私喜。那女子低聲道。你等一等。我去看看。若老爺睡了。我接了姨娘同來。徉徜去了。嬴陽等了多時。尚不見來。心中也有些懊悔疑慮。怕有人來看見。要想出去。既不認得路。又恐遇着人。又轉念道。昨夜夢兆好。料不妨事。（處處拿定好夢二字。後來應得好夢。活是癡心少年自哄自語。）大約是那裡脫身不得。況且這女子有這樣情意到我。決無他故。正凝眸注目的盼望。忽見兩個大亮燈籠。一陣人走來。嬴陽舉目看時。正是聶變豹。那魂錚的一聲。已不知何往。嚇得跌倒在地。聶變豹進門一見。大喝道。有賊。快拿住。不要放走了。兩三個家人上前拎起跪下。（拎起。妙。是嚇癱了的樣子。）聶變豹看了一看。問家人道。這不是嬴旦麼。家人道。正是他。聶變豹坐下。大怒道。好大膽的奴才。你㒷夜直入我內室。非奸即盜。小廝們。剝了這廝上下衣服。緊緊的綁起來。明早送到縣裡處死這奴才。家人上前正剝了衣服。褪了褲子。聶變豹道。他那帶子上是甚麼。家人道。是一個鈔袋。聶變豹道。拿來我看。家

人遞上。他一打開。假意吃驚道。我當是他纔進來。原來把鞋同首飾都偷到手了。明明是盜。又想借此鞋囮奸。好惡人。明日到衙門夾打着。追他的餘黨。嬴陽被綑得如一個粽子相似。精光着睡在地板上。疼痛難忍。流淚哀告道。老爺天恩。我怎敢私自入來。是老爺府中一個女子昨夜約小的來的。這東西也是他給我的。並非敢偷。（的少年無知之語。此話可是做得辯辭的。）聶變豹道。這女子姓什麼。如今在那裡。嬴陽又告道。小的不知他的姓。是他帶我到這裡。他就去了。聶變豹更怒道。這奴才胡說。你連人的姓都不知道。就敢跟他進來。（計雖毒而言有理。）既來做賊。又誣賴我家的人。汚衊我家。益發可恨。就算眞有其事。明是奸了。罪更重些。小廝們。出去把衆丫頭都叫來與他認認。若是沒有。也叫他死而無怨。衆人答應一聲去了。少刻。有數個丫頭各拿着一個燭臺。都點着明晃大燭進來。房中照得雪亮。聶變豹道。他說是你們那一個帶進來的。可到他面前叫他認。衆丫頭上

前齊道。你認眞了。自作孽自當。不要混賴無辜。嬴陽一個個看了總不是。他也還有些良心。不肯寃人。哭說道。都不是。是一個瓜子臉。雪白的面龐兒。穿着青衫白裙。腰裡繫着一條紅汗巾。聶變豹道。這奴才信口胡說。我家並沒有這個人。正說着。只見一個美婦走進來。在傍邊椅上坐下。聶變豹向他道。這就是嬴旦。我纔回來就到你屋裡。看見他正在此做賊。叫小廝們拿住綁了。還只當不曾偷得東西。誰知把首飾並一隻鞋都偷了藏在身邊。反誣賴我家有個女子誘他來的。你說可惡不可惡。明早送官夾打死了。方除我恨。那美妾道。老爺不消動怒。丫頭們。取酒替老爺消氣。丫頭答應。去不多時。捧了酒肴來擺下。擡過桌子。斟上酒。美妾在傍陪飲。那嬴陽又是疼。又是怕。哼一會。哭一會。說道。你哄了我進來。這會兒你不知躲在那裡去了。叫我受罪。又叫一會寃枉。聶變豹怒道。這奴才還敢胡說叫寃枉。丫頭們打嘴。那些丫頭看見這樣

粉團般一個標致男子。光光的綁在地下。好不心中又憐又愛。誰還認(忍)來打他。因主人吩咐。不敢不遵。一個大丫頭走近前。背着身子。手拍手響了兩下。妙極。寫出憐愛。低聲道。不要嘖聲了。何苦捱打。嬴陽到此時以死自聽。見那丫頭說。也不叫了。只得閉着眼哼。那美妾心中老大不忍。斟了一杯酒。站起敬與聶變豹道。我乞老爺一個恩。聶變豹道。甚麼事。那妾道。這小子罪雖該死。不過是明日到官自有官法處治。此時饒了他。綁拴在這裡。料他也飛不出去。聶變豹還不肯。那妾再三哀求。纔依了。那妾叫丫頭放了他。丫頭忙都上前。七手八腳替他解了。嬴陽渾身綑麻了。這一放。更疼得動不得。睡在地下哼。那妾見他嫩白皮膚綑得一道紅一道紫。更覺慘然。又道。拿他件衣服與他遮着身子。一個丫頭忙拿衣服替他蓋上。只見又走進一個丫頭。到聶變豹面前道。奶奶叫來請老爺。有要緊話說。聶變豹躊躇道。這咎晚有甚麼話說。你去說。有話

明日說罷。那妾慫恿道。奶奶既來請。必定有要緊的話。老爺去去再來何妨。那聶變豹站起道。也罷。我走走就來。兩個丫頭忙點燈籠照着去了。且說這聶〔變〕豹。他雖惡甚。他的個正妻單氏甚是賢慧慈仁。他待這些妾婢不但不醋。且個個加恩。聶變豹甚是敬他。他每每但知丈夫做人那惡事。亦更苦口相勸。聶變豹雖不能全聽。十分中也還聽他一二。那垂絲去哄嬴陽。因奉主人之命。不敢不遵。大非本願。他哄嬴陽到了閔氏房中去。回復了聶變豹。見他去了。忙來向閔氏道。嬴陽已哄到姨娘屋裡。老爺去了。不知他死活何如。姨娘快去解勸解勸。救他的命要緊。不然這個罪是姨娘同我造的。閔氏道。我先去。但恐我的面皮小。救不下來。你可悄悄去稟上奶奶。求奶奶力量。或者還有幾分指望。閔氏來後。垂絲忙到單氏房中。將主人叫哄誘嬴且的話詳細稟上。求奶奶力勸。救他的性命。又道。奶奶只說聽見傳說。千萬不要說是我來

稟奶奶的。恐怕老爺嗔怪。那單氏聽了。嘆了兩聲。念了幾聲佛。忙叫丫頭去請聶變豹。他一去後。那妾立起。走來嬴陽面前蹲下。用手撫摩他的身上。道。我看你也是個伶俐人。怎麼大膽到這裡來。嬴陽先見他求情放了綁。此時又如許見憐。感激不盡。哭訴道。實是有個女子約我進來的。奶奶救救我的命罷。那妾道。人約你進來的話並無見證。就到了官。這句沒指實的話也不信。況你人贓現獲。一陣夾打再不能免。總是你自己的錯。怨不得人。我同這些丫頭那一個不可憐你。有此一句。使聶變豹之惡愈著。你看老爺那性子可是勸得的。叫我如何救你。嬴陽道。奶奶的恩典。我死了也是感激的。我死。怨命也罷了。但只一個寡婦娘。又沒有兄弟姊妹。可惜白養我一場。就嗚嗚的哭起來。那妾也滴了兩點淚。附在他耳上道。只有一件可以救你。你可依得。嬴陽聽得救他。就住了哭聲。道。奶奶肯救我。就是我重生父母了。有甚麼不依的。那妾道。我家老爺酷愛小

官。你捨着同他睡睡。救了命罷。嬴陽癡了一癡。也悄說道。外人傳說老爺的東西連婦人還禁不得。我們如何承受。那妾悄悄又道。你依了罷。大約受些狠苦。也還未必就傷命。因爲他愛你。你屢屢不肯。纔下這毒計。你再不依。他不但強弄了。還白白送了性命。送官是假。此時他要害你。性命值甚麼。你難道還不知他平常的狠毒麼。嬴陽方恍然大悟。儘着叩頭道。奶奶你是我救命的恩人。我要不死。後來報你的恩罷。嘆了一口氣。道。罷了。料道跳不出去。捨着身子。性命交與他罷。（太史公曰。怨毒之於人大矣哉。嬴陽此數語。今日不死於聶變豹之手。異日聶變豹必死於他矣。）那妾道。既如此說。等他來。我救你。說了。仍回位坐下。

只見聶變豹來了。那妾道。我有一句話。老爺肯聽麼。聶變豹道。甚麼話。那妾道。這小子雖來做賊。贓物既不曾拿去。又不曾有奸淫的事。恕他年小無知。他纔突(哭)訴家中只有一個寡母。並無親人。他也還生得好。叫他拿身子替老爺陪罪。也可出得氣了。不必再深究了。我纔問他。

他也情願。聶變豹道。既你說情。我依了你。因向嬴陽道。我看他面上。饒你一條狗命。你須順順的。若拗手拗脚。我却不算。叫丫頭們擡過一條春凳。鋪上褥子。地板鋪了紅氈。叫他扶起爬在春凳上。站在氈上。嬴陽此時身不由主。憑他們擺佈停當了。聶變豹渾身脫光。笑對那妾同衆丫頭道。你們都不許去。在這裡看我老爺試新。他走近前。摸着嬴陽的屁股道。你不許動。嬴陽知道有個性命相關的局面。也不看他的大小。低頭閉目。伏在凳上。那聶變豹吐了一口唾沫。抹在糞門上。又自己擦些。垂着首。捏着陽物。對準糞門就頂。那裡進得去。還不曾進得些須。嬴陽已覺火燒火辣。那聶變豹不得其門而入。發起性來。憑身用力往裡一下。攮進去了一個龜頭。只聽得嬴陽大叫一聲。哎呀。我死。就不做聲。應得好夢。那聶變豹那管他死活。幾送到根。任意抽送起來。半晌。只見嬴陽透過一口氣來。渾身亂顫。聲氣也顫篤疏的哭道。不得活了。不得活了。

女色男風雖是一件樂事。然必須兩情相洽方有趣味。而有強奸婦女及此。聶變豹所爲有何樂處。予不知此輩是何肺肝。那妾同丫頭們看得毛髮都豎起來。替他害疼。又不敢上前來勸。那聶變豹笑嘻嘻只是搗。一面說道。你只當在衙門裡捱夾捱打。那難道是不疼的麽。他本有半夜的本事。喜得是初試此竅。只要了半個更次就完了。他把陽物拔出大半截來。猛然一攮到根。忽一下拔出那個大喇叭頭子。將他臟頭帶出有五六寸來。鮮血長淌。那嬴陽先已被他搗得一陣陣發昏。眼中金蒼蠅亂冒。被這一下。疼得迷了過去。跌倒在氈上。聲氣全無。聶變豹哈哈大笑。一個丫頭忙將一塊細帕。替他把陽物拭淨。他就精赤條條坐在椅上。說道。這沒福的奴才。當日要好好的依從我。何等不妙。今日一半的也被我弄了。那妾心甚不忍。也顧不得聶變豹在面前。忙上前抱住他的頭。叫道。快取開水來。丫頭們忙忙碌碌倒了一甌水來。灌了好一會。纔聽得他哼了幾聲。微微醒轉。轟(聶)變豹道。不要管他死活。叫小廝們拉

出去。撂在空處去罷。那妾道。這小子罪不至於死地。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老爺請安歇去。我同衆丫頭們慢慢救他。明日天不亮叫人送他回去。也是老爺的一點陰隲。聶變豹呵呵笑道。憑你憑你。披上衣服。也不穿褲子。此時只披衣不穿褲。是樂極。異日被訪拿時。衙役只許披衣不容穿褲。是悲生。福兮禍相倚。遙遙一點。(對)一隻手摟着個丫頭。兩個丫頭提着燈籠。纔要走。那妾又道。老爺且請住着。這小子夠他受的了。那包東西只把鞋留下。那些首飾賞了他罷。聶變豹恨了一聲。道。便宜這奴才。說罷去了。此一段雖是寫閔氏慈心。然恃是愛妾。方敢乃爾。不然豈不懼聶變豹疑忌。兩句俗語說得好。

常將冷眼觀螃蟹。　看你橫行到幾時。

聶變豹初意要置嬴陽於死地以雪恨。今竟寬放了他。一來是看閔氏之面。二來實虧單氏請他去時。苦口力勸數番。故只淫毒一場。了其宿願。便寬怒了。再說嬴陽此時心中也明白了些。見這美妾如此憐惜他。心中想道。我是那裡造化。遇見這位恩人。不然這性命完了。那妾見聶

變豹已去。叫丫頭將嬴陽扶到凳上睡下。叫拿個枕頭與他枕着。拿燈照他的肛門。裂做數瓣。大腸拖着。一面叫拿塊舊紬帕把血拭了。叫丫頭們替他往裡揉。又親撫摩他身上繩痕。又叫拿了杯熱酒來叫他吃。嬴陽喫不下。那妾道。你勉強吃些熱酒活活血。嬴陽却不過他的情。強呷了一口。又閉下眼。迷迷的不做聲。那妾叫拿床被來替他蓋上。約到三鼓時分。嬴陽已大明白了。只是肛門疼得受不得。身子痛得動不得。舉目看見兩三個丫頭。東倒西歪的睡着了。只那美人還坐在傍邊替他抹身上。他掉淚道。蒙奶奶救命之恩。我殺身難報了。那美人將口附在他耳上道。我與你同病相憐。我家姓閔。也是好人家女兒。已許過人家。不知甚麼人說我生得標致。他叫人到我家。說要娶我做妾。我父母不肯。他竟差許多家人搶了我來。也似你一般將我淫毒。我是個少年女兒。幾乎喪命。後來聽得我夫家同我父親告狀。他假揑我父親賣女

文書。反說我父親同夫家串通。夥騙官處。俱受重責。我今日在他家雖算第一個寵愛的。但我恨毒在心。因是女子。不能報仇。他愛你久了。幾次叫人去說。你不肯依。他恨極了。故下此毒計。前同我商議。我再三勸他不可。他大怒說。若不依他。就要拿我替你。你想這可行得。我還疑你乖覺。未必就上他的美人計。誰知你竟投在他羅網中。今逃出命來。就算造化了。又道。他家這些惡奴才。沒有一個不是幫主人作惡的。我明早叫他們送你到家。你把這個包兒還帶去變賣了將息。因拔下一根金耳挖。插在他頭上。道。家中人若送你到了家。不曾拿你的東西去。你到家時。拿這耳挖來回覆我。若不曾送你到家。或拿了你的東西去。切不可與了來。我好追究。眞所謂救人救徹者。有智婦人勝於無能男子。嬴陽感恩無地。只叫恩人。閔氏起身。開了櫃子。在一個皮匣內。拿出有十多兩一封銀子過來。說道。我雖得寵。不管銀錢。頭面雖有。都有數目。給不得你。這幾兩銀子你帶去

盤纏。又拿着那隻鞋道。這就是我的鞋。他前要了去哄你的。我今贈你。（先向聶變豹說留下者。欲免其疑。今竟贈與嬴陽者。欲記其恨。此婦眞一斤(個)有心人也。）嬴陽道。我怎敢要。閔氏道。我贈你。不是私情。有個緣故。你切記着。一來你今日之事。因此鞋而起。見此鞋就想今日。再不可如此孟浪了。二者你這一去。不要癡心想要告他。我對你說的。千萬緊密。一露風聲。他知道了。你我都是死數。你做戲的人見大官府處多。看有風勵官府。將你我二人的毒害呈上。千萬救拔出我去。（一片施恩熱腸。只重在此一句。）恐你日久忘却。故贈此鞋。要你覩物思人之意。也不枉我救你一場。這樣惡人自有天報。但恐一旦玉石俱焚。連我也不能免了。說着。不覺悲慟流淚。嬴陽只在枕上叩頭道。奶奶天恩。我若敢忘了。死於千萬刃之下。正是。（因嬴陽年少。不知計策。拆橋蓋房。那曉川流之過。以色成心。不知利害。）

惟有感恩並積恨。　萬年千載不生塵。

閔氏聽聽外面已五鼓盡了。說道。你去罷。恐他醒來又有他變。遂叫醒

丫頭。扶他起來。替他穿衣着褲。那嬴陽彎着腰。直不起來。站不住。閔氏叫丫頭指名叫了兩個老成些的家人進來。吩咐道。老爺吩咐叫你兩個攙扶嬴旦。送他到家。要一個憑據來回我話。那嬴陽見有人。不敢多說。跪下去要叩頭。方要跪。一交跌倒。閔氏道。不消不消。叫家人快扶起他去。那兩個人上前扶了出來。因係得寵的姨娘吩咐。不敢怠慢。問了住處。送到他門口。天已大明。二人道。送你到家了。有甚麼並（憑）據與我們拿去。嬴陽拔下耳挖。遞與道。有勞二位大爺遠來。回去時替我叩謝奶奶罷。二人接過去了。嬴陽敲門。他母親出來開了。一見兒子爬在地下。面如青紙。嚇了一跳。儘力扶起。跌跌撞撞攙了進來。放他床上睡下。嬴陽一把抱着娘痛哭道。我同娘娘見面時再世了。若非恩人救我。也不能生回了。養氏也哭着問他緣故。他把始末原由細細說知。又在身邊取出銀子同那個包兒交與娘看。養氏忙把他褲子褪下。見他通

紅的腸頭拖着。肛門裂腫。好不難看。不看東西。先看他屁股。是娘愛子之心。有先後輕重也。心疼得要死。一面哭一面咒。又一面感念閔氏。忙去弄了湯水來與他吃。又煩人請了外科來看。用藥調敷。足足有一個多月纔下得床。那臟頭只上去了寸餘。還有三四寸來長不得上去。醫生說。若是趁熱當時整治還收得進去。因是冷了治不得了。遂成了一個殘疾。一辛苦勞碌便淌血水。腰就疼得彎着。戲也不能常唱。只好偶一爲之。至於後庭主顧。不但新孤老不能相與。連那些舊相知看見糞門如此。但道可惜而已。掩鼻而避。聚寶盆雖然壞了。他賢運却也退了。且按不下題。再說嬴陽住的這一條街上。有一家姓陰的。門前開着個小雜貨鋪。夫妻二人只得一個女兒。三口過日。這女兒到了十二歲。因他長得高。像個十五六歲的身體。就留了頭。嬌模嬌樣。甚是聰明。他隔壁一家姓關。是個住閒的小鄉宦。有兩個兒子。一個十五。一個十一。請了個先生在家教書。這鄉宦因家寒不能獨舉。遂將左右鄰

舍有子弟要念書的約了同出束脩。他家收拾了三間書館。拿家中舊隔（槅）扇。槅扇二字須記着。隔了一間做先生臥室。共總有七個學生。四個大的。三個小的。大的都不過十五六歲。小的也有九歲十歲。這陰老兒忽然高興。向婆子道。我家女兒生得甚好。又伶俐。何不送他隔壁關老爺學中去念書。識得幾個字。就是個全人了。你道好麽。那婆子倒知事。說道。一群男學生。把女兒送去。恐怕不便。陰老兒道。我難道不知道。女兒纔十二歲。怕甚麽。若是十四五歲。我自然不肯了。何待你說。那婆子也就不阻他。這關鄉宦時常到門口走走。間或也到他鋪中來閒談。恰好這日走來。陰老兒連忙讓坐。篩茶送上。說了些閒話。因說道。一句話正要請問老爺呢。鄉宦道。有甚麽話只管請說。陰老兒道。我有個小女。生得也還伶俐。今年十二歲。我的意思托老爺的福。想送到府上學館中。多少學兩個字兒。先生的束脩不過是意思而已。老爺說可行得麽。關鄉

宦道。這是極好的事。有甚麼行不得。添一個女孩子。先生能費多少心。束脩任你。我去說。再沒有不依的。因見黃曆掛在壁上。取下來翻開看。道。好。明日就是入學的日子。你趕得及麼。陰老兒道。沒有甚麼不及的。只用買本女兒經。紙墨筆硯是小鋪中有的。明日便好了。那關鄉宦坐了一會去了。晌午時。關家一個小廝來說道。我家老爺對先生說了。叫我來說。你家姑娘只管請去。陰老兒笑道。煩你去多謝老爺。那小廝去了。陰老兒忙去買了一本女兒經。封了一錢銀做贄見茶。拿出紙墨筆硯。叫婆子拿個拜匣盛了。就把桌椅先送了過去。次早。把女兒收拾停當。親送到關家來。拜了先生。與衆學生都相見了。又煩館童帶上去見關(鄉)宦夫婦。那關奶奶倒愛這孩子。與了幾枝絨花。一條湖縐汗巾。然後出來念書。衆學生見這女子妖妖嬈嬈。雪白的嫩臉。鮮紅的嘴唇。黑髮披肩。好生消(俏)麗。這一個向着那個努個嘴。那個望着這個

擠眼。各各含笑。他這先生三六九要去會文。又時常要去料理家務。一月只好半月在館。次日。先生不在。四個大學生同到一處商議道。這樣一塊好肥肉放在嘴跟前。要不嘗他一嘗。不可惜麼。一個道。他小呢。恐怕不知道情趣。一時喊叫起來怎處。一個道。慢慢的說法引誘他。可是硬開得弓的。須是如此如此。或者可以引得動他。一個又道。他三個小的須瞞不得。怕他們告訴人就不好了。一個道。叫他們來。我們同他商議。遂把三個小學生也叫了來。道。陰家這女兒你們可愛麼。一個笑道。怎麼不愛。我方纔見他彎着腰在地下拾筆帽兒。一個滾圓的屁股。衣服凹進去一條溝。好不有趣的呢。一個大學生道。我們算計要弄他一弄。想看看他的是個甚麼樣子。但你們小呢。還不會幹。我們大家湊些錢與你三個。你不要對人說。等你們大些。少不得給你們嘗嘗。關二道。他方纔到後院裡去溺尿。我悄悄跟了去張。想看看他的屁股。誰知他

拿裙子遮得嚴嚴的。一些也看不見。他起來了。我去看看。他的尿把地下衝了個窩兒。好不有趣。我不要錢也要看看。弄得弄不得不要管我。不然我就告訴先生。那兩個小的也道。我同他一樣。也是要看看的。那一個大學生道。既如此說。也罷了。須是如此去做。衆人商議定了。各回位坐下。一會兒這個去買些糖來請他。一會兒那個去買些果子來讓他。到底是女孩兒家。害羞不吃。這個道。我們同學念書。就是親兄妹一樣。怕甚麼。那個道。休說兄妹。連夫妻還沒有這樣親熱呢。他也知瞅人一眼笑笑。人兜他說話他也不答。過了幾日。熟了。也就說說笑笑。再三讓他東西也就吃些。一日。先生又出門。衆學生頑了一會。看見院子裡兩個雞打賊。一個指着笑道。這雞打賊。屁股對屁股。努一下子。那有什麼趣。難道也快活麼。一個道。他這樣不快活。你看那母雞把渾身的毛鬆了。那一抖。大約也像人兩口子弄酥了的樣子。一個說。到底是有屌

子的好。你看那鴨子。他有個屌子。弄得那母鴨子快活得鴨鴨的亂叫。一個道。甚麼相干。你看狗屌子上那樣個大疙瘩。難道弄得那母狗不快活。怎不見他叫呢。一個道。大約是快活得很纔叫。你看驢子那樣個大屌子。弄得那草驢把嘴巴答巴答的響麼。又一個道。倒不知人弄着可叫不叫。一個道。怎麼不叫。我家隔壁的裘老大。一個金剛也似的大漢。娶了一個老婆。指着道。也只好有陰姑娘這樣大。那一日我聽見隔壁哼。我當是有人害病。在板縫裡一張。原來是裘老大把他老婆按在床沿子上弄呢。是那老婆哼。我張見他的屌子又粗又長。疑他老婆是害疼哼。誰知看了一會。他老婆叫道。快活死我了。哥。你再狠些快些。裘老大像搗碓似的又狠狠的弄了一會。那老婆嘴裡混哼亂叫。那個快活的樣子那裡看得。我也沒有打手銃。就把膩冒掉了。一個笑道。我不信這話。像陰姑娘這樣大。只好同我們這樣大的人小屌子弄。那裡禁

得那大屌子。一下子不㕷壞了麼。一個道。甚麼相干。女人們生了這個屄來給人弄。那怕甚麼大。越大他越弄得快活呢。衆人哈哈的大笑。那女子也側着耳朵聽他們說。臉紅着。也不住的笑。一個道。說了這一會。好不難過。屌子怪脹得慌。要是陰姑娘在這裡。我們大家打個手銃。賽個遠近。又一個道。陰姑娘他後來嫁了人。還見的是大的呢。稀罕我們的多大一點子。怕甚麼。一個道。不是這話。他的捨不得給我們看。我們的爲甚麼給他看。一個道。也罷。我們到屋裡去打罷。遂大家笑着一轟到屋裡去。把門掩上。這女子雖年小。心性伶俐。聽這些人說得村淫如此。他就情竇大開了。也覺得津津有味。但不好問得。見他們說去打手銃。不知怎個打法。心中想看看這物件是怎個形狀。遂悄悄走到槅子眼裡去張。先寫隔先生的臥室用舊槅扇。我疑是寫學房處多用板隔。怕太重出。故特一改。看至此。始知留爲此女張人之地。幾被作者瞞却。見他幾個人臉向着門外。用手勒那東西呢。畫出衆人有心引誘。這四個大學生裡面。有一個的竟有

四寸多長。那三個都只有三寸的光景。那三個小的只得指頭大。他看得好不動火。想道。可惜人多了。要是一兩個。我就同他試試看是怎樣。他們纔說快活得很。不知是怎樣快活法兒。也將一隻手縮進袖子去。伸入褲襠中。將小牝摸摸。又拿指頭探探。不知是怎樣局面。只見那幾個勒了一會。這個冒出點漿子來。那一個冒出點清水來了。忽然悟道。我聽見人說賊。想就是這東西了。雞蛋黃上那一點子不是他麼。想出了神。眼定定的望着這屋內。這起小子他們雖然在屋裡打手銃。原想誘他去看。手裡打着。眼睛却射在槅子外邊。影影的見他在那裡張。忽一齊跑出來。見了他。笑道。陰姑娘偷看我們的呢。嘻嘻哈哈的大笑。那女子羞得臉緋紅。笑嘻嘻跑上位坐着去了。衆人道。我們吃午飯去。快些來。來遲了的罰五個錢。那女子先去了。衆人商議道。看這丫頭也已動心了。怎麼個弄法。闘大道。人多。若齊上手。他必定不肯。等我若哄上

了。你們一個個陸續上。就不怕他不依了。你們吃飯遲些來。我等他來調戲他。肯不肯。大家的造化。衆人笑嘻嘻答應去了。關大忙忙吃了飯。先來學中。那女子緊鄰也來得快。這關大安心要哄誘他。坐在一張椅子上。將陽物拿出。用手攥着。眼睛向外看着窗子。只見一個女子的影兒。知是他來了。遂口中叫道。我的好陰姑娘。弄得我好快活。好心肝。好寶貝。好嫩屄。那女子正要進門。聽得他說。打窗洞一張。見他嘴裡叫着。用手勒那屪子。忍不住嘻嘻一笑。關大忙跑出來。一把拖住道。姐姐你救我一救罷。趁沒有人在這裡。那女子也不狠拒。被他拖到房中先生的床上。就扯他褲子。那女子道。我怕疼。關大道。不怕的。那個女子不同人弄。要疼誰還肯呢。（哄得有理。）那女子也動心久了。任他脫去。他乍見這條細縫。不知從何處弄起。低下頭用指頭擘門。看明了穴道。那女子閉了眼睛只是笑。他用上許多唾沫。然後對上了。向內一塞。女子道。哎呀。疼

得很呢。關大道。頭一次乍弄。規矩有些疼。你忍一忍兒就好了。弄過這一次。下回就只有快活的了。我聽見人說。頭一回刀割。二回鎗戳。三回快活。你疼過這一回就好了。那女子只皺着眉。也就不嘖聲。弄了一會。關大覺得內中一噏。噏得無比受用。頃刻完帳。那女子用手一摸。看了看。說道。被你弄出血來了。關大掏出塊汗巾。替他拭了猩紅點點。那女子拿過來塞在褲帶上。正穿完了衣褲。衆學生一齊跑進來。道。你兩個幹的好事。一樣的人。爲甚麼偏一個向一個。除非都給我們嘗嘗。不然等先生來稟了。大家弄不成。那女子羞得徹耳通紅。背着臉坐在床上。關大道。你們不要着急。事好商量。衆人道。有什麼商量的。大家弄弄就完了。不然我們去告訴陰老爺。你兩個了不成。關大道。你們且出去。我同陰姑娘計較。衆人出去了。關大摟着他道。這怎處。你除非同他們大家弄弄纔好。不然這一鬧開了。怎麼了得。女子道。都是你引的頭。關大

道。生米已成熟飯。抱怨也沒用。你同他們弄弄罷。一來壓口風。二來纔得長久。這女子一來恐怕鬧得先生父母知道。二來初次乍弄。也不覺十分苦楚。後來或有樂處。也戀戀不捨。遂道。我的還疼呢。關大道。你若肯了。那裡定在今日。明日何妨。女子道。人多得很。那裡行得。關大道。豈有一齊同來的理。輪流着。或一個或兩個。憑你心裡就是了。那女子低了頭不做聲。關大道。你們來。衆人進來道。怎麼說。關大道。陰姑娘肯了。但你們不許亂來。從明日起。一日一個輪流着。或是一爭吵。陰姑娘不肯。我就不管了。笑道。你們還不謝賞呢。衆人齊笑着跪下叩頭道。謝姑娘賞了。（活是一群頑皮。）關大拉他轉過臉來。笑着道。你受他們的。他也紅着臉低着頭笑。那女子年小。到底羞愧。向關大道。我回家去着。下床來就走。關大見他害羞。也不留他。囑咐道。明日等你呢。他也不答。（寫女孩。却是個女孩又羞又喜的樣子。）回到家中。他娘問道。今日如何老早回來了。他沒得對。說道。我身上有些

不自在。那娘見他頭髮亂了。問道。你頭怎的了。他拿鏡子一照。是方纔在枕上揉的。細極。此等處亦不漏。說道。我在先生床上睡了一會就散了。他娘也不疑他。他這一夜又喜又愧。到次早已梳洗了要去。忽又愧心一萌。道。這麼些人。我怎麼好同他們弄。這一轉念妙甚。是個初被(破)身的女兒心事。若淫婦則不然矣。況且今日不知疼不疼。要只是這樣疼起來。有甚麼趣。他們都說快活。不知是眞是假。又將個指頭將小牝挖挖。與前原封大不相同。塞些進去也不知不覺。笑道。疼是大約不疼了。到底不好意思。還推不好。不肯去。他娘也不強他。早飯後。先生又出門去了。衆學生道。他今日不來。有些古怪。要是羞了不肯來。只便宜了關老大了。關大道。都是你們這些冒失鬼。捱兩日等他熟滑了。又得了些趣。再大家上就好了。纔頭一次就想都要到手。他一個小女孩子不害羞麼。這一弄塌了。大家沒戲唱。一個道。都不消埋怨。他要不來。他老官就取桌椅來了。多半是害羞。等我去說先生叫他。看

他可來。衆人道。有理有理。他遂到陰家來叫。那女子想道。先生旣在學裡。就不怕他們囉唣了。遂往學房裡來。一進門。見衆人在地下頑跳。不見先生。抽身就要回去。衆人上前攔住。道。我們昨日頭都叩過。賞也謝了。你如何翻悔得。他紅着臉笑着。到位上坐下。關大走近前。附着耳上道。昨日已說明白了。講不得。你同他們弄弄。堵堵他們的嘴。後來肯不肯就憑你了。那女子此時也有些情願。但不好答得。只低了頭。關大捏了他一下。道。你依我好呢。遂向衆人道。我再三求陰姑娘。他依了。但你們怎麼個輪法。今日該誰。這個道。是我。那個道。讓我。爭個不住。關大道。你們這麼鬧就成不得了。依我一句話。我做長草兒。你們抽。長的在先。短的在後。不許再爭。若再妙(吵)鬧。我就不管了。衆人道。依你依你。關大做了草叫他們抽。那個九歲的抽了一根長的。關二是第二個。屛子大的是第三。別的都抽定了。衆人道。還到屋裡床上去。那女子坐着不

肯動。關大上前抱起他來。道。都是成日會的熟人。怕甚麼羞。將他抱到裡間床上。女子說道。不好。昨日回去娘娘問我頭髮怎麼散了。我說謊哄過了。今日頭髮再一亂。回去怎麼答應。關大道。那不是先生的梳鏡麼。再梳梳就是了。又道。我先替你脫了褲子着。那小人兒不會弄。那女子笑着。關大替他脫了。放他睡好。將他牝戶看了看。又拿指頭探探。笑道。與昨日大不相同。包管你不疼了。那女子只是笑。兩人又親嘴咂舌。頑戲了一會。出來叫那小的道。你去。那小學生進來。見女子仰臥着。忙爬上床來。把褲子褪了。那小屌子纔有小拇指大。爬上肚子。向腿縫中戳了幾下。說道。我不會。換他們來罷。就下來出去。道。還給我幾個錢罷。我不會弄那東西。一個道。你都弄了還要錢。他急了。道。你去問問。看我弄了沒有。關二拿了五文錢給他。道。給你罷。等我去。遂進來上床。就爬上身。他却伶俐在行。用手摸着了孔竅。然後捏着陽物送入。三個小的中。寫關二却是一個

尖酸伶俐小孩子。可也是壞透了的人。看他先去張這女子溺尿。並此時的弄法。便知其人。覺得甚是有趣。不住道。快活快活。不幾下就冒點清水完了。那女子不但不疼。反被他戳得癢酥酥的難過。想道。這不濟。到底是大些的好。那關二爬起出來。那大學生道。你這樣快。該我了。走進房。見那女坐起要穿褲子。他上前摟住。道。且不要穿了。他們不濟。你要不棄嫌。我同你試試。那女子正未盡興。就住了手不穿。那學生知他心肯。將他放倒。取出肉具。那女子昨日張見過他。是頭一個大物。說道。你的大。比不得他們。不要冒失。他笑道。這還要你說。把龜頭上抹了些唾沫。將他兩條小腿架起。往裡輕輕一送。他那小牝纔被關二弄濕透了的。一滑就進去一半。問他道。可疼麼。女子道。影影的有些。他道。不妨事。又幾送到根。女子道。脹疼呢。他一抽一拽了一會。見那女子屁股扭呀扭的。知道有了些好光景。向他道。你要覺裡頭有些癢癢的。你拿手把我腰抱着。我好用力。又抽了幾十下。見那女子兩眼水汪汪。

漸漸餳了。伸手將他抱住。知是火候到了。一陣亂抽。只見那女子面上通紅。打了一個寒噤。知他丢了。又狠抽幾下。也就大洩。那女子將嫩股向上就了兩就。他伏在身上笑問道。可快活。那女子微笑點頭。他抱着親了個嘴。要舌頭。那女子扭頸笑着不肯。他道。你不伸過來。我也不放你起來。那女子只得伸出些。被他緊緊含住了咂。那裡肯放。那女子將他一擰。他纔吐出。道。好甜舌頭。又笑問道。那小的怎麼樣來。他笑道。在腿縫裡戳了兩下跑掉了。兩人笑了一陣。纔下肚子來穿褲。那女子也起來穿了。到桌子跟前拿鏡子照着攏頭。抿完了。衆人都進來望着他笑。他低着頭也笑。那大學生對着那小學生道。陰姑娘惱你呢。說你把他的腿縫都戳腫了。衆人哈哈大笑。那小的羞得臉通紅。跑出去了。關大道。飯時了。姑娘吃飯去罷。那女子就走出來。關大送他。他道。先生不在。我不來罷。（口說不來。却是要來的話。妙。）關大道。家裡坐着也悶。不如來。大家說頑話熱

鬧。弄是說定明日。今日弄不弄由你。又問道。方纔弄得好麼。那女子含羞不語。關大笑道。我同你還怕甚麼羞。他微笑着點了點頭。到家吃了飯。心裡想不來。却有些像放不下甚麼一般。由不得那兩隻脚又走了來。剛坐下。只見那兩個不曾弄的大學生近前低聲道。我們雖派定該是明日。但都是一樣同學的朋友。他們都占了先。把我兩個熬着。姑娘也心忍麼。況那大的也不該是今日的。姑娘方纔也肯依了他。爲甚麼在我們身上又薄些。我們也不敢強。憑姑娘的情罷。因叫那個十歲的道。你來。我們大家跪着求。看姑娘怎麼吩咐。那女子此時也不覺得羞了。又先得了些甜頭。想道。這事也沒有甚麼苦處。那個小的算不得數。只他兩個也不害甚麼怕。那項大的都弄過了。何況於此。索怪(性)也弄弄。看看是怎麼樣。況且那幾個弄過的倒罷了。這三個不曾弄。相對着倒不好意思。大家弄了熟了倒好。見他三個跪着。也不答應。立起身

竟往屋裡走。這三個知他肯了。滿心歡喜。輪着的這一個笑嘻嘻跟着進來了。見他坐在床沿上。一把抱了上床。替他脫了裙褲。二人就弄起來。陽物雖不甚小。只二三十抽就完了事。那女子將有些好意思。見他已不動。甚不樂意。推他道。你這個樣兒也想幹這事。那學生羞得忙忙下床。那一個來道。你這樣不濟。等我來服事姑娘。遂上床來就弄。這一個甚是在行。工夫也久。竟將女子弄丟了兩次。然後纔洩。還伏在他身上捨不得拔出。只見那個小的在床前站着道。好新鮮東西。大家嘗嘗新罷了。你一個人儘着獨自受用起來了。那個笑着拔出下來。道。讓你。他爬上來。將牝戶一摸。見濕瀧瀧的。笑道。哎呀。姑娘。他弄出你的尿來了。妙極。是個從未見過的小孩子。那女子笑笑。拿帕子揩了揩。那小的弄了進去。陰戶裡面被兩人的陽精塞滿。但覺黏黏滑滑。總不得個邊岸。那女子也毫不知覺。他亂戳了幾下。爬起道。我當是怎樣有趣。還不如打手銃受用。早知

道是這樣。我也不如要幾個錢便宜些。更妙。此一段雖寫淫褻事。七個學生是七個上法。七個弄法。無一重者。女子也起來拭淨了。又梳了梳頭。天色將晚。大家散去。這女子得趣之後。大凊早就到學堂來。只巴先生出去。那兩個小的不算數。就是關二到底年小不堪大用。這四個大的。一日內定要輪過。念了兩年。交十四歲。陰老兒道。女兒大了。叫他不去念罷。他不肯道。既讀一場。索性念得多識幾個字。我便大了。怕人敢把我怎麼的。是極。難道弄得鉛不成。定要去。他父母拗他不過。只得由他。這兩年來。那幾個大學生都長成大漢。陽物都發了些。連那三個小的。自經破身之後。那小孱子也都改頭換面。漸漸大些。他一遇着先生不在。任他的意思。要張就張。要李就李。一日四五次取樂。他有一種絕技。又無人傳授。是他自己悟出來的。那陰中一鎖一收。好不利害。遇着歡喜那一個。憑他多弄一會。要不樂意。只幾鎖就請他下馬。這幾個又愛他又怕他。奉承恐後。他這個快活如主母一般。豈肯撇了

回去。又痛弄了一年。到了十五歲。長成一個大婆娘。不但父母阻攔。自己也覺得不好再去。只得在家。他一連熱鬧了三年。乍乍的冷清清獨自在家高坐。不勝苦惱。却說不出口。他生性聰明。雖同人混弄了幾千次。三年來也還識了許多字。再說這起惡少夥同奸騙了這女子。先因有利於己。故互相囑咐秘密其事。以圖久遠。所以三年之久。竟未洩露。注得好。今日見他不來了。知道已無所望。常於談笑之間向人道出陰家姑娘之美行。而久之傳得前後右左街坊無一不知。聞其名者。以爲如此年小便淫穢至此。皆掩耳趨避。所以擔遲到十九歲尚無人議親。陰老兒也頗有所聞。悄悄告訴婆子。那婆子怨罵了老兒數日。道。我當日不肯。是你定要叫去。弄出這樣好名來。將來如何嫁人。此後那婆子留心。恐怕女兒在家又弄出笑話來。行監坐守。時刻相伴。夜間叫老兒在鋪子裡睡。他便同女兒睡。賊去了。關門何益。那女子不但被娘監住。況且淺房窄

屋。便有情人也無地可做。無可奈何。日間惟有長吁短嘆。夜間則槌床搗枕。那娘明知他的心事是想女婿。不好說得。十分聽不過。數說幾句。那女子只當耳邊風。不曾聽見。再說那嬴陽自受創之後。那掙錢的臉雖仍舊貫。但那掙錢的糞門是沒用了。大約是他家風水不好。他老子有好糞門而無好臉。他有好臉又無好糞門。豈非祖宗積德未全。他因臟頭長拖。走路兩腿楂着。腰又有些彎。如何還做得正旦。只好在班中裝小軍打雜。或打打鑼鼓。間或分得幾分銀子。尚不足家中日食。十七歲上。他娘又死了。向來所積已幾幾將罄。三年孝滿。要想娶個妻子看家。余閱至此。不覺掩卷長嘆。嬴陽何物。尚至三年孝滿方想娶妻。世上詩禮之家。竟有父母喪中完姻者。是何心哉。他因自己標致。一心要娶美婦。常想道。我這樣個面孔。弄個醜婆娘來。如何相對。萬不可冒失。除非自己看中再講。偶然一日到陰老兒鋪中來買些東西。只看見一個標致女子。掀着半邊布簾同陰老兒講話。見了他。忙把簾子放下。却還拿雪白的手攥着。掀開一縫。兩隻俊眼釘釘望着他。嬴陽嘴中雖對陰

老兒說話。兩眼不住睃着簾內。陰老兒把東西查了付與他。他不好再站住。只得出來。還不住回頭望。那女子也露出臉來。目不轉睛的望。看去遠了。問他父親道。這是個甚麼人。爹爹怎認得。陰老兒道。街上的娃娃。怎麼不認得。他在西頭住。唱戲旦的嬴大官。那女子就想道。好個清秀男子。比當日那起學生強多了。我若嫁得他。夜裡摟着睡覺。便不怎麼也是快活。怕未必然。得隴之後。恐有望蜀。那嬴陽一頭走着。一頭想道。常聽見陰家有個好女兒。也不過說是看得過罷了。誰知這樣標致。只恐怕不是。又想道。他家並無多人。不是他是誰。他方纔不轉睛的看我。也有愛我的意思。我得恁個老婆也罷了。又轉念道。不好。我聽得人說他十二三歲就同六七個學生們混弄。是個大破罐子了。要他做什麼。又回想道。那裡有這樣的事。大約是有人惱陰老兒的。贓埋他的女兒。就是破的。怕甚麼。人家還有娶婊子的呢。我煩個人說說看。到家。過了兩日。請了街上陰

老兒的一個厚朋友到酒館中飲了兩壺。煩他到陰家去求親。那人攛了他的酒。只得去說。到鋪中向陰老兒說了嬴陽求親的話。這老兒把女兒養到十九歲。從沒有人來說親。今忽聽這話。心中也喜。暗道。可惜是個戲旦。隨道。你請坐。我同老妻商量商量。去到裡邊向婆子說知。又道。論人物倒也罷了。同女兒配得過。但我家雖窮。把女兒嫁個戲旦。恐人笑話。那婆子見兒女長得大。又從沒人題。日夜見他怨天恨地。知他是想嫁人。況且自己已有年紀了。養他到那一日。說道。女兒大了。果然人品好。許了他罷。如今時年。戲子還有做官的呢。那老兒道。且不要急。事從緩來。那女子在內聽得老子向娘說嬴家來求親。喜得了不得。見老子說他是戲子不肯。心中發急。就要發話。聽得娘勸的話甚是入耳。以爲老子必依了。誰知還是活落話。不由得心裡的話從口裡攻出來。道。每當沒人來說。又抱怨養老女兒在家了。既有人來說。又嫌好道歹

的。戲子罷怎麼的。難道戲子人家是不吃飯的麼。我們崑山有一半戲子呢。難道都是沒有老婆的。我知道安心要養我做老女兒了。嗚嗚的就哭起來。婆子道。你聽麼。他既情願。就允了罷。那老兒瞪了一瞪。心裡道。我活了一把年紀。（一把年〔紀〕四字。天下皆有此口聲。余雖聞之甚熟。却不知作何解說。遇〔愚〕意度之。一把者。五指也。或謂五十歲之外乎。）從不見這等老臉女兒。（容或有之。）嘆了一聲。道。看這樣子。當日人的傳言大約也有幾分。（豈止幾分而已哉。）罷。料道也沒有人要。將錯就錯。與了他去罷。遂出來道。纔與老妻商議了。既是老兄金面來說。許了他罷。都是過日子人家。我也沒得賠送。他家也不必費事。兒大女大。將就完成了罷。那來人道。兩家體貼。這便更好了。回了嬴陽的信。喜之異常。他要圖好看。將家中所有私囊盡行取出。把關氏與他的簪子並珍珠鑲了對冠簪墜子。換了幾件首飾。做了兩套衣服。雖不甚豐。樣樣都有。（江南謂人家借債要娶妻者曰屄寬債緊。嬴陽幸未蹈此。）擇日送了過來。那女子見了那好珠子金簪。心中暗喜道。嫌他戲子呢。只怕不是

戲子還未必跟得上他家呢。到了吉期。頭一日陰老兒也還有些妝奩送去。次晚娶了來。兩人覿面。互相心愛。夜間成親。這嬴陽的厥物也還成文。工夫也還支持得住。陰氏嫁來時。以爲外貌雖佳。內才未必甚妙。只求及得上那個學生就心滿意足了。孰意更有勝焉。眞出望外。他久矣不知道羞字是怎樣解說。今得了這表裡如一的個丈夫。喜得心花俱開。這一個同嬴陽千般恩愛。萬種溫存。嬴陽原是拿定娶破罐子的。他的陽具魁偉。那陰氏當日也不過經的是輕風薄浪。又不曾生育。故四五年來身子又胖了些。他此內也甚豐盈。嬴陽只覺其緊美。不覺其寬深。見他偶然鎖上幾下。更覺有趣。又見他旖旎溫柔。足足愛到百分。男名陽而女牲（姓）陰。自然陰陽相得。如魚似水矣。次日起來。有許多同行中人來賀喜。又收了許多分子。請了好幾日酒。陰氏在家時。因陰老兒做人孤介。從沒親友往來。今見他家如此熱鬧。更自歡喜。夜間倍加恩愛。古云。勢利起於家庭。此更勢利起於床幃矣。嬴陽一連

數日日間辛苦。夜間斵喪。舊病發起來了。腰疼得彎着。大腸中不住流血。動不得了。陰氏好生心疼。殷勤服事。問起得病之源。嬴陽細說前事。他感激閔氏。不消說得。把聶變豹足足咒了四五日。嬴陽過了十多日纔好了些。他這病。當日因無妻室。故不甚舉發。今娶了妻子。且又是少而美。美而淫的。可忍得住。十日半月三二日定要高興一番。高興之後。次次定要睡倒。一日。陰氏因愛他得很。違着心苦勸他。妙。在心雖違着苦勸。此道却不肯違他也。他那裡捨得。定要常常鑽研。不上個把月。把一個美小官弄成個黃皮寡瘦。又睡到將及一月。纔起得來。此時方知道本草上不曾載的這種發物如此利害。纔稍減了些。我因此在本草上後添了一段。使後人見之好知避忌。

婦人陰物一名曰牝。通稱曰屄。北人名曰巴子。閩人呼曰唧歪。川人謂之批。形如淡菜。有肥瘦大小毛光不等。雖微有小

異。其形總一。性鹹有微毒。少服令人陽不亢。常服則多嗽。多服則體弱成虛怯症不治。家產者良。衕中產者雖比家產較美。然多毒。誤服有毒者。生楊梅下疳諸惡瘡。野產者味極佳。有大毒。恐有殺身之禍。病人不宜服。一切病後尤忌。服之必發。名曰色復。醉飽後服之。傷五臟。生怪病。每服後忌一切冷物。恐成陰症。反涼水。

這種物件。自古及今以至萬國九州。無人不把他當做家常茶飯。見了我這話。大約沒有一個不笑其迂者。但要明白內中的道理。自然有益而無損。譬如人參。偶然服些。自有補益。若把他當做飯吃將起來。可有不傷命者。豈是人參之過。乃服參人之過耳。此猶是藥餌。即如絕精的白米飯。噴香的細點心。以至珍饈海味。何嘗不美。一日或三次兩次。每日八分飽。自然養人。若因其好吃可口。無日無夜。時時刻刻往肚中強

咽。定然要撐出病來。如酒多了害酒。茶過了害茶。飲食尚還如此。何況婦人的這件東西。世間事總不可過。同一理耳。且說嬴陽自娶了陰氏來家。捨不得撇他出門。又常有病。連戲班中都不去了。在家無事。見陰氏識字。更加歡喜。教他念角本。他念三五遍就會。又教他腔口。也只教幾遍便熟。嬴陽吹笛子合他得一板不走。喜得嬴陽抓耳撓腮。陰氏也因無事。覺得唱曲甚是有趣。將丈夫旦脚風流的戲學會了許多。嬴陽向他道。我雖是正旦。那小旦貼旦的曲子我都會。就是男脚色我也會。我同你一齣齣的串了頑。遂把小旦貼旦的曲子也教會了他。好些又將關目科白都傳授了。兩人同串。有不是處。嬴陽一指撥。他就明白。他到底是婦人的身段風流。語音嬌媚。不假造作。更自有一種可愛。嬴陽覺有珠玉在前。自視以爲不及。有幾句贊那陰氏道。

額裹包頭。霏霏黑霧。面擦鉛粉。點點新霜。脂添唇艷。引商刻

羽。啓口處。香滿人前。黛然修眉。含笑徉嬌。上場時。翠迎人面。

眞可壓倒喬扮卵孫。實要妒殺時興兎子。

他夫妻也快樂了多半年。嬴陽娶他時也就囊罄了。又因害病服藥。坐食山崩。這些時陰氏的首飾衣服也陸續當了許多。漸漸不繼起來。陰氏心疼丈夫。倒也賢慧。當他東西。一絲不惜。寧甘淡薄。並無怨辭。嬴陽一日向他說道。這日子看看過不得了。說不得我還往戲班裡去混。多寡掙些回來添補。陰氏道。我難道不知道。只是你多病。如何去得。總是還有些須東西。且當着過罷。嬴陽道。不是常法。只有出沒有進。當完了怎麼樣處。還是去的是。陰氏見他說得有理。不好再阻。他從此又到班中。南邊的戲多是夜坐。常常夜間不歸。陰氏獨自。好不孤悽。一日。嬴陽出去兩夜未歸。陰氏到門口來望他。只見一個少年。也只好二十年紀。是個貴介行藏。風流瀟灑。甚是華麗。心中道。我只說我家丈夫算標致

的了。誰知男子中還有這樣人物。心作此想。那眼睛由不得就到那人臉上去了。化工之筆。必至之情。那少年猛見一個美婦頻頻顧盼。他那眼光也釘在陰氏臉上。陰氏忽然想起在門口。恐有人看見不雅。將身子縮進些。禁不得那人十步九回頭的望。由不得身子又探了出去。寫兩人俱着魔光景。甚妙。陰氏未嫁時因望嬴陽。嬴陽回望而遂成眞夫妻。此時又望金鑛。金鑛回望而遂成假夫妻。婦人必心邪而後望人。望而兩心相同。再無不成肝(奸)者。甚矣。婦人靜坐深閨始得爲良婦也。那人去遠了。他纔進來。坐不多時。坐不穩。覺得那人還在街上一般。那兩隻脚不知不覺又走了出去。說也甚奇。他纔到門口。恰好那人也走到面前。陰氏心中暗道。我覺得像他來了。無心出來看看。誰知果然來了。不覺啞然一笑。他這一笑。倒也非有心勾引。是笑自己的癡情。那少年以爲他是情笑。字新。也笑着回頭回腦的望。一步做兩三步。慢慢走去。陰氏又回房坐了一會。嬴陽回來了。愁着眉。只是嘆氣。陰氏道。你怎的了。嬴陽道。辛苦了兩夜。掙了錢數銀子。想拿回來買些柴米。今日一個朋友家有喜事。合

班邀我出分子。我娶你時又接過他的禮。臉面錢不得不出。怕你盼望。只得回來和你說聲。晚間還要去。明日又有戲。不得回來。家中柴米俱無。一個銅錢也沒有。怎麼處。陰氏道。呆子。你急急就有得錢來麼。分子是該出的。沒有柴米罷。我餓一頓甚麼要緊。嬴陽笑道。第二頓呢。我後日纔得回來。你難道就餓兩日不成。陰氏道。不論拿些甚麼。且押幾十文錢來買點柴米着。遂將頭上一枝銀耳挖拔了遞與他。嬴陽接着。嘆了口氣。去了一會。買了二升米兩束柴回來。道。押了八十文銅錢。除買柴米。這是剩的。留着你買小菜。陰氏接過收了。嬴陽道。我去了。你關門罷。明日不必望我了。陰氏關了門上床。尋思道。我家丈夫病病痛痛的。日夜辛苦掙來的錢還不夠盤纏。倘累倒了怎麼處。那眞正就要餓死了。看他時時焦愁。又可憐見的。實在也沒法。胡思亂想。忽然覺得那少年又像站在面前一般。他笑道。有了。我看那人定是個富貴人家子弟。

他那個樣子倒也有心在我。我若勾上了他。倒還不愁穿吃。況且未必就把我弄壞了些兒。但丈夫恐怕嗔怪。又想。他如今也窮極了。又勞苦得很。若有碗現成飯吃。❶他也落得閒閒。我看他自己多病動不得。見我青春年少。孤眠獨宿。他也有些過不得意。我就走走邪路。諒也還不怪我。我要瞞着他做。就是我沒良心了。竟同他商議。看他如何說。他若肯依。豈不是一舉兩得。又暗笑道。我癡心妄想是這打算。那人心裡不知如何呢。且看機緣再講。想着就睡着了。到天明起來。梳洗罷。吃了飯。信步到門口看看。只見那人又來了。望着他出了神。袖子中一把扇子掉落地上。陰氏見他呆着臉望。掉了扇子都不知道。又不好說得。不由得笑着用手往地上指。那人一面回頭忙拾起扇子。左右望望無人。便走近前深深一揖。道。多謝娘娘指與我。不然掉去可惜了。陰氏忙將身子閃在門後。回了一福。那人嘻着臉問道。府上貴姓。看官且住。天地間

可有無原故的一婦人一男子忽然作揖扳談起來。有個緣故。這婦人是有他的心了。故不覺望着他笑。又指扇子。明明是開門揖盜。那人姓金名鑛。他父親是科甲出身。現任知縣。家中有萬金之富。專一吟風弄月。何所不知。見這婦人兩次三番望他留情。知他心中已判了肯字。他昨日見了兩次。後來訪問人。知是嬴旦的妻子。聽說他家近來着實艱難。故今日帶了些銀子。安心來想乘釁而入。以利動他。恰有此機緣。可還有不近身的。若是婦人正顏厲色。他就膽包了身。可敢無忌憚至此這一頓坐。(挫)妙極。不解說明白。豈不是老大落空。陰氏答道。寒家姓嬴。那人道。我們縣中此姓甚少。有一個嬴大官是戲班中朋友。可是一家麼。陰氏道。那就是我家丈夫。那人道。我賤姓金。知縣就是我家父。嬴大官常在我家唱戲。是認得的。何必(不)請他出來會會。陰氏道。有生意去了。那人道。府上還有甚人。陰氏道。就是我一個。那人意思還要說甚麼。陰氏問道。門口恐人看見不

雅。大爺請回罷。金鑛聽得他家沒人。放大了膽。便道。得遇娘娘。千載難逢的事。如何就去。外邊不雅。裡面說說兒罷。就跨進門來。陰氏抽身往後走。當說引道了。他回身將門閂上。隨後跟了進來。陰氏假作怒容道。我們雖係小戶人家。有個內外。大爺進來做甚麼。他上前一把抱住。道。我那前世的娘。這兩日把我的魂都被你勾掉了。來成就了好事罷。陰氏故意發惱。道。青天白日強奸起良家婦女來。不看你是個貴公子。我吆喝起來。就了不得。還不放手。金鑛見他亂(辭)勵而意不峻。雙膝跪下。道。你若不可憐見我。我定然要思想死了。倘蒙娘娘見愛。我不敢輕慢了你。你一家衣食盤費我都供得起。陰氏一來愛了他。見他這句話正撞在心坎上。便道。我見你這樣多情。我依了你。你後來不可負心。金鑛見他肯了。忙說誓道。我若負了你。天誅地滅。陰氏伸手來扶他。他就着那一扶裡。雙手連腰抱住。到屋裡床上。先替陰氏脫了褲子。看了看。摸了摸。

嘖嘖贊道。好個寶貝。又替他解上衣。陰氏道。大白日裡。穿着罷。他道。你家又沒人來。穿着衣服雷雷堆堆的。那有甚趣。陰氏只得任他脫光。他然後自己也脫了。陰氏見他陽物粗不過一圍。倒有七寸來長。送了進去。他誇道。好東西。向陰氏道。我也見了些婦人。沒有見你這又緊又乾的美物。陰氏笑笑。也不答應。原來金鑛極會鏖戰。他這陽具長而活泛無比。在婦人陰中東一鑽。西一戳。無微不到。凡婦女遇他。眞有無窮之樂。陰氏見他幹法在行。心中暗喜道。我所遇算他第一了。他與嬴陽久濶了。不多時便丢了一度。那金鏤(鑛)要逞本事。不歇氣又有千餘。陰氏久曠的人。見他陽物堅硬。幹法又強。要圖快活。不肯鎖他。一任他弄。連丢三次。意思要歇歇再來之意。說道。且歇歇着。金鑛賣嘴道。還不曾頑了一半工夫。你就想歇。等你告饒的時候我纔歇呢。陰氏笑道。當眞麼。他道。怎麼不眞。陰氏笑道。我是不告饒的。你不要告饒。金曠(鑛)笑

道。你要我告饒。除非把你的這東西加些鋼來。陰氏又笑道。話要應口。嘴裡說着。兩隻手將他兩股扳緊。金鑛覺那龜頭不似先任意了。且又扳緊了。不得抽動。戳到這邊。一夾一夾的。像人拿嘴含着咂的一般。戳到那邊。亦❷是如此快活難當。不到一盞茶時。一洩如注。他一把抱住陰氏。道。親親。你原來有恁個寶貝。我何福遇你。此後與你開交不得了。陰氏笑道。你還敢來麼。他道。你放鬆了。我還可以來個連拳。陰氏放手。道。你來。果然那金鑛少年精壯。雖然洩過。陽物還是鐵硬。他又如前那樣亂戳猛破。陰氏一把摟住。又是一陣鎖。不由得又洩了。陰氏笑道。說嘴的郎中沒好藥。可還敢不敢。金鑛親着嘴。道。心肝。我知道你的本事了。我告饒罷。陰氏還摟住不放。道。我也要你丟三次纔罷。金鑛道。要說再來。我也還來得。後面日子長着呢。我有話同你商量。陰氏見說。放了手。他道。你家的今晚可回來。陰氏道。不來了。他道。這更好。我今日在這

裡過夜罷。陰氏道。你是貴人。我家沒有好床鋪你睏。他笑摟住。道。天下還尋得出你這個好褥子來麼。又道。我且家去。叫小廝們送些酒菜來。我們晚上好談談。遂起來。兩個拭抹了。各人穿衣。他在袖中掏出個包兒來。道。這是十兩銀子。你且留着盤纏。陰氏接了。暗喜道。倒是個肯出手的。他道。我去了就來。陰氏送到大門內。看他去了。把門虛掩。進來坐下。暗笑道。天無絕人之路。得遇這樣個在行的人兒。已是遂心。況又多情。若得他時常照看。便是造化。又想着笑道。他的本事。要不是我。別的婦人實在要告饒呢。知道今晚要來過夜。燒了些水。將牝戶洗得乾乾淨淨。床鋪拂拭拂拭。取出個新枕頭來。的是。新嫁未久的人。不然家中何得有此便宜之物。❸剛收拾完。聽得外邊門響。正要去瞧。已進來了兩個小子。擡着個食盒。上面放着一罎惠泉酒。又一個小子背着一個大包袱。他進來笑道。都放下。揭開盒蓋。是十二個菓碟。六大碗菜。一對通宵大燭。都掇出來放在桌上。吩咐

道。兩個擡了食盒回去。這一個留在這裡伺候。那兩個小子去了。叫這一個去關門。叫這小子去關。妙甚。筆墨毫無痕跡。不然小子在傍。二人如何調笑。粗心人不(可)看得出否。他笑對陰氏道。這是合巹的筵席。忙了。不要嫌不堪。指着燭道。這是花燭。不用花罷。把那包袱打開。是一床嘉錦被。一床閃緞褥子。四疋色紬。指着一個紅一個綠的道。這兩個你做小衫子褲子穿。陰氏道。多謝你的美情。留着做上蓋罷。他笑指着陰戶同乳頭。道。我怕布磨壞了這兩件寶貝。纔拿來你穿的。要上蓋。我還不會再做與你麼。陰氏笑着抖開被褥去鋪。他一眼看見枕頭。笑道。好好。我要拿個來的。不好拿得。好(拿)了草來再裝又費事。誰知你先備下了。因摟着親了個嘴。道。人說夫妻有同心。一點弗錯。又笑道。枕頭原該是女家備的。他道。還忘了一件。除下巾頭。上拔下一根金豆瓣簪兒。一根金如意。替他關在頭上。笑道。人家是先插戴後成親。我同你是成過親纔插戴的。陰氏笑道。你太過費了。我怎麼當得起。他捧着

陰氏的臉。道。親親。我同你還要說客套話麼。陰氏也感激他了不得。也將他一抱抱住。忙伸舌頭到他口中。互相咂了一會。金鑛叫那小子來道。調笑已畢。方叫小子。妙。你去熱菜煮飯來我們吃。陰氏道。等我去。他那裡會。金鑛不肯。陰氏道。他小孩子家那裡摸得着。須我去照看。金鑛也隨同着到廚房相幫。舀水添柴。拿這樣遞那樣。陰氏道。你是貴人。不敢勞你。請坐着去。他道。你在這裡收拾。我也忍心去坐麼。陰氏暗喜道。倒是個多情的人。但得長久就好了。收拾完。二人攜手同到房中坐下。小子斟上酒來。掇看上桌。不必細說。到晚。掌上雙燭。陰氏見他情厚。一心要籠絡他。歌喉婉轉。唱了一隻曲子侑酒。金鑛喜得話都說不出來。只叫。活寶活寶。囑道。你必須想法。要得長久相與纔好。坐飲了一會。金鑛情興復濃。叫撤了要睡。陰氏叫那小子在西間廚房裡睡。二人脫衣上床。這一夜雲情雨意。不消說得。次早起來。梳洗了。他問陰氏道。我這去幾時可來。

陰氏道。你的厚情。我巴不得時刻相聚談。但這件事瞞不得我丈夫。遂將丈夫有病。受不得辛苦。故捨身養活他的話說了。又道。不想有緣遇着你這多情多義的人。你午後着這小人兒來討信。金鑛見他說捨身養夫。慘然道。你原來有這番好心。難得難得。同你丈夫說明白。我情願養活你夫妻二人到老。就帶着小子去了。已飯時。嬴陽回來。陰氏迎着道。今日來家早。嬴陽嘆了口氣。又笑道。命該餓死了。陰氏道。甚麼緣故。嬴陽道。今日分得錢數銀子。又扣了一個分資去了。我連辛苦了幾日。又有些腰疼。又有幾日去不得。明日定下了又不得不去。這不該死麼。陰氏道。且不要焦。你坐着再商議。嬴陽一到房中。看見床上的被褥。大驚道。此書無纖芥滲漏處。先云陰氏迎着道一句。是陰氏迎到堂屋中與嬴陽說話也。不然嬴陽入門便到房中。即看見矣。何暇更有閒談。此等處。非作者細心不能到。非我心不能看出也。這是你的。陰氏笑着把紬子銀子簪子都拿與他看。嬴陽道。這奇了。果是那裡的。陰氏笑道。你每常唱一夜戲。只掙得幾分銀子。我只串了一齣戲。日間

夜裡該算兩齣。得了這些東西。嬴陽變色道。哦。是了。你見我家日子過不得了。敢串的是崔氏逼嫁麼。不得不疑到此。陰氏笑道。婦人偷漢。雖知無恥者。相對丈夫。暗中再無不萌愧心。今陰氏對嬴陽一連幾個笑道。身雖與人有染。此心是實爲養夫。故於心無愧。與他偷漢者不同。你好呆。我同你是何等恩愛夫妻。怎說這話。我串通的是曠野奇逢。嬴陽見妻子不是要棄他的話。也疑他三分是走邪路。又想道。他要做壞事。如何肯向我說。又正正經經的問道。不要說頑話。端的是甚麼緣故。陰氏一把拉着他的手。紛紛墮淚。就把如何見他多病。枉受辛苦。掙錢又不多。不足用度。恐一時累倒。兩口都要餓死。故捨身救他。又把如何得遇金公子。昨日來得一夜。給了若許東西。還許養活他兩口子的話說了。又道。你今後也不必進班去了。養養身子罷。哥哥。我實心爲你。你不要疑我是偷漢。說這好看的話欺你。我若是圖己快樂。你多在外。少在家。我豈不會瞞着你做。又肯告訴你麼。嬴陽先也艴然。聽他說到這裡。點頭沈思道。果然。他若瞞着我偷漢。那裡去查帳。自己

實在也動不得。無吃少穿。其然沒法。便道。你既一片好心。任你罷。他還說來麼。陰氏道。他午間着小子來討信。嬴陽道。事已至此。說不得了。他若要來。我出去讓他。你對他說。但是來時。先着人來說一聲。不然兩下相遇。到底不好意思。（婦女偷漢。男子當龜。初破臉時。再無沒有羞愧之心者。久之則不覺矣。但看嬴陽此時之言。並後請金鑛作別。便可知之。）陰氏去熱了昨晚剩的酒肴來與他吃了。臨去。陰氏囑道。哥。你明日早些歸來。今日就辭辭他們班中朋友罷。嬴陽應諾去了。午後。金家小子來討信。陰氏叫請了金鑛來。把丈夫的話向他說了。金鑛心喜非常。又宿了一夜。次日回去。送了幾疋尺頭來給他做衣服。又送幾擔白米。許多柴炭之類。陰氏收了。也將前日的碗碟器皿付他拿去。（細。）此後金鑛常常來往。不必繁敘。過了數月。陰氏竟得了孕。二人便加親厚。半年有餘。陰氏陸續得過他有百餘金。還有許多衣服首飾。街坊上的人漸漸知覺。有多事的人就編出謠言歌語來唱道。

陰家姐兒忒子個騷。　　嫁子個男兒又挑子個槽。
金家公子來同他子個睏。　　把嬴小官變子個大龜老。

數日之間。大街小巷都唱起來。向日同陰氏相厚的那些學生聽見了。氣不忿。聚在一處商議道。陰家女兒同我們相厚了幾年。嫁了嬴家。那也罷了。既然養漢。放着我們舊情人不相與。倒去相與別處的新人。如何氣得他過。我們大家拿他一拿。就不怎麼的。且斷了他這條路。纔出得這口氣。那關二也長成了一條大漢。內中惟有他便不服氣。便在嬴陽左右人家放謠言。又約了幾個地棍不住來踩看。兩下就隔絕了。嬴陽也知道街談巷論。同陰氏商議道。這個光景。我們此處住不得了。我閒養了大半年。覺得病比當日倒好些。我又不老。還可以入班子。南京大去處。我夫妻同往那裡去。你正在青年。又會許多曲子。要遇着個好大老官。不怕不弄他一大塊銀子到腰。說了笑起來。那陰氏也笑了笑。

忽又慘然道。金大爺這一番好情。今日搬(撇)了他去。心裡覺難過些。嬴陽道。外邊些光棍踩得緊。他也來不得了。瞞了他就是我們沒良心。收拾桌菜。我去明公正氣請了他來謝他。並辭辭他罷。陰氏無奈。只得依允。嬴陽把房子先賣了。添着金鑛歷來所贈。除半年來所費之外。還將百金。算了算。儘夠途費。並到彼可以安家。把傢伙什物全寄在丈人家。陰老兒風聞得他令愛所行。也不好相留。嬴陽諸事完了。那日家中收拾下酒菜。他親自去請金鑛。金鑛有一個多月不會陰氏。正在想念。今日見他丈夫來請。坐了轎。跟了幾個家人來。嬴陽讓了進去。金鑛因他丈夫在前。不好深敍。說了幾句閒話。送上酒來。他夫妻二人滿斟一杯敬上。金鑛接了。他二人一齊跪下。金鑛忙道。請起來。我領就是了。嬴陽道。小人夫婦蒙大爺向來恩典照看。但近日街坊上口聲不好。此處住不得了。要往南京去。今日備一杯水酒。一來叩謝大爺。二來辭別。求

大爺上過一杯。金鑛聽見他要去。竟癡了。兩眼望着陰氏。只見陰氏淚如雨滴。並無一言。金鑛忍不住也掉下淚來。滴在杯中。一對情種。比別奸夫淫婦一絕貪淫者。大相懸絕。忙把眼拭拭。一口乾了。道。你夫妻請起來。他二人叩了個頭爬起。金鑛讓他夫妻兩傍坐下。問道。路費有了麼。陰氏道。向蒙你給。還有些。昨日房子又賣了二三十兩。夠了。又問道。你們幾時起身。嬴陽道。船已雇了。準在後日早行。金鑛道。我到家就叫人送些路費來。你買小菜吃。他夫婦道。蒙大爺的恩多了。也不敢叨賞。又讓他吃酒。他道。此時心已碎了。一滴也下不去。你倒撤了開。說說話罷。嬴陽見他不用。掇到那邊屋內。陪他家人吃。明騰個空兒讓他兩人作別。陰氏見丈夫去了。忙把門掩上。一把拉着金鑛。低聲哭道。你不要怨我薄情抛你。我就在此。你也來不得了。我們且去幾年。或有相逢日子。你不要惱恨我。金鑛抱他在懷。也哭道。只恨這些奴才壞了我二人的好事。我怎肯怨你。別了你多

日。我一肚子話此時一句也說不出了。至情語。非情深者不知此語之味。二人攙着到床上錢了錢別。多悲樂少。不能盡興而止。起來依依不捨。只得要別。金鑛悽惶上轎而去。陰氏掩門而入。這正是。

流淚眼觀流淚眼。　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金鑛次早着小廝送了十兩路費。兩隻金華火腿。十尾松門白鯗。並兩瓶醬小菜來。又送陰氏八兩別敬。夫妻二人千恩萬謝的收了。他夫妻二人又同到丈人丈母家來辭別。大家痛別一場。回家打疊行囊。次早上船而去。一路無話。到了南京店中住下。要尋個有勢要的鄉宦。投在門下做靠主。聞得阮大誠(鋮)酷喜女旦的這件道地行貨。遂送了一分蘇州土儀。拜在門下走動。就在他家左近租了兩間房子住下。過了三四個月。陰氏生了這個女兒。因他潔白如玉。故此小名皎皎。古詩云。皎皎河漢女。此名皎皎者。謂嬴陽與金鑛所生。不知何漢子之女耳。閒過了年餘。資囊坐食將罄。嬴陽只得入了一個蘇

州班內做戲。南京城中戲班更多。生意更有限。掙不出錢來。夫妻商議。陰氏竟入班做了一個雜旦。他不唱正本。只做些雜齣。他姿色既好。唱得更好。又風流又騷浪。還有一種驚人的技藝。專會替這些公子們或財主大老官箍肉棒槌。因他這種絕技着實動人。人贈了他一個雅號。叫做滿床飛。滿床舞或可比。曰飛。不知如何飛法。嬴陽也不做戲了。只帶領皎皎或班中相幫打雜。阮大鋮酷愛陰氏。白擾了他胯下那件美物也不計其次。一文纏頭之費也捨不得相贈。自己過意不去。他雖品行不端。却有些才名。又相與的人多。替他四處推揚。逢人說項。所以不幾年就掙了二千餘金。他做了戲子中一個暴發戶財主。有些體面。就不肯做這兩樁舊買賣了。置了百餘金一所小房。小小一間。大門進來。前院正房三間。一間堂屋。東一間收拾做客座。西一間做臥室。後院中一間廚房。收拾得十分潔淨。他學做清客。琵琶絃子。笙簫管笛。掛了滿壁。牆上貼了許多蘇畫。

桌上擺設些蘇鑄香爐宜興壺。建窰瓶插些花。宣磁盤放幾個香櫞佛手木瓜之類。雖是不甚值錢的玩器。倒也熱熱鬧鬧。半雅半俗。他做戲的人。喫慣了這家茶飯。却不會做別的生意。恐坐食山崩。想了一個妙策。請向來同他阿政相契厚的這些公子財主們。內中有好賭者來家中賭博。他在傍拈頭。那陰氏會整理得上好肴饌。絕精蘇碟。款待來客。甚是豐盛。時常他也在傍插趣。那些嫖過他的人。背了他丈夫的眼。也還親嘴摸胸的頑耍。又還有很親厚的。就是那要緊去處也許撫摩撫摩。但只輪嘴不輪身。故此引得這些人眼中火出。不住時常來往。頗不寂寞。所獲之錢。除日用之外。尙有餘剩。因家中無人買辦物事。央了隔壁姓龍的人家一個兒子名叫龍䰠。來家中使用。認做乾兒。每常也幫貼他些須衣服盤費之類。那小廝的父母貧窮愛小。得他些週濟。也落得叫兒子相幫。這猴子不但希圖替他家買辦可以落錢。且日日可以

肥嘴吃。連夜間就在廚房裡打個鋪睡。竟常在他家不回。混了幾年。他這女兒皎皎不覺年已十五。打扮得花枝一般。兩道水鬢描得長長的。一雙金蓮裹得小小的。粉森森一個白臉。紅通通一個嘴唇。先贊陰氏也是此二句。可謂是母是女。好不俏麗。戲子人家女兒何所不知。況他幼小時。母親時常同人肉麻。間或落在他眼裡。如今大了。漸漸知覺。夜間知覺他父母的床鋪在前邊。他另鋪一張小床。做丁字樣在床後。他父母夜間或有動作。以爲兩床相隔。又都有帳子。不甚防他。孰不知他父母的床在外。迎着南窗上的亮。他在黑處。又隔不遠。且又都是夏布帳。他父母雖看不見他。他却看得明明白白。徐疾動止。抽拽簸擸。一目了然。且高興中那一種聲息。他父母恐女兒聽見。自然要忍住些。孰不知到忘情之際。男子喉中之喘。婦人鼻內之哼。不知不覺就露出來了。自己反不覺得。却被這妮子聽了個滿耳。看了個滿眼。到了下邊那淜湃乒乓之聲。那時連忍

也忍不得的。皎皎聽了。雖不知何故有此響聲。他自己聽得難忍。那不曾開闢的牝中也有些淸水流出。他也就悟到了幾分。請想。這樣聰明女子。又十五歲了。情竇大開。可有個不動心的。他在夜間或一時聽得很難過。也拿個指頭在小牝中摳摳挖挖。並不覺有甚妙處。他暗想了一個主意。相機而行。他父母因有了幾個錢。要圖臉面。倒也拘管得甚嚴。十二歲時。陰氏便不許他見人。妙。回憶當年。自己是十二歲被衆生引誘也。但有人到他家來頑錢。都在東屋。叫他倒關着房門坐在西屋裡。人雖知他有個女兒。却不得見面。皎皎因不得見人。不過時常在窗洞中往外張張而已。要往後邊去。他屋後還有一小門可通。連堂屋都不消走得。皎皎他久矣看上了這龍家小子。要想同他權且暫爲夫婦。奇談異想。以免怨女曠夫之急。只因不得其便。有其心而無其地。時常對着那小子瞟眉撂眼。犯嘴撩牙。做出那些假笑眞顰的浪態。那小子十三四歲時就被人騙做龍陽。如

今十七八歲。何事不知。他也想算計這女子。因恐他爹娘知道。打脫了這肥主顧。不但蛤蜊肉不曾嘗得。反把這現在的殘湯剩水。雞鴨脚。魚頭肉屑。都不得吃了。豈不可惜。二來年幼。到底膽小。不敢下手。恐設或變卦。叫喊起來怎處。無巧不成話。一日。他家中無人來賭。他父親出門去了。他母親閒着無事。在房中睡午覺。皎皎偶到後院中來走走。也未必出於無心。誅心之論。此即前所想的主意。相幾而行者也。見那小子背着臉小解。他明明知道。一心要看看這金剛鑽的形狀。故做不知。忙走上前用手搭着他肩頭。笑着道。龍家哥。你做甚麼呢。那小子回頭一看。見是他。因尿尙未完。只得一把攥住。笑嘻嘻把嘴挨着他嫩面上。道。你猜猜看。皎皎笑道。你拿着甚麼東西。與我看看罷了。猜的是甚麼。騷極淫極。這小子是靈透心的。見他撐岸來就船。可還有推辭的理。放了手。將兩個指頭揑着向他。道。請看。是這麼個活寶貝。他因尿未撒完。脹得挺硬。一跳一跳的。又冒了一股尿。

皎皎笑嘻嘻的道。（樂哉。虛度十五。今日方得細覩此異物。）好個硶東西。光頭光腦。又紫又黑得難看。這小子道。我的硶。你的必定好看。我既與你看了。你的也與我看看。拉住了他。伸手就扯他的褲子。皎皎假做不肯。道。我叫喊呢。看我娘娘來看見。只是口說。却也手不推。脚不走。那小子知道他父親不在家。母親睡覺。那裡聽他。拉開了褲腰。一伸手下去。摸着了又光又嫩的東西。鼓蓬蓬的。上面一條細縫兒。低頭一看。不覺魂消。有一個黃鶯兒贊他道。

兩片肉蓮蓬。小花心吐縫中。光光乍乍形如蚌。奇珍易逢。名花易逢。羨他此竅誠難夢。鼓鬔鬔。想嘗異味。須得入其中。

他情急了。摟着親了兩個嘴。道。親親。你不嫌棄。我們到廚房中我的鋪上試試看去。（到廚房裡去。一個嘗蛤蜊。一個嘗棍子魚。正是地方。）皎皎道。不好。恐一時娘娘醒來怎處。倒在夜間。我將後門虛掩着等你。等爹娘睡着了。我開了放你進來。兩人

約定。又親嘴咂舌。肉麻了一會。方纔走開。到夜間。皎皎果然悄悄的把他引進房來上床弄起。一則龍陽此物甚微。二則皎皎雖未經弄過。却時常摳摳挖挖。也非原封的了。雖微覺有些疼痛。恐父母驚醒。只得隱忍。事完了。又悄悄出去。二人得了這甜頭。遇便就偷。却提心吊膽。再不能暢快。他二人暗地商量道。我們夜裡做這件事。就像做賊一般。心是拎着的。一點趣也沒有。設或被爹媽知道。弄得就不好了。此後等有人在家要錢。爹爹拈頭服事是時刻不離。娘娘在廚下收拾酒飯。你悄悄到房中來。方可放心取樂。約明了。但是夜間有人來賭。就把小子約了進房。關了門。方得放心大弄。他母親若敲門。他故意遲延。假做睡醒的模樣。半晌纔來開門。那小子已悄悄開了前門去了好一會了。偷得次數也多。不必細說。（此書寫婦人淫亂之罪。報應俱有輕重。即如此二回內。陰氏之淫。初爲衆學生所誘。後因嬴陽有病。捨身養夫。其罪可原。故始終未遭淫毒。至於皎皎。是他先誘龍颺。設計私與相合。皆出自他。後又與鄔合。跟了緣逃走。故受創幾斃也。）又過了年餘。嬴陽見女子大了。央媒要尋女婿。他

因有幾個臭錢。就忘了是戲子出身。且不止於戲子。便出了個大題目。題目雖大。不意後來文章竟是小作。配了一個幫閒。說道。我如今相與來往的都是財主公子。此語可謂借光。是令政的後(厚)友。何嘗是你的。有體面的人。白衣人如何做得親家。須要宦家門第。或詩禮人家。又要家當過得。可來說合。你想這正經人家子孫可肯與他做女婿。小戶人家來求。他又做身分不肯。因因循循。又過了年把。皎皎已十八歲了。他母親忽然見他胸高腹大。吃了一驚。關上房門。拉到床上。解開胸膛一摸。將圍腰扯開。只見兩枚滾圓的大乳突的跳將出來。語趣。倒嚇了陰氏一跳。再用手一捋。乳汁直冒。又伸手將肚子一摸。已鼓蓬蓬的墜了下去。將近要生外孫了。更趣。急得那陰氏將女兒擰了幾把。問他緣由。他倒反使性子哭道。你問我。我知道嗎。答得妙極。楚人云。昭王南征而不復。君請問諸水濱。却得甚是乾淨。今皎皎道。我知道嗎。意思爲腹中之物你可問之陰戶。何得問於我。也同一意。陰氏怒道。沒廉恥的小騷奴。你還強嘴。你不知道你肚子裡的私鹽包是那裡的。追逼得沒奈何。他纔細細供出。陰氏方知女

兒腹中是龍家小子的種。氣了一個發昏。料瞞不得。只得告訴丈夫。那嬴陽第一是怕張揚出醜。二來恐傳了出去女兒不好嫁人。忍了一口氣。尋了個事故。將龍颺好好辭了他去。急急贖了兩劑打胎藥與女兒吃下。誰知這野種比家種分外下得堅固。輕易不肯下來。沒奈何。等到月分滿足。肚疼了一兩陣。呱的一聲。養了一個白胖兒子。人家正經妻子坐產好不煩難。惟有這樣娃娃生得好不順溜。那陰氏忙忙把小孩子撂在淨桶中蓋上。同丈夫到後院暗暗埋了。推說女兒有病。臥了一月。方纔起來。這回嬴陽見女兒做出恁場把戲。再遲不得了。又叫將媒人來說。但是略斯文些。有碗飯吃的人家。也就罷了。也不爭一絲財禮。事成厚謝。恰好鄔合也❹央媒人尋親事。媒人就提起他來。嬴陽素常在大老們家走動。也見過他。人物也還乾淨。年紀又不多。連鬍影還沒有。（此一件大有可疑。）一說便允。媒人向鄔合說了。鄔合一個做幫閒的人。比戲子

也高貴不多。那管這些。見不爭財禮。且有賠事。歡喜非常。將就行財下聘。擇日娶了來家。他家住在一條死巷內。甚是清靜。左右不過三五家。那鄰舍都是小買賣老實人。他家有間獨院。二間房子。一間隔做兩截。前半做客位。後半做廚房。有一個小門。後邊一個小院做毛廝。那一間做了臥房。做幫閒的人連衣帽都要用香薰透了的。何況房中不乾淨。雖沒甚富麗。床帳却也收拾得一塵不染。嬴陽因有心病。賠女兒也還豐麗。床帳箱櫃。樣樣俱有。且又是個獨女兒。內囊中衣服首飾也都有些。鄔合喜出望外。娶了嬴氏進門。丈人是外鄉人。無甚親戚。他自己也沒甚親友。淡然而已。這嬴氏正同龍小官打得火熱。忽然被母親識破分開了。如小孩子乍斷了奶。好不難過。沒奈何。淹心的苦咽在心裡。今聽得嫁人。這場喜歡不小。只望那一晚到了他家。安排一場潑戰。又聽得媒人說新郎是三十來歲的人了。自然比龍家小子二十來歲的分

外雄壯在行。且另試新物。以廣見識。以暢心胸。不想到了夜間。那新郎官至誠得很。只把上蓋衣服替他寬了。放他睡下。還等他來解帶子脫褲。少不得要假做些新娘腔調。誰知新郎竟不動手。也自脫衣而睡。心中還疑是今日辛苦了。必定稍俟養精蓄銳。大動干戈。心下慮着。恐不能支敵。爲新郎所笑。竟有三分畏怯。等到半夜。孰意這新郎是讀盡魏史的。學羊祜陸凱守邊之法。各保疆界。不但不來交鋒。且並不來答話。只急得眼耳口鼻中慾火直冒。幾乎有個焚了祆廟的樣子。下面清水長流。恐怕把新褲新褥濕得斑斑點點。不好意思。死命夾緊。那知這個作怪的眼子越夾得緊。越唧出來的更多。竟像黃河倒了壩。輕易再堵他不住。（自從娶了嬴氏進門起至此。無一處一字不令人笑倒。我亦不能贊。只拍案叫絕。大笑而已。）一夜到明。目未交睫。新來乍到。又不好問得。次夜仍復如此。是不知黑洞洞葫蘆中賣的是甚麼藥。猜詳不出。過了數日。顧不得羞了。盤問起來。只落一聲長嘆。兩淚交流。你道

是何緣故。原來這鄔合是個天閹。沒有陽物的。有調黃鶯兒贈他道。

這物太稀奇。體雖雄却是雌。腰中並沒風流具。腎囊太巍。玉莖太微。怨爹娘少下些兒費。漫驚是天閹是號。上下兩枚臍。

就如太監一般。他本來不打帳娶妻。所以獨處到三十來歲。因他數年來做這幫閒買賣。不費本錢。只用屈身利口奉承得大老官歡喜。不但有吃有穿。銀子還成大塊掙了來。蒙他有了這小小家業。終日在外無人照管。既無親人可托。要約個人來做伴又不放心。他要尋個妻子。初意如搭伴修行一樣。若人家有嫁不出的石女兒更妙。倘尋得着。這就是天賜姻緣了。（天生石女焉知不是與天掩（閹）若配者。但恨不能恰巧相女（合）耳。）萬不能有這般巧事。就是年大些的寡婦也罷。他是嘗過滋味的人。或不在此道上做工夫。（或恐不然。）便是四五十歲的也情願。要不過借個夫妻名色。原不求生兒育女。只煩他看家而已。或是窮家小戶女兒。他在家無穿少吃。娶了他來。掙着費幾

個錢給他好的穿好的吃。他尚未經歷其中滋味。即如在家老女兒一樣。或可相安。起初原不過是這幾個主意。都對媒人說過的。不想媒人只圖兩家成事。好二姓索謝。那管男女死活。就總成了他這個奇貨。是個久在行。連娃娃都養過的後婚女兒。後婚女兒。奇稱。他先也只說一個戲子的女兒。不過是將就人物。誰知是這樣個花朶般俊龐。他一見時。心中也有些老大愧悔。暗暗跌脚。將來這一頂簇新時款的綠頭巾。此頭恐不能免。却沒有多送回去的道理。又不好先呈履歷。今見嬴氏問他。這可是瞞得過去的。赧顏假笑。只得合盤托出。滿心以爲他是個女孩家。還未必在此事上做工夫。豈知這嬴氏就如一個善啖的大肚漢。餓了許久。今日滿擬來吃飽飯的。不想倒從新絕起他的飲食來。妙譬。你道苦惱不苦惱。他聽了這話。不便高聲。暗暗哭了兩三日。那鄔合自知不是他是奉承人的慣家。百般溫存。十分愛惜。嬴氏雖然下口沒得繕（饍）魚

吃。上口却每日有肥雞臘肉。美酒佳肴的受用。況且吊桶已落在井中。無可奈何。又見鄔合趨奉得十分到家。不但連馬桶替他去倒。他蘇州人最愛乾淨。每晚定要洗洗下身纔上床。鄔合一到日黑。就去掇一脚盆水來。只等他一褪了褲子。蹲下連忙就替他洗淨。用塊舊紬帕輕輕揩拭。猶恐重了擦得他疼。間或天冷。嬴氏夜間要小解。他怕淨桶冰了。他忙先下去坐在上面。等溫暖了。纔扶嬴氏下床。又怕他熱身子冒了風。把脊心替他拍拍。等尿完了。方扶上床。荀奉倩的門生。至於日間掃地鋪床。燒飯煮茶。像活菩薩一般供養。除非有事出外方罷。嬴氏見他這樣週到相憐。倒也換出一點好心。過了幾日。性氣癱了。也好好起來。恩恩愛愛過日子。把個鄔合喜得屁滾尿流。別人看着他是一對好夫妻。誰知竟是兩個乾兄妹。且按下一邊。却說那嬴陽自從女兒嫁出。兩口子捏了一把汗。他的着數都已排定。若是女婿試出女兒是個破罐子。有甚口

角。拚着與他兩百銀子討小買和。不想女兒嫁出。女婿文雅溫柔得很。竟無一言半語。他夫妻不勝歡喜。兩口子暗地猜詳不出。❺陰氏說。想是女婿的陽物大得過當。故不覺女兒是已經風雨的。嬴陽說。各人的毛病各人知道。大約是女兒伶俐。善於遮飾得好。故此不曾露出馬脚來。再不然。女婿雖然年老。於此道中或者不曾歷練。被他瞞過了。總想不到這位佳婿雖是男子。下邊是替女兒一樣的毫無陽氣。竟不曾試得。再說這龍家小子自從在龍(嬴)家出來之後。也知是皎皎露了破綻。撵他出來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先還癡心妄想。他女兒肚中現懷着我的種。就盤問出來。怕有醜聲。或者就嫁與他也不可知。每日呆着望信。打點好做他家的嬌客。不想隔了些時。竟嫁與鄔家去了。一腔悶氣如何出得。眞叫做老羞變怒。這小子十三四歲時曾跟着游混公念過書。游混過(公)自宦蕚家出來。開了個散學館。那個無品的人。他愛這小子

生得乾淨。背不得書也不打。寫不得字也不罵。他倒暗地與他錢買果子吃。把他吃厚了。就把他一個囫囫圇圇的後庭。替他開出一條大路。後來有幾個大學生知道了。告訴他父母。打鬧了一場。將兒子叫回。游混公的館也就自此散了。這名一出。誰家的父母肯把孩子送來從他。這小子自下了學就在嬴家幫了這幾年。不曾去看得這位大花子先生。自有先生以來。未聞〔有〕此〈有〉奇稱也。他在嬴家時。每日有得好的吃。又有錢落。七八年來受用慣了。今回到家中。頓頓一碗糙米飯。熬青受淡起來。心中如滾油燒的一般難過。要想修修舊業。因想。雖有幾個孤老。總沒有先生當日這一番相愛。因此到游混公家訪故。游混公鰥居久了。正用得着他。且是故人故物。更加親厚。這小子常到他家以股換食。這叫做以其所不愛易其所愛。這日。偶然在路上遇着了游混公。撒嬌撒癡。拉着問他要酒肉吃。游混公正同他相厚。推却不得。同他到了一個賣肝板腸的鋪子

裡。又粗又肥的腸子。炒了一大碗。要了兩壺燒酒。痛飲了一番。費了游混公青銅百文。這游混公怎肯容他白擾了輕輕的放他去。帶他到一個荒園中一間毛廝房。將他後庭着實盤弄一番。毛廝房內正是做此事的去處。纔放他回來。這小子上下都飽足了。欣欣得意而歸。剛到贏家門口。有幾個街坊上的閒人站在那裡說白話。衆人見他醉醺醺走來。問道。龍小官。今日在那裡吃得這樣春色滿面。他倚酒三分醉。答道。今日人請我吃酒消氣。故此多了幾杯。內中一個笑道。騷鬍子膀胱氣。你有甚麼氣消得他道。一個老婆被人占了去。還不氣麼。衆人都只當他說笑話。又一個合他笑着頑道。你的老婆在丈母娘腿肚子裡轉筋。還不知養了沒有。如何就被人占人(了)去。衆人都笑了。他又道。我的老婆連孩子都養了。還說養了不曾。又一個道。你的孩子呢。他道。我的孩子被丈人丈母弄死了。又一個笑道。你丈人姓甚麼。在那裡住。爲何弄死你的兒子。把你

老婆怎樣了。他就指着嬴家的門道。這不是我的丈人家。他嫌我窮。故把我老婆嫁與鄔家去了。內中一個老成些的人喝道。小孩子家吃了兩杯酒。嘴中胡說亂道的。他道。老爹。我酒在肚裡。事在心裡。怎麼胡說。一個酒吃在人肚裡。難道吃在狗肚裡不成。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們的這些彎兒帳。他從小認我做乾兒子。就是要我做女婿的。親口把女兒許過我。他女兒知道同我終就(究)要做夫妻。就預先合我好了這三四年。今年有了七八個月肚子。見我家窮。倒把我攆了出來。把女兒另嫁了人家。衆位老爺如果要不信。問那忘八可敢出來說話。我有本事到他後院裡挖出小孩子來。若沒有眞贓實據。把我舌頭割下來。再不然。我把他女兒渾身的上下是怎個樣兒。同屄是怎樣的。我說了。叫他當着人把女兒剝光了。看我有一句說的不對。憑着把我怎麼處治。這沒良心的女兒的屄。差不多被我肏鬆了。從新反悔起來。衆位老爹請

想。叫我氣不氣。衆人見他說得鑿鑿可據。倒不好意思。大家含笑散去。這小子也回去了。衆人說話的時候。那嬴陽正開門出來。要往別處去。聽得有人大吆小喝的高談。他且不開門。站住了聽。原來是龍家小子述他女兒的美行。氣了一個直挺。本要出來打他。恐怕小子越發胡言亂語。更不好意思。要經官動府。又怕牽連着女兒。忍着氣回到房中。細細告與陰氏。夫妻商良(量)道。這個醜名一張。此處如何還住得。有甚臉面見人。不如作速搬回家鄉。我們有這些家私。儘可過日子了。女兒不成器的東西。撇了他罷。倘或偷雞的貓兒性不改。在人家再做這些醜事出來。越沒顏面了。趁早去的是。在家因有妻子醜聲而來。在此復因女兒醜聲而返。絕妙文法。商量已定。把房子並器皿傢伙全賣了。雇了船。臨行時方來辭阮大鋮。到了他家門首。看門人傳了進去。出來叫他入見。嬴陽見大廳上結綵懸花。肆筵設席。鼓樂梨園。許多人在那裡。阮大鋮正在支派家人收拾。嬴陽上前叩

頭。稟道。門下離鄉久了。如今要回家去。特來叩辭老爺。門下荷蒙天恩護庇十數年。今來叩謝。後來稍有長進。再圖報大恩罷。阮大鋮向日白受用了陰氏的美牝多次。歷來四時八節。又常受他些孝敬。今聽得他要回鄉。要賞他路費。少了拿不出。多了又不捨。若一毛不拔。又覺過意不去。躊躇了一回。猛然想起。說道。你回去。我一點東西沒得賞你。（先說這一句。妙極。含蓄着下意。）你向日求我說那姓聶的話。我常常在心。遇不着一個好可托之人。我今日請新按院鐵老爺。他是個鐵面無私。敢做敢爲的漢子。又是我同年。你在這裡伺候着。說話中得便。我托托他看。他若肯替你報了這個仇。也不枉你在我門下一場。他依不依。這看你的造化了。（說此者。鐵按院准了。自然自己居功。設或不依。非我不盡情。你沒造化耳。將奸巧人心腸描畫。）嬴陽忙又跪下叩頭。道。門下蒙恩多了。要再蒙老爺替門下報了仇。門下粉身碎骨也報答不盡也。阮大鋮道。你起來。這鐵老爺他衙門事多。不得來。我再三去請。他却不過。纔允了。大約也

就到。你等着。原來這鐵按院。他雙名鎮惡。乃建文時忠臣鐵鉉之後。燕王大殺靖難諸臣時。鐵公有一妾。腹中懷孕。他夫人托這妾的父母帶他遠逃。後來把鐵公二女發了教坊。查拿他家屬甚緊。他父女逃到陝西延安府住下。（延安府。妙。謂到此方安然得延忠臣之嗣。）後生了一子女。鐵鎮惡就是他嫡派子孫。他生性忠直。大有祖風。不避權貴。眞是個鐵面御史。姓鐵。他那性情也就是一塊生鐵。他素鄙阮大鋮爲人。故辭席不赴。因他再三敦請。却不過年誼。只得來走走。來到阮家。阮大鋮冠帶出迎。贏陽遠遠看他烏紗豸服。一臉殺氣。令人望而起畏。到廳禮畢坐下。阮大鋮道。多承老年臺不棄。弟叨光多矣。鐵按院道。弟非敢過辭。實因敝衙門事繁。承老年臺厚意殷殷。不得不撥冗赴召。看見戲子桌席。說道。弟先告罪。實不能久坐。梨園❻可以不必。也不消在此坐。移一席到書房中。我二人促膝談一談潤悰倒妙。阮大鋮道。一巵魯酒。原不足敬老年臺的。久不相晤。奉

屈少敍。以盡弟之鄙敬耳。鐵按院道。不敢。承老年臺如此過愛。弟心領就是了。你我年家至契。何必拘此客套。弟之鄙性。薄奢華而敦儉素。老年臺所洞悉者。在書房中知己談心。還可多坐一會。若必欲在此。弟先告過三杯之後即告別了。阮大鋮知他是個拗性的人。只得道。既承尊諭。敢不如命。既然如此。就請到書房中寬坐罷。讓到書房中。請他寬去官服。然後安坐。二人飲酒。閒談了一會。阮大鋮道。老年臺按臨南直。這些黎庶皆得蒙覆載之恩了。鐵按院道。弟雖不敢自謂欲澤民爲堯舜之民。然一片鋤惡之心。欲爲民除害。雖夢寐不忘。即權貴之家。弟亦不懼。拚此一官以救百姓。捨此一身以報朝廷。上不愧祖宗。下不負所學。此弟之素志。（這些話向〈旣〉阮大鋮說。眞如冰炭。）弟辭朝之時。把功名二字已付於度外了。但恐耳目不廣。或有漏網吞舟者。則負弟之初心耳。阮大鋮乘機道。這是實言。如大奸大惡。他上下皆有線索。互相蒙蔽。代爲隱瞞。一時如何查

訪得出。即如蘇州府崑山縣巨惡聶變豹。戕殺人命爲兒戲。奪人妻女。占人田產。無惡不作。且大肆淫毒。一縣之民爲所魚肉幾盡。歷過多少代巡。他尙安然無恙。即此一端。便可概見了。鐵按院道。老年臺何以知之甚詳。阮大鋮道。受害之人屈指難數。因指着嬴陽。道。此人即其一也。鐵按院道。此是貴紀綱麼。阮大鋮道。不是。他夫婦受害。幾至喪身。避難到此。猶恐他追求。投在弟門下爲之護庇。今十數年了。他思鄉念切。欲返故園。適間來辭。弟因老年臺談及奸惡。弟偶然想起他來耳。其人則非。其言甚巧。說得毫無痕跡。鐵按院問嬴陽道。你受過他甚麼害。他作惡如何。你不可妄爲加減其辭。若果情眞。本院自有公道。嬴陽忙走過。叩了頭。跪稟道。蒙老爺下問。小的敢有一字涉虛就是欺天了。小的名叫嬴陽。祖籍崑山。小的有一個表姐關(閔)氏。生得頗有幾分姿色。自幼曾許過人家。聶變豹他家這些惡僕。專一在外替主人探聽得美男俊女。肥產良田。就去報

知主人。以圖功賞。就將小的表姐報他知道。他着人來說要了做妾。小的母舅不肯。又不敢得罪他。婉回已許過人家了。不然敢不遵命。他遣了二三十個惡奴。公然搶去。小的母舅約同親家告到縣中。他反假寫小的母舅賣女文書。買出硬保。說小的母舅串同光棍誣告圖騙。反受重責枷號。至於小的受害。事屬鄙穢。不敢上稟。恐汚老爺金耳。鐵按院搖頭道。不妨。只管說。他又叩了一個頭。哭起來道。小的今日得在老爺臺下訴寃。也是再生了。小的少年時生得略似人形。他不知如何知道。忽然一日。他家着了一個人來對小的說。你家姐姐約你去說話。恐你不信。這是你姐姐頭上的簪子爲據。此時小的又不知道表姐的死活存亡。聽得有信來叫。歡喜不盡。那裡還思前想後。二來少年孟浪。就跟了他去。領進內室。叫小的等着。他說去叫小的的表姐來。等了片刻。聶變豹帶領多人將小的拿住。搜出簪子。說小的是賊。剝光綑縛在一間

屋中。小的的表姐聞得。奔了來哭救。悄向小的說。這惡人想漁男色。昨日他家人說你標致。故設此計騙你來。你若不從。就不能生出此門了。你忍受他一場淫毒。或天可憐見。逃得性命。我姐弟二人將來此仇或可有報復之日。倘你不幸而死。我報仇無日。你此來因我而死。我決不偷生負你。鐵按院笑道。這件事南人皆以爲常。爲何你說得如此利害。這就是挾仇的誑語了。嬴陽又叩頭道。小的敢有一字欺天。罪該萬死。他有名叫做聶驢子。這些娼妓不幸遇他尙還啼哭不禁。少年女子爲他所淫者。十存四五。還俱帶疾。何況男人。小的那時不能自主。尙圖一線之生。只得依允。他好狠。將小的綁在凳上淫媾。將小的臟頭帶出尺餘。至今尙拖數寸。老爺不信。求差人驗着。彼時小的已經死了。虧小的姐姐救了半夜始得復生。小的醒後。姐姐哭說小的死了的時候。他叫家人拉出去撂。是小的姐姐再三求告。纔留得性命。次早買囑他兩個

家人。送了小的回家。鐵按院問道。你表姐在他家作何項下。就可以自主救得了。嬴陽道。小的表姐悄告小的說。初到他家時。聶變豹恨小的母舅抗拒。將小的表姐淫毒。也意欲主意死地。微倖不死。又幸虧有幾分姿色。他還有絲毫憐惜。命人扶養數月纔好。後來竟得他專房之寵。所以纔救得小的。小的姐姐又說。我之不死者。豈貪他之豪富寵愛。他拆我父子。分我夫婦。且我父翁皆被他陷受官刑。我與他之仇不共戴天。養此身。忍辱報仇耳。鐵按院點頭道。果如你說。這閔氏也還算個好婦人。嬴陽又道。小的表姐又囑小的道。你逃出命去。萬不可想要告理。不要講府縣。雖撫按衙門也是無用。倘有不妥。我姐弟二人命都不保。皆做負屈之鬼了。你可到南京去。或遇有鐵面無私的上臺哭告。或可除恨。小的含忍多年。今得見青天老爺金顏。是小的姐弟之萬幸了。按院想了一想。問道。這是你多大的事。答道。那時小的纔十五歲。又問道。

如今呢。答道。小的今年三十八歲了。又問道。你到這裡幾年了。答道。小的到此十八年了。又問道。你那幾年在那裡。答道。小的逃得性命歸家。病倒一年有餘。小的並無兄弟姐妹。只一寡母。又因家寒。心既疼兒。又加紡績勞苦。及至小的病好。小的老母又病倒了。臥病數月故了。此時小的家無一文。力不能葬。小的不忍遠離。苦掙數載纔葬了。又問道。你既如此貧窮。你妻子如何娶。又如何來。（反復駁問。足見細心。恐仇口有寃民也。）嬴陽見他駁問得利害。心下倒吃起驚來。又答道。小的自幼父親在日。定下陰家女兒。後來小的丈人見小的力不能娶。那時小的二十歲。他女兒十九歲了。小的丈人也只兩口一女。家道也甚寒薄。無可奈何。贅了小的入去的。按院點了點頭。他又稟道。小的幼時曾附搭在金知縣家館中念書。他的兒子同小的着實契厚。他憐小的寃苦。贈了幾兩路費。纔到了這裡。投在阮老爺門下。蒙恩護庇。直至今日。按院微笑道。你也讀過書。怪道你

話語中也還明白。又問。你會做何事業。答道。小的因無資本。自幼學得些吹唱。在大人們門下做幫閒。按院笑道。這是你蘇州人的長技。又道。他還有何過惡。把你知道的說上來。稟道。小的離家年幼。不知其詳。不敢妄對。大約合縣之內。無不欲食其肉。就是招告。人懼他的積威。寧負屈也不敢伸理。要是先拿役放告。若無多人伸寃。小的領誑言之罪。願死臺下。按院又問道。難道地方上就沒一個好官。容他如此放肆麼。稟道。小的每遇鄉人問故鄉之事。聽得說當日有兩位刑廳老爺。訪問得他的罪惡。也要拿他。但他是皇親的瓜葛。但是來的欽差太監。那皇親諄託護庇。他上下大小各衙門書吏又俱情熟。事未舉行就有人報知。太監在撫按上邊就挽回過了。有此手段。故爾橫行無忌。按院怒道。俟本院再訪。只你姐弟二人的事。要果情實。這奴才就該一死了。何況於他。把你名字開來。嬴陽叩了個頭。起來寫了。跪呈上。按院接着。上寫嬴

陽崑山縣民。表姐閔氏。遂遞與他家人。道。等到蘇州稟我。家人答應接過。又向嬴陽道。本院方纔駁問你者。你若有虛情就答應不來了。屢問屢答如流。其寃苦或者似實。你幾時回去。嬴陽跪稟道。小的兩三日內就行。按院道。你到家不可露出風聲。打聽本院按臨蘇州。你到衙門裡來投狀就是了。嬴陽叩頭道。小的謹遵。按院吩咐道。起去罷。嬴陽道。叩謝老爺大恩。叩了四個頭起來。按院也就告辭。阮大鋮款留不住。衣冠送出。上轎而去。回到廳上。嬴陽又叩謝了回家。阮大鋮將酒席差人送了一桌與陰氏作別。嬴陽把前話向陰氏說了。夫妻好生歡喜。要起身。這一日來辭女兒女婿。鄔合不在家。對女兒說了要回蘇州的話。嬴氏吃了一驚。流淚道。我嫁了不上一個月。爹娘爲甚麼好端端起這意思。撇了我去。妙。因未滿月未曾回家。故嬴陽夫婦不得知女婿是天閹也。若住久。也(豈)有不知之理。此雖未明明補出。却是不補之補也。他老子不好說得。只嘆了一口氣。道。都是你替娘老子添的光彩。你撵了我們去。倒說我們

撇你。嬴氏不解其意。問母親這話緣故。陰氏遂將龍家小子在街坊上怎樣放屁辣騷說你的話。砢磣死了。令人聽不上耳。將醜名哄揚得鄰舍全知。如何還住得。所以要回去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嬴氏面赤低頭。無言可答。只痛哭了一場。嬴陽留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兩口子。也哭了一會去了。嬴氏坐在房中。心中悲慘了一回。又想起龍家小子。切齒恨道。我一朶鮮花被你採去。和你相好了三四年。懷了肚子。爲你出乖露醜。你倒如此花敗我。就不顧我一點臉面。又把我父子都弄得分散了。無情無義。我有日相遇。把他的肉咬下一塊來吃了。（與肉何干。當咬去他的陽物。）纔出得我的恨。（有此數語。故後日死龍家小子。毫無戀惜也。）且說鄔合歸來。嬴氏拿銀子給他看。說父母要搬回故鄉。鄔合趕了去送。方知已去久了。回來問嬴氏丈人搬去之故。他如何好說自己偷漢出醜的話。只說父母想念家鄉。因此回去了。再說這嬴氏自到鄔家。雖無房慾遂心。卻衣食件件如意。那鄔合又十分疼愛

他。有好東西。鑽頭覓縫弄來奉承。要是出去幫閒。必定將家中肉菜果品各樣買些。知道嬴氏能飲一杯好酒。也成大罎擡放在家裡纔去。嬴氏倒也安心樂意。不想久而久之。他飽暖又思起人肉來了。此句話雖舊。換二字覺新。因鄔合在外的日子多。他家中從沒有個親友往來。只有個送水的王老兒。綽號王酒鬼。有七十歲了。在巷盡頭住。此一句有因。只他每日早間送擔水頭到他家裡。餘外別無一人。他是常到門口站。站半日不見一個人過。如此多次。一日。王老兒送水來。嬴氏問他道。我們這條巷通那裡的。怎不見有人走。王酒鬼道。這是條死巷。那裡有人走。街坊又不多幾家。都是外邊做生意的。每日早去晚歸。如何得有人來往。這嬴氏聽了。心中一把火被冷水一澆。先還妄想。或者遇巧相與個把趣人兒解饞。誰知連看的人都沒有。這個老兒又是過了時用不得的了。只得死心塌地。夜間同鄔合也臉兒廝貼。口兒相親。摟抱着親親熱熱的睡着。只是

下邊少安上了那一點筍兒。也竟是一對恩愛夫妻。日間但是鄔合不在家。他便揷了門坐在屋裡。睏了睡一覺。悶來飲幾杯。即如長齋吃久了也就不大想葷腥吃。那鄔合十回九次來家。見嬴氏閉戶而坐。心中暗喜。以爲這樣貞靜女子可以牌坊都建得起的。那裡還疑（有此一句。後面方引出許多疑字來也。）心他。是以更加恩愛。就知這女子如窮漢。手中無錢食肉。苦捱淡薄而已。光陰撚指。不覺就是二年有餘。他家這條巷口。有一個土地廟。向日原有個老和尚看守香火。因這巷內人家少。沒得養贍。別處去了。空了許久。忽然來了一個和尚。叫做了緣。生得濃眉暴眼。力壯身強。有三十多年紀。要來此廟中修行。來拜衆人。衆人就說。我們這巷內只有四五家人住。都是小本經紀。供給不起。只好各家每日出一碗盞飯燈油。佈施一些沒有。所以前時的師傅住不住方去了。怎好留你。了緣道。阿彌陀佛。出家人原是苦行修行。捱餓也不妨。何況有飯吃。這就是列

位的慈悲了。衆人說。你既願看守香火。是極好的了。我們有個不依的麼。你只管來住。了緣聽說。遂來住下。前後打掃潔淨。這座廟是個大門進去一個院子。三間小房。供着本坊土地。還有個土地奶奶。（泥土地還要奶奶。活和尚焉得不要婦人。）後面一道牆。又一個小門。也是一個小院。兩間西廂房。一間做臥房。一間做廚房。這和尚原來是江洋大盜。事犯收監。越獄出來。他向來所蓄的財物約有千金。埋藏在地。逃出時起了出來。藏在身邊。剃了頭髮。做了和尚。護住身子。逃走在外。因想南京繁盛之地。四方人煙湊雜。可以混跡。故雲遊到京城來。又怕熱鬧處不便安身。被人識破。尋了多日。剛剛尋着這僻靜巷內這座小廟。得意之甚。每日只往各家去收齋飯。回來便在廟中高坐。從不出門。衆人都說他是一位有德行的高僧。他原來掛名出家。如何斷得葷酒。手中有的是金銀。只是不肯自己買來受用。這個王酒鬼每日來替他送水時。常坐了閒話。了緣知他好飲。

拿錢煩他去買來。二人共酌。又常把脚步錢與他。這老兒喜得沒入脚處。一日。王老兒送了水來。閒話中。他道。我蒙老師傳這樣厚情。恨我沒錢。要有錢。買些甚麼來孝敬你。出家人的東西不是常常白擾得的。了緣笑着道。你要請我。是殺雞是宰鵝。王老兒也笑道。你出家人也用起葷來了。了緣道。狗肉我也吃。你不聽得人說。心好不用齋麼。王老兒只當他說頑話。笑答道。等我有錢着。買狗肉來請師傅。了緣笑道。只要你肯買。我出錢買來同享。如何。遂向房中取了三百文錢遞與他。道。不要買生的。或熟雞鵝鴨。或熟牛羊狗肉。不拘甚麼。買來都可。那老兒嘴笑得咧着。眼白瞪着。撅着幾根白鬍子。看着他道。師傅可是當眞的麼。了緣道。不當眞難道是假。那老兒每日挑水掙幾個錢。沽飲之餘買米還不夠。成年不見葷面。今聽見買肉來與他同享。那饞蟲已爬到喉嚨上來了。嚥了兩口唾。拿着錢往外走。了緣又叫了他回來。他倒猴急起來。

道。我說你是哄我。了緣道。不是哄你。你明明的拿着。人看見了不好意思。取了個筐子遞與他。道。買了放在這裡面。上邊不論甚麼菠菜白菜。買些蓋得嚴嚴的。不可與人看見要緊。那老兒笑着一面走。道。不勞吩咐。我知道了。去了不多一會。且是來得快。笑嘻嘻的拎着筐子來了。買了大塊熟牛肉。兩隻燻雞來。了緣又取了二百文錢。一個大瓦罐與他。道。我切着菜。你可去把上好乾燒酒不拘多少。只打滿了來。沒有人看見便罷。有人見了若問。只說是你買的。他聽得打酒。更跑得快。頃刻而回。他二人關起大門來。大斟大嚼。直吃到天晚。那老兒酒醉肉飽。千恩萬謝。起身要回。了緣道。我還有話說。你每日早間往人家送水不得閒。到午後你閒了。到我處來。替我買東西。我還請你。又與他一百文錢。道。這與你買雙鞋穿。你千萬酒後不要對人說。若人知道。我住不住。你就沒得吃了。那老兒喜出望外。連忙答道。我的頭毛都白了。難道還不知

好歹。師傅這樣好情待我。就殺了我。也是不告訴人的。作別而去。此後習以爲常。每日將午就來。替他打酒買肉。二人受用。這王酒鬼生平也沒有過這樣好日子。快活不過。再說了緣。每日往這幾家收盞飯。從不曾到鄔合家中來。他也從未見這嬴氏。嬴氏也並不曾看見他。這是何緣故。鄔合因多在外少在家。只一個少年婦女在家中。恐怕不便。先對他說過。我家無人。不必來收飯。每月送他五升米。到日來取。做定了規矩。先來過兩次。皆值鄔合在家。街上去買了米就送與他去了。那日又到日子。鄔合偶忘了這日。夜間天氣甚熱。蚊子又多。這嬴氏一夜沒睡。次早天涼。方朦朧睡着。鄔合要出門去。叫婦人道。我要出去。你起來關門。嬴氏睏得很。說道。我要睡睡。關了門。停會老王送水來又要開。我不耐煩。你帶上去罷。那鄔合也就依他。把門帶上去了。恰好這了緣是收月米的日子。他也知鄔合常不在家。故淸早來尋他。走到門口。見門還

關着。只他還未起來。等了一會。不見開門。用手一推。原來是虛掩着的。
他叫道。鄔大爺可在家。叫了兩聲。不見答應。走進來伸頭住客坐內一張。強盜行徑。不見有人。到臥房窗眼中往裡一看。只見一個婦人精赤條條。上下無一遮蓋。仰搧着睡在床上。一身雪白淨肉。一雙小脚穿着大紅睡鞋。因怕蒼蠅。用芭蕉扇將臉蓋着。雖隔着一頂冰紗帳子。看得明明白白。眞可愛也。眞如。

竹絲蓆上。橫堆着一段羊脂白玉。

冰紗帳裡。煙籠着一簇芍藥嬌花。

他打頭頂心上一麻。直酥到脚底。這個賊禿四顧無人。此時性命都不要了。那裡忍得住。悄悄將房門推開。脫了衣服。揭開帳子。輕輕爬上床來。再一細看。這婦人因怕熱。將兩條腿揸得大開。一條還擱在竹夫人上邊。那件寶貝雖然生產過。因兩年多不曾弄聳。長得飽飽滿滿。他身

子比當日又發胖了些。此物越發滾圓。竟像放光的一般。只露一條細縫。微微張開。紫巍巍一個小花心吐出。上面又光又滑。並無毳毛。那賊禿淫興大發。那個小和尙直竪竪在腰中混挑起來。足有七寸餘長。鍾口粗細。他也不敢造次。吐了一口唾沫。抹在龜頭上。又擦些在他陰戶門首。低頭看準。往那縫裡一頂。早把個小和尙的腦袋鑽進紅門裡去了。那婦人夢中驚醒。把扇子揭開。眼睛一看。原來是一個和尙。驚問道。不怒而驚。可見情願。你是那裡來的。這麼大膽。那賊禿將他抱得緊緊的道。女菩薩。小僧是來化緣的。一面說着。下邊亂抽。那婦人久曠的了。忽然嘗新。已美不可言。又從未經過這樣驢大的行貨。覺得內中滿滿塞住。無微不到。下下皆中癢筋。話也說不出來。任他橫衝直闖。這賊禿身體強壯。力氣粗雄。極力衝突。把個嬴氏弄得面紅耳赤。骨軟筋酥。受用不過。但恐樂極悲生。命因奸喪。要知二人後事如何。須將下回接看。

姑妄言六卷終

校記

❶ 此句原書右有夾批「可傷」二字。

❷ 以下有錯簡。下文自「這個女兒」至「桌上擺設些蘇」爲一葉，原置於此，書眉註明「此篇在後九篇接筍」，亦即當接九葉之後「就在他家左近租了兩間房子住下，過了三四個月，陰氏生了」句下(此行書眉註明「後一篇」、「前一篇」)。今據文義改正。

❸ 此段批註，「的是」原作「是的」，「何得有此」原作「何此有得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❹ 「也」字原置「合」字之上，據文義改。

❺ 「不出」原作「出不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❻ 「梨園」原作「園梨」，據文義改。

姑妄言第七卷

鈍翁曰。嬴氏受了緣色癆錢癖之創。雖是寫賊禿獄卒之惡。然不有此一番荼毒。後來嬴氏仍回鄔室。不能悔心相安也。

捕快之獲了緣。足見此輩之能。亦顯此輩之惡尚過於盜也。寫了緣避難之盜心虛如見。

王酒鬼之懷恨。因了緣先親後疏之故。所謂遠之則怨是也。足見人之處世。待小人不□(可)不留一番心思。

忙敘事中夾寫知縣去接旨。爲魏忠賢建坊。筆力何等矯捷。

世間之惡。到了獄卒。再無過於此輩者。漢周勃云。吾嘗將十萬兵。身爲大帥。不知獄吏之尊若此也。千古皆然。爲官者能禁其惡。犯罪者得稍甦其苦。自當獲福無量。于公治獄。大興駟馬之門。豈非前轍。

鐵按院之誅聶變豹。鋤凶去暴。雖是警醒惡人。乃是了結嬴陽報閔氏

一番公案。閔氏嫁金鑛。亦是趁此完結二人。省得後來累筆。

龍家小子事中。隨筆即出楊爲英。充好古。郗氏。何等筆力。且無痕跡。

龍飇來尋嬴氏。欲續舊好。情雖可惡。鄔合夫婦處以此法。似乎太過。然不如此。將來終不能斷絶也。又要累筆。如此結去。何等乾淨。

牛質之好淫。即有茍氏好淫之妻。牛質喜胡旦之後。茍氏即喜胡旦之前。己與紅梅所生之子反棄之。胡旦與茍氏奸空(宿)之子反留之。貪淫之人。神鬼奪其魂魄處。香姑更不知爲誰氏之兒。彼自欺之。夫復誰尤。其報應之說。正文已見。茲不再贅。

此一部書中。婦女貞烈賢淑者少。淫濫潑悍者多。或謂將婦人貶之太過。此一回內有三奇女焉。閔氏忍辱報仇。高女矢貞死節。單氏善賢預化。亦足以揚婦女之至矣。

這兩回書中。陰氏有二奇焉。前一回。他自幼淫蕩。到後來竟能潔身自

處。一奇也。此一回內。他與金鑛可謂厚之至矣。且金鑛又長於戰法。而彼竟辭之。不復與淫。又一奇也。以陰氏所爲言之。淫只可謂之三。而情有七。較諸婦淫濫不堪者。高出許多頭地。宜乎後有好處也。

姑妄言卷之七

第七回　凶淫獄卒斃官刑　奸險龍陽遭暗害

附　嬴陽報舊恩　苟氏私新寵

話說那嬴氏正在睡中。做那巫山之夢。不想被這賊禿一陣衝突醒了。那賊禿也是熬久了的。只要了不多工夫也就洩了。方伏着不動。婦人甦醒了好一會。才喘過氣來。問他來歷。賊禿道。我在巷口土地廟中住。來了兩三個月了。並不曾見你的嬌容。若早知道。我也來親近久了。說着。那小賊禿又硬起來。他又要弄。婦人被他這一陣弄丟了數次。渾身酥軟。又怕王老兒送水來。推住他。道。你既住的不遠。我們有日子頑呢。（反是婦人先說。寫盡淫婦之淫。）此時怕老王送水來撞見怎了。你快穿衣服出去。賊禿聽了。滿心歡喜。親了幾個嘴。纔洩出那話來。還是硬幫幫直豎着一條紫皮

甘蔗。婦人看見。倒反吃了一嚇。暗想道。我說裡邊怎麼這樣有趣。原來這等粗大。比小龍的竟有兩個還旺些。虧這裡頭怎麼容得下他。兩人拭抹了。一齊穿衣下床。那賊禿捧着婦人的臉。又親了幾個嘴。要他約個日子好來。婦人道。我家的或在家或不在家。日子定不得。你留心。但看見他出去。左右無人。你來輕輕敲門。我便放你進來。這裡鄰居稀少。你只管放心。賊禿歡喜得了不得。兩個人笑嘻嘻的攜手同出房來。不想王老兒送了水來。撞了個滿懷。先嬴氏說怕王老兒來。此時偏就撞着。天地間有此等巧事。笑問道。老師傅來作甚麼。賊禿忙答道。我來收月米。低着頭忙忙的走出去了。這婦人也急忙縮回身來。那王老兒只當鄔合在家。也不管閒事。倒了水自去。婦人出來關上了門。進房坐在一張杌子上。沈思道。不想今日無意中遇着這件活寶。不但粗大。而且又長久。不枉我胯中生了這件東西來。蹺開腿。伸手把陰戶一摸。還像個沒牙的嘴一般大張着。尚未閉嚴。心

中又喜又是好笑。且說那賊禿回到廟中。想道。我也遇過好些婦人。總沒有他這種標致風流。看他又騷淫得有趣。得這個妙人兒長遠守着。隨早隨晚的高興便弄。方纔暢快。也不枉我出家一場。（不是強盜。算計不到此。不是強盜做了和尚。亦算計不到此。若在家人。雖有壞者。或尚無此等惡腸算計。）須設個法子騙了他來。想了一會。道。有了。須如此如此。方才便得動他。這賊禿留心在廟門口守了一日。不見鄔合回來。捱到掌燈時候。知他家無人。走來輕輕敲門。這婦人二十多歲。今日午經了這番快樂。秋清氣旺。此時正小飲了幾杯。正等鄔合回來好去睡覺。忽聽得門響。即走來開門。原來是和尚。笑吟吟放了進來。隨把門閂上。到了房中。那賊禿假作驚慌。道。不好了。早間我兩人出去。被老王看見。他午間吃醉了。到我那裡發話。說我來同你私偷。我再三分說我來收月米。他說我明明看見你兩個人手拉着手走出去。難道他家沒男人。你拉着婦人的手笑嘻嘻的。化(普)天下化米化緣的也多。我七八十

歲了。從沒有聽見這個化法。說得活像。不由婦人不信。兩人明明是通奸。還要胡賴。被他拿住筋節。我沒得說了。只得軟求他。他說要不張揚。須送他一百兩銀子。方買住口聲。不然要告訴你鄔大爺。還合同衆街坊送你我到官處治。我哀求了半日。求他寬我十天。我湊銀子給他。他才依了。他說明日還要來向你講話。如今是那裡這些銀子給他。這怎麼處。那婦人那裡知道賊禿是詭計騙他。也着了急。哭道。這是你做的事。就到官。我也實供是你偷我的。賊禿道。這如何辯得清。兩人做的事。官府也不肯偏信。我怕甚麼。就是問了和尚的奸。不過打頓板子。枷號還俗。只是你也要褪褲子打光屁股。枷號官賣。我一個出家人那裡怕他。佛家弟子隻身一口。何處不去。但恐連累了你。心中不忍。好慈悲。不枉是和尚。特的來同你商議。

那婦人聽了這些利害話。越發哭起來。道。我一個婦道家有甚麼主意。人家說一夜夫妻百夜恩。我的身子也與你睡了。你可想一個主意救

我才好。賊禿道。可不是呢。我要不爲你。我就悄悄去了。他往那裡去尋。我因放你不下。纔來和你說。我倒想了一個主意。只怕你不肯依。婦人道。你說了看。賊禿道。千着萬着。走爲上着。除非你同我逃走。方免得這禍。婦人道。逃往那裡去。賊禿道。我原是好人家的兒女。也做過一任官來。強盜也。而云曾做過官。是盜而官乎。官而盜乎。令人笑道。或少年時做過小官。則未可知。因看破世情。出家也不久。我家還有大房產地土。你同我去。我留起頭髮來。作個長遠夫妻。你還是一位夫人呢。眞是壓寨夫人。我的家私儘夠受用一輩子。你依不依。憑你酌量。不然我明日獨自逃去了。等他來同你吵鬧。婦人也沒了主意。雖不知他這些話是眞是假。實在有幾分戀着這和尚的本事。問道。依你說。要走幾時走呢。賊禿趁機道。安心走。今晚就走。若到明日。露了風聲。人防範起來。就走不脫了。婦人只得依他。那賊禿滿心只想騙這婦人。他銀錢自有。不稀罕他家的東西。婦人趕忙只收拾了他行經的絹帕睡鞋。又拿了兩把

梳子。拿塊布包了。塞在裙腰上。精細之甚。此數件物是婦人萬不可少者。此時已將起更。街上靜悄悄的。他同了婦人出來。反帶上門。往廟中來。那婦人與鄔合二載有餘乾夫妻。雖無實事。也感他那相愛的恩情。雖然有些捨不得他。到了此時。也顧不得了。到了廟中。將兩層門都關上。進房坐下。他有現成的酒肉。取出來讓婦人吃了些。他自己呷了幾碗燒酒。見婦人不用了。將傢伙撤去。撥明了燈。替婦人脫衣上床。他也脫去衣服。然後擺開陣勢殺將起來。怎見得。

一個光頭元帥。一個豎嘴將軍。那光頭元帥仗着黑纓鎗分心直攮。那立嘴將軍忙持紅邊劍向腦就吞。這元帥連珠炮一出二子。那將軍皮擋牌兩瓣雙迎。那元帥怒豎倒生鬚。這將軍笑張無齒口。那元帥鎗鎗單刺紅心。這將軍劍劍只含紫腦。那元帥越加梟勇。戰多時。光頭上爆火出來。這將軍漸

覺酥麻。敵不住。豎口中流水氾濫。

這賊禿眞有不歇不洩的本事。日間因是久不見婦人。故此易洩。這一回上手就是幾千抽。弄得這淫婦心花內都是快活。欣欣暗喜。誰知他只管弄將起來。有一個更次。那嬴氏丟了數遍。有些受不住了。說道。歇歇罷。讓我透透氣兒。那賊禿那裡聽。便道。早呢。倒從新鼓起威來。自首至尾搗了有幾千下。搗得個婦人氣都接不上來。大張着嘴。白瞪着眼睛。兩個鼻孔一張一張的。賊禿看見他這個樣子。略慢了些。婦人纔回過氣來。哀求道。我受不得了。明日再弄罷。這裡邊有些疼了。可謂甘盡苦來。賊禿親了個嘴。道。你略忍忍兒。我丟了就好了。一面說着。又一陣亂抽亂搗。這一陣也不計其數。更加凶猛。一陣緊似一陣。起先婦人陰中有些滑溜。還自不覺。此時他拿出那做強盜的本事來。如扯風箱一般。陰中淫水被他扯乾。一出一進。連皮帶肉。扯得火燒火辣生疼。婦人苦苦哀求。

他那裡肯聽。抽一抽。那婦人疼得哎喲叫一聲。他也只當不曾聽見。那賊禿覺得裡面乾乾緊緊的。箍着陽物。如口裹着一般。快活不過。又弄了有一個更次。忽然像瘋了似的。極力亂搗了一陣。也覺樂極。方一洩如注。纔肯歇手。外面已交五鼓。這婦人被他弄得七死八活。眼淚也流了不知多少。（下眼之水流盡。上眼之水又流。何此婦水之若是其多也。）見他歇了。如放赦一般。痛得哼個不住。側身而臥。這賊禿先飲酒時也有八九分醉了。乘着酒興。不管人死活。足足搗了一夜。也乏倦了。倒下頭。鼻息如雷。鼾鼾睡去。這婦人那裡睡得着。覺得陰中疼痛難忍。伸手摸摸。原來裡外都腫了。裡邊因乾的緣故。被他一陣蠻扯。皮都扯塌。所以這般疼痛。這婦人雖好飲一杯。不過三更鍾的量。適興而已。那裡禁得拿大碗如長流水一般灌起來。自然要吃到潦倒不堪。（妙譬。甚趣。）況他這樣一個嬌怯怯身子。可經得這等狂風大浪。他經了這一番。反拗（懊）悔起來。暗想道。當初幼年雖行得不是。

同龍家大小子私偷。彼此還有些情意。後來嫁了鄔家。雖然是乾夫妻。他這種恩情實令人感激不盡。今日遇了這和尚。只說也必定有些恩愛。跟了他來。誰知這樣狠毒。將來定然死在他手中。如今既走了出來。料道又回去不得。左思右想。忍不住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應前欣欣暗喜。可謂喜極生悲。此時夜短。天已大明。和尚也睡醒了。看見他哭。說道。你哭甚麼。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。爬起來道。我還有些餘興。再弄弄着。那婦人把腿夾得死緊。用手推着。道。還弄呢。被你弄得稀爛的了。且說正經話。你昨日說要走。今日爲何還在這裡住着。此處近着家。不是當頑的。和尚原是要騙他來。何嘗有心要走呢。哄他道。我般(船)還沒有雇停當呢。等停妥了再走。又對婦人道。你日間只在這屋裡。關着門窗坐着。若外邊有人敲門。你躲在這口大櫃子裡面。鎖了櫃門。神鬼不知。櫃子裡屜兒我已去掉了。後邊的板也打下來了。坐在裡頭。一些也不悶氣。不做過強盜決想不到此點。強盜可謂點矣。其

如滑番子更滑。奈何。且躲兩日再走。我這裡也從沒人到來。你只管放心。妙。有此句。方見他才敢拐婦人來也。不然離家咫尺。也非愚呆者。何敢大膽至此也。那婦人只得依他。賊禿說着。又扳婦人的腿要弄。婦人死也不肯。他笑道。也罷。讓你養了精神。夜裡再弄罷。說罷。穿衣下床。婦人只得也起來關着門窗。坐地又是間西廂房。天氣炎熱。幾乎悶死。到晚來。他吃一個飽燒酒。抵死要弄。他力氣又大。婦人又拗不過他。又不敢叫喊。但弄一遭定弄得死而復甦者數次。你想一個作強盜的人。殺人不眨眼的魔君。可還有甚麼情意。那婦人陰中腫破。又是汗螌着。痛不可忍。一日到晚只得揸開了腿坐着。透些涼氣還略好些。兩邊膫骨又被他撞傷了。兩隻腿如折了的一般。又揸不得多工夫。捱到下晚。天氣略涼。痛才稍止。他又要弄起。這婦人此時求生不得。求死不得。一連過了四五日。並不見他提起走的話。再三問他。只含糊答應。又聽得王老兒每日送水來。歡歡喜喜替他買東買西。並無話說。方悟到是被他

所騙。說不出口。只是暗暗的哭泣。再說鄔合那一日從清早出了大門。到宦家去幫閒。遇有酒席。晚了未能回家。次日一早回來。恐家中少長缺短。沒有嬴氏的食用。到了門口。方要敲門。那門隨手而開。他道。娘子今日如何起得這樣早。倒開了門了。或者是昨晚忘了關。走進來。見臥房門也開着呢。他道。原來起來了。走進房來。却不見有人。一眼望到床上。被疊得好好的。這是昨日疊的。未曾動。他疑是今日早疊。（一疑。看他下邊寫許多疑字。都有層次。）疑他在廚房燒火洗臉。走去一看。清鍋冷竈。不但沒煙火。連人都不見。（二疑。）疑是在後院上毛廁。走去一看。也沒有。（三疑。此必無之事。不得不疑到此。）心中動疑道。想是家中沒了火種。往鄰居去討火去了。但他從不出大門。（四疑。疑到無可疑處。只得疑到此。）忙走到鄰舍家去問。都答道。你家娘子這兩三年了。從不曾到我們家來。我們還不曾見他的面目是甚麼模樣呢。大清早夕他來做甚麼。（是寫兩年多靜處之嬴氏。故愈動鄔合之疑。）鄔合聽了。心中疑他逃走。忙回家來查點。東西一絲

不少。五疑。眞令人猜疑不出。復疑道。要是同人逃走。有個不拿東西的。難道是投井去了不成。但井在盡頭。他也認不得。又沒有吵鬧拌嘴。如何尋死。六疑。到水窮山盡無可疑處。不得[不]疑到此。又疑道。莫不是爲我沒這東西。急了去尋死。但也過了這幾年。又不見有甚聲色。眞急得沒法。就走到井邊一看。那是個石頭井欄。只有盤子口大。僅容得個小竹吊桶。跳不下人去。七疑。這一疑更不可少。寫鄔合總猜疑不着。走投沒路處。眞妙筆也。疑他還是逃了。復來問這些鄰居。此時男人都出去了。只有婦女在家。他問道。我家女人不見了。大嫂們素常可曾看見有甚麼人在我家走動。或者同人逃走了。八疑。自然還要疑到此。那些鄰舍婦女們道。你家娘子極賢慧。不但從不見面。這幾年連大聲氣也不曾聽見他的。他輕易門邊也不出。又沒個人到你家來。如何會走。鄰家如此說。鄔合越猜疑不着。連逃走尚疑在是否之間。正說着。王老兒送了水來。問道。鄔大哥。你在這裡說甚麼呢。鄔合將不見了妻子話告訴他。他也吃了一驚。放下桶。道。你娘子終日在屋裡坐着。如何會不見了。

我成年家送水。十回還有四五回不見他的面呢。又想了一想。道。我昨日送水還看見他呢。往那裡去了。和尚拐去嬴氏才一夜。此時王老兒與他尚無根。故不肯說出和尚。妙。鄔合道。正是此說。不知何故不見他。四處訪問了一日。全無影像。次日只得到兵馬司去遞失呈。求他緝捕。竟數日杳無踪跡。這一日對宦蕚說了。宦蕚發了名帖。差長班雇人替他寫了張失呈。送到縣中。煩他上緊緝拿。這知縣是宦實的門生。見兄來托這點小事。敢不遵命。即刻傳馬快來吩咐了。發了捕批。立了限期。過期不獲。定行責處。這幾個快手領了批出來。到鄔合家中問了詳細。鄔合又送了一個東道。折乾的封兒。捕快們拘齊了鄰舍來問。衆人同答道。他娘子從來門邊兒也不出。他家又從沒個人來往。這不見得蹊蹺得很。我們如何得知道呢。差人道。你們都是緊鄰。這地方又沒多人。推不得乾淨的。大家都有干係。若拿不着人。少不得你們都要到官。衆鄰居見說。都是膽小的人。從沒有見過官府。聽

見了這話。有些着忙。大家背後商議。一家拿出一百文錢來。共湊了五百文。向捕快道。師傅們到這裡來。我們應該備一杯清茶奉敬。窮家小戶不便宜。我衆人湊了個薄禮。衆位師傅請茶館中坐了罷。衆捕快道。我們怎敢受你們的禮。衆鄰舍陪着笑。道。原輕微得很。不是敬師傅的。但我們都是窮漢。可是人說的。顯道神跳井。盡盡心兒罷了。一個捕快道。既承你們的情。我們領你們的了。你們有甚麼話說麼。（五百青蚨說話。可嘆。）衆人聽見他口氣鬆了些。就借因兒推說道。鄔家這件事。要求衆位師傅照看。我們都是做小買賣的人。早出晚歸。從來都不到他家走動。只有王酒鬼與他家送水。是每日到他家去的。有人來往沒有。或者他還知道。捕快道。王酒鬼在那裡住。答道。他住在盡頭那一家。門口有井的就是。捕快道。你衆人同我們去找他。衆人只得跟了同去。却說這王老兒每日大酒大肉。擾繞吃了兩個多月。好生的快樂。又間或得他些資助。替

他買東西。又可賺錢肥家。正然吃得興頭。自從他拐了婦人到廟中之後。再也不留他吃酒吃肉了。把房門關着。也不容他進去。每日還托他買東西。買得比先前更多。却沒得與他到口。雖然給他幾文脚步錢。但他這些時好東西吃慣了。這幾文錢只好買酒呷。那得有肉來吃。喉中的饞蟲都爬將出來。心中恨道。這禿驢好可惡。你一日買這些東西。一個人也吃不了。天熱又放不得。與我些吃吃何妨。就這樣吝嗇起來。待我這樣刻薄。幾時我故意給人看見。弄個大家吃不成。心雖如此想。還貪他的錢文吃酒。尚捨不得洩露。這日正在井上打水。只見一夥人走來。他不知是做甚事。方才要問。內中一個鄰居叫道。王老爹快過來。這是衙門中的捕快師傅們來問你話。那王老兒連忙把桶放下。走近前來。笑着道。衆位老爹叫我說甚麼。捕快們就說。鄔家的妻子不見了。定是跟人逃走。道你在他家常常送水。你可曾看見有甚麼人在他家走

動。那酒鬼正恨賊禿。這一問。正中心懷。即答道。我在他家送了幾年的水。不曾見有個人影兒。就是他妻子不見的頭一日我送水去。遇見巷口土地廟中的和尚在他家來。我問他做甚麼。他說收月米。別的卻不曾見。是他拐不是他拐。我也不知道。他這些話答應。原不曾疑心和尚拐婆娘。不過總成❶捕快們到他廟中看見了酒肉。詐出他些錢來。出出自己的氣。且又不曾破臉。後來還可以替他買東西賺錢作酒資。誰知這賊禿惡貫滿盈。應該敗露。捕快們聽了王老兒話。向衆人道。這和尚是那裡來的。住了多少時候。做人如何。現今可還在廟中。衆人道。這座廟因沒養贍。空久了沒有人住。他是個雲遊的和尚。是上江人。才來了有兩三個月。情願苦修。每日只是收了蓋飯就關了廟門。從不出來化緣。是位有德行老實的和尚。他老在這廟中修行了。作馬快的人比伶賊還透露三分。王老兒雖是無心說話。他卻有心。聽婦人不見這一

日恰恰的和尚就在他家。十分中就有五六分動疑是他拐去。便道。你們且散了罷。我們往別處去訪問訪問。衆鄰舍散去。幾個捕快同到一個僻靜的小冷酒鋪中坐下。商議道。聽那老兒口氣。多半是這個禿驢。一個道。若是他拐了婦人。這幾日爲何不逃走。還肯在這眼皮子底下住着。一個道。也定不得是不是。咱們到廟中踩踩看。又一個道。衆人都說他是有德行的高僧。若是踩不着。傳到官府耳朵裡。還說我們借端生事。詐騙好和尚。不是當要的。內中一個老捕快姓計名德。他想了一想。道。不然。多應是他。他裝老實慣了。說沒人疑他。定然藏在屋裡。況且光着個腦袋。帶着個婦人。怎個逃法。一語道破。眞是老奸。非此輩不能知強盜的心腹。我有主意了。等我吃幾杯酒。裝作醉了的樣子。敲開門嚇他一嚇。他若不動一些聲色。你們上前來拉開。替他陪禮。只說是我們是上司差來替鄔家拿人的。他請我們吃酒。天熱。要到廟中歇歇涼。要碗水吃。我有兩歲年紀了。多

吃了幾杯醉了。和他頑耍。他也只得依了。若是心虛。形色一變。必定是他。再行拷問。你們說好不好。（此計眞妙。不愧名爲計德。）衆人笑道。琉璃簪不錯。你到底是東方朔。好個老賊。叫掌櫃的打了幾壺酒來。又煩他去買了一大盤稀爛的狗肉。鹽醋蘸着。大家吃畢。會了賬。一齊走到土地廟前。天色將晚。這個計德將腰中的鐵線取出。提在手內。把廟門乒乒乓乓亂敲。這和尚正赤剝着。抱着嬴氏在懷中吃酒。這婦人頭不梳。臉不洗。面色焦黃。眼眶通紅。愁眉苦臉。一點東西也不吃。賊禿把婦人的胸前坦開。摸着奶頭耍笑。強讓着婦人吃酒。忽聽得打門。他道。沒有別人。這又是王酒鬼來想酒吃。不要理他。聽得打得甚凶。有些疑影。（這一疑。心先虛了幾分。妙。）忙把婦人藏在櫃中鎖好。將酒肉都藏過了。披了衫子。一路問出來道。是誰打門。外面也不答應。只是敲打。心中甚疑。不得不開。纔拔了門。只見一個人一手拿着鐵線。一手推開門。進來就劈胸揪住。大喝道。你這個禿驢

藏得好。一般的被我拿住了。一語雙關。妙甚。若果是好和尚。便謂。敲門多時不開。你藏在裡面何事。一般要出來拿住了你。一也。或是拐了婦人。便謂你藏得好。一般被我拿住。不必定心虛。二也。至於竟是強盜。彼心懼自首。則非計德之料矣。這賊禿原是有心病的人。看見許多人進來。並不想到是爲婦人。只當緝着前案盜情來拿他的。錯認得妙。映前心疑。不由得撲的跪倒。衆位爺。我前案的事結過三四年了。又不是本地方的事。若饒我的狗命。我重重的酬謝衆位爺。衆人原是來試探他。不想弄假成眞。聽了這話。就知是逃盜。遂順着他說道。果然不是我們地方上的事。但有廣捕文書來。方來拿你。果然重謝我們。自然護庇下你來。衆人也並不知是那一案的事。不過是想詐他一主財香。也就撒了手了。於是把大門關了。同到房中來。那賊禿見事體不妙。強盜的事都犯了。還怕和尚吃酒肉的罪不成。遂將酒肉搬將出來。衆人也就吃。只留心看守着他。不多時吃完了。問他道。許我們的東西拿出來罷。我弟兄們人多。不要一點點子。打水不渾的。一個姓滑的叫作滑游。道。他走江湖的人。自

然在行。何用我們說呢。倒像我們小器。他這是買命的錢。少了他也拿不出來。我們還替他擔着天大的干係呢。那賊禿此時也軟了。戰戰兢兢的將床底下一個掛箱取出來。道。小僧的家當全在這裡頭呢。將鎖開了。衆人一看。內中黃白之物約有六七百金。他只留下了一大包銀子。有四五十兩。告道。這些須留下與小僧做個盤費。別的都孝敬衆位爺罷。衆人見了這些東西。已是快活得很。但貪心再是不足。見他出手又大又快。疑他別有所蓄。說道。這點子就要買一條命。有再拿出些來。我們好放你。那賊禿何嘗是捨得。也並不見出手大。只因急了。顧命要緊。況且東西原放在一處。一時又藏不及。所以全箱送上。留這幾十兩銀子。好想方法帶着婦人逃走。（此一句妙。他未嘗不想逃走。在此久住。因未曾想出好方法來。）別尋安身之路的意思。聽見衆人說他還有。急了道。衆位爺在上。銀錢是人掙的。自家的性命要緊還是錢要緊。這是我一生的積蓄。因感衆位爺活命之恩。故

都送上。留這一封做盤費。不然叫小僧餓死了不成。屋裡空空的。別處也沒藏放的地方。況小僧才來不久。難道埋在地下。他這些話說得盡情。衆人道。也罷了。那滑游見了這口大櫃子大鎖鎖着。心中一疑。道。這禿驢既做強盜。焉知不拐婦人藏在這裡面亦未可知。（眞滑。）就是裡面沒人。雖未必有銀子。或有衣服紬緞之類。也可分惠些。遂指着櫃子道。這裡面是甚麼東西。開了我們看看。這賊禿見事體有幾分妥了。正陪着笑臉說長道短的哀求。忽聽得要開櫃子。面色頓改。答應不出。半晌道。是是空櫃櫃子。裝着些破爛東西。並沒一個值錢的物件。滑游見他顏色有些古怪。走起來相了相。用手把櫃子推了兩推。覺得裡面沈重。上前將鎖一扭。那什件是朽了的。一下就斷了。雙手將兩扇櫃門豁刺一開。定睛一看。原來是一個蓬頭撒髮的活寶。大笑道。在這裡了。遂喝問道。你可是鄔家逃走出來的麼。那婦人初關在櫃中。只是熱悶得心慌。

尚無懼。後來聽得進來吃酒說買命討饒的這些話。已知道這賊禿是強盜了。不由得心中撲撲的跳起來。後來又聽得問道櫃子。他渾身都抖。上下牙齒逐對撕(廝)打。及至聽見擰鎖。開了櫃門。已嚇得在裡面着急。雖聽見問他的話。那裡還答應得出來。只是戰呵呵的哭。那滑游又問了一聲。不見答應。一把抓着。拎將出來。（拎字趣。是嚇癱了的。）劈面一掌。打得一交跌倒在地。一個道。不用打他。明日到堂上拶起來。怕他不說麽。此時賊禿已嚇昏了。跪在地下。一個捕快腰間抽出鐵尺。照膀子上儘力兩下。喝道。賊禿。細細的說如何拐出來的。免得老爺們動手。賊禿被打得頭渾眼花。哀告道。爺們不要動手。我實供罷。此時見婦人也跪在傍邊。人贓現獲。料推不掉。不如實招。免受他的拷打。遂將如何收月米。如何看見婦人獨臥。如何奸他。如何設計騙他出來。這賊禿活該倒運。從頭至尾細細說出。那捕役聽了。切齒恨道。你這個禿奴。人家好好的婦女。

活活坑在你手裡。你暗暗的奸他就該死了。又設計騙他逃走。到衙門一陣擄打是不消說的。還要官賣。若賣下水去。這婦人一條性命不是你送了他的。說着。又狠狠打了幾下。計德❷道。且不要打。問他當日是何處的強盜。逃到我們地方上來。問明白了。明日好稟官。這賊禿聽了此話。問(不)知所措。方知他們剛纔不是來拿他的。悔之無及。不肯實供。一個發怒道。這樣惡人。不下手打他。他肯好好的說出麼。遂大家動起手來。番子們收拾強盜的非刑。說起令人寒心。先吊打了無數。和尚死握不招。計德將他兩隻膀子用鐵線拴在一處。取出一根數寸長的檀木棒來。有大指粗細。插在鐵線中。用力絞起來。勒得深入半寸。皮開肉烈。(裂)他咬牙死受不說。衆人就拿他作蝦蟆曬背。兩手兩足用繩拴了。背向上臉朝下。懸空弔在。(住)衆人又背上放一大盆滾水。他尙不肯招。又將大石壓上。渾身骨縫皆開。這賊禿眞是個頑皮鐵骨。他猶

然堅忍。計德恨怒極了。將他放下綑好。腰間取出一個包兒。打開。原來是一包硬豬鬃。扯開賊禿的褲子。拿豬鬃通他的馬口眼。這小和尚也受用了幾日。今受此刑。也可謂樂極生悲。這是番子處強盜的頭一件惡刑。那禿奴不是鐵人。如何禁受得起。他雖然性惡。也是父娘生的皮肉。被這些捕役們收拾得他就像他弄嬴氏的一般。死去活來數次。忍不得了。方纔實供他是江西鄱陽湖的江洋大盜。越獄逃走。出家避難。始末原由備細說明。衆人方放了他。看那婦人時。嚇得渾身戰得要死。坐到天色微明。將和尚綁起。婦人鎖着。帶到衙門中來。這日北京有欽差官齎旨意到來。諭各府州縣替魏忠賢起蓋生祠。縣官隨上司去接旨。不得審理。吩咐一應事務都等回衙發落。衆捕役將和尚婦人墩鎖在鋪內。交付人看守着。知道官府不得就回。大家去分用和尚的金銀。還有些零星什物。蓆捲分之。每人約得百餘金。心中暗喜。付(復)又都到衙門口來伺候。將有午刻。官才回

衙。因辛苦了。進內歇息。直到晚堂。方升公座審事。頭一起就是衆番役跪上堂繳捕批。將和尚拐去婦人拿獲到案。細細稟了。知縣先叫帶婦人上來。問他從何時通奸起。如和(何)跟和尚逃走。把驚堂一拍。衆衙役喝了一聲。如轟雷一般。這婦人小小的年紀。何嘗見過這樣威嚴。也顧不得羞恥了。二來心恨和尚。添了些話。就將他如何睡覺。和尚進來強奸。若不依從。便要殺害。又如何哄他逃走。藏在櫃中。不許聲張。不然也要殺。小婦人怕死貪生。纔作了這醜事。知縣喝過一邊。帶上和尚來審問。賊禿見活口質証在傍。無可辯得。也就直招了。知縣大怒道。和奸罪只擬杖。和尚應加一等。況且這一個清白婦人被你坑陷。死有餘辜。吩咐夾起來。衆衙役吆喝了一聲。動手夾起。夾得那賊禿叫苦連天。收緊了。又吩咐敲二十槓子。然後撂下六根籤。吆喝叫重積(責)衆衙役聽見這婦人的口供。生生被這禿驢坑害。況他又不曾用錢。（上一句是賓。此一句是主。）

摔上好頭號大板。儘力斫了個足數。已是打昏在地。知縣命人也拶起那婦人來。衆衙役將婦人拶了一拶。堂上吆喝道。再敲三十下。命帶到衙門外褪衣打他十五板。這十五板比和尚的輕了許多。一則人可憐他被和尚坑騙。二則見這嬌嫩少婦粉團似的屁股。存了一點愛惜的心。三則官府又遠。不過打個數兒罷了。就是先拶敲時也留了些情。不然這樣個嬌怯怯的人兒。早已嗚呼尚饗了。雖說是輕。他那細皮嫩肉已打得血肉分飛。打畢繳籤。有一首花心動的詞兒。說這賊禿拐騙嬴氏奸淫。道。

此恨無人共說。逢賊禿粗雄。心竟飛越。竊負相逃。掩上禪扉。

枕簟忙忙鋪設。夜恣淫毒得天曙。怯身兒經他磨滅。孽緣滿。

公堂臺下。又遭笞責。

知縣吩咐衙役去傳他丈夫鄔合。一面又審別件。那衙役去了。不多一

會。來稟道。鄔合家中鎖着門呢。問他鄰居。說他時常出門。不知何往。無從尋覓。知縣道。料道這樣婦人。他丈夫那裡還要。他情有可原。免枷。今晚暫收監。明早傳官媒領賣。衆衙役答應了一聲。將婦人帶去送監。知縣又吩咐將和尚枷號一月示衆。再行發放。一面兩個就去擡枷。衆捕役又上前跪稟道。這和尚原係江西鄱陽湖江洋大盜。已經拿獲。越獄在逃。爲僧避難。到此潛躱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又道。限滿之後。或解回本地。或申報上司。若放了出去。恐將來貽害地方。知縣大怒道。奴才。不知被他殺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又坑了地方官的功名。陷害禁子拷役的幾個身家。我也沒力氣費紙筆。吩咐衆皂隸着實打。以打死爲度。衆役見本官發怒。吩咐打死。五板一換。兩膀加勁。竭力奉承。那賊禿大喊道。老爺天恩。他衆人得了我千金東西。原說是放我。此時倒求害我。我死固當。求老爺將這項銀子追了入官。小僧死而無怨。知縣問衆捕役。衆人

見活口質證。不敢隱瞞。都招承了。知縣道。今日奉旨與魏上公修祠建坊。正愁沒有錢糧。可取來供用。衆役面面廝覷。只得去取。那賊禿先已打得發昏些須。此時打不到五十。已斃杖下。知縣怒猶未息。吩咐擡出去抛於郊外。這賊禿作了一生惡人。今日零星葬於豬犬鳶烏之腹。這就是。

善惡到頭終有報。　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衆捕役取了贓物來呈上。知縣看了。道。方才和尚供稱有千金。如何只有這些。衆人跪稟道。實在只有這些。怎敢欺瞞老爺。那是和尚恨小的們。多說些。好叫小的們賠補。知縣笑道。贓物應當入官。和尚若不供出。你們也就瞞下了。本當重責。因你們有獲盜之功。准折了罷。下次再敢如此。定然重處不貸。衆捕役眞是狗咬尿脬。空歡喜了一場。知縣命庫吏將金銀兌明收了。留爲建坊之用。以盜贓建逆璫之坊。用得妥當之極。且說那衙役將嬴氏

帶到監門外交與禁子。討了收管。這監中有兩個窮凶極惡。貪財好色的禁子。（天下之禁卒未有不窮凶極惡。貪財好色者。）闔衙門中慶(送)了他兩個雅號。一個叫色癆。一個叫錢癖。這錢癖遇有犯人進監。不管罪輕罪重。有幾文淹心錢給他。雖是犯剮斬的重罪。他也不怕干係。鬆放着他。還滿臉是笑。爺長爺短的奉承。（大盜越獄的多由於此。爲官者不可不嚴察矣。）若沒錢與他。就是鬪毆的小事寄監。他拿出那惡狠狠的一副面孔。白日裡手杻脚鐐兩副傢伙與人戴着。到晚來。像強盜似的上了押床。弄得人七死八活。一日到黑。嘴中哏哏嘟嘟的罵個不休。人沒奈何。連衣服都脫了送他纔罷。他得了。同色癆罷力。（說盡）

（此輩之惡。一絲也不謬。）這色癆錢還在次。若見有婦人下監。就如蒼蠅見了血的一般。定同錢癖作好作歹的騙上了手。他二人輪流着受用。他與刑房的書辦串通了。時常的有些須小的孝敬。故爾如此大膽。闔衙門都知他二人的惡處。（闔衙門皆知。其〈惡〉凶惡可知。）有一位知縣不知。（知縣者。謂要知一縣小民之疾苦。知吏胥之善矣。知風倦(俗)之厚薄也。今衙中咫尺。禁卒之

惡(惡)尚不知。所知者何事。豈朝廷用一知縣。只知要火耗受私賄而已哉。然而此類知縣不少。這日正該他二人當值。這婦人晦氣。剛剛撞到他兩個手裡。他兩個收了婦人。與了收管。帶進女監來。那女監中空撈撈的。只有兩張矮板床。連破蓆也沒有一塊。將婦人推進裡面。把門倒拽上出來。那色癆見這婦人生得有幾分姿色。心中無限歡喜。拉了錢癖到僻處商議去了。那嬴氏自從昨晚拿獲。一日一夜。連黃湯辣水也沒有嘗着。已餓得腰酸肚痛。適纔一頓拶打。已昏暈過去。倒也不知疼痛。此時帶來收監。先是帶到衙門外照壁下去打。打完了帶進來繳籤。監在大門內右首。又帶出來。帶出帶進兩三次。也有幾百步遠。雖那衙役憐惜。扶着他些。却要自己的脚走。心裡一來害怕。二來那高底的板子在脚下拐呀拐得吃力。這一走。血脈走開。到了監中。反疼得要死。八個指頭。皮都塌了。揸着腫疼非常。到了這間黑魆魆的屋裡。越發害怕了。屁股疼得坐也坐不得。將身子斜歪在板凳上啼哭。忽聽門

響了一聲。急擡頭看時。只見那錢癖手中拎着幾條絕大的鐵鏈鐐杻。豁剌的往地下一摜。喝道。起來。這個地方是許你睡着哭的麼。那婦人吃了一驚。忙要起來。渾身疼得爬不動。掙了一會。方才站起。那錢癖圓彪彪睜着兩隻眼睛。惡狠狠的道。畫出禁子小像。監中規矩。是女犯追來要鎖靠（銬）了。吊在梁上的。此一款。大約是大明律之外添者。一面拿起鎖來。道。伸過脖子來。那婦人慌得跪下。道。爺開恩罷。我這個樣子已是要死的了。這一吊起來。實實的活不成了。求爺積陰隲罷。錢癖喝道。放屁的話。朝廷的王法。積甚麼陰隲。實對你說。我這裡但是人進監都有個常例。叫做發油錢。要送得厚呢。便搭些干係鬆放他些。要沒有錢。是定要吊起來的。你一個錢也沒有。還說甚麼。難道我們在這裡喝風。是禁子聲口。此輩索錢。皆作此話。拿過脖子來罷。說着。理起鐵繩要往脖子上套。那婦人知道是要錢。料沒得與他。只得任其所爲。把脖子伸着。那色癆在傍邊道。哥。他也是好人家的兒女。一

時被禿驢哄騙了。受了這一番苦。我怪可憐見他。哥。你饒了他這點情兒罷。錢癖道。他有甚麼情到我。叫我留情與他。（話口（中）有刺。）色痨道。哥。你息怒。且出去走走。讓我和他慢慢商量出個法兒來。用手推着他。那錢癖也就轉身。故意狠狠的道。兄弟。看你的面。且鬆他一會兒。我看他有甚麼法。要沒有常例錢。我今夜收拾得他不死也塌層皮。說着。忿忿而去。色痨向着婦人道。可憐可憐。你起來說話。嬴氏掙着要站起。那裡起得來。他昨晚拿來時。因天氣熱。只穿了一件夏布對衿衫兒。色痨見他胸前露出一條白肉。影影的兩枚乳峯。好生動火。站起來上前做做扶他。將他胸前接住。抱將起來。也就幾乎做了個呂字。（是個色痨。）扶他站住。道。你看見他那個樣子了。這一吊起來。你怎麼受得。你又沒錢與他。這怎麼處。叫我看着怪可憐的。婦人道。我昨夜空着身子拿了來。頭上有兩根銀簪子。耳朵上的一副金丁香。才在衙門口。不知被甚麼人拔了去。

我丈夫又不知道。就是知道。他見我做了這番事。也未必肯來救我了。（嬴氏作此語者。疑鄔合怨彼所爲定棄之耳。不意後來反救他憐愛他。眞是出於意想之外。故感之深且切也。）公門裡面好修行。爺你救救我罷。色痨道。我心裡巴不得要救你呢。叫我也沒法。只是我那哥從來極愛小。你若沒些甜頭到他。他如何肯罷。停會他再發起性子來。連我也就難勸了。婦人哭着道。爺你看我就是這一件衫子。一條褲子。還有一個光身子。別的還有甚麼。拿甚麼送他。死活只得憑他罷了。色痨笑道。衫褲不留着遮肉麼。他也不稀罕。倒是身子也還使得。（眞是乘機而入。）婦人也懂了三分。不好答應。色痨又逼一句道。你怎麼不作聲。遲會子他再來。我就不管了。婦人道。爺的意思怎麼樣。色痨笑嘻嘻的摟着脖子到懷中。將嘴對着他耳朵上道。你既沒錢。捨着身子給他睡睡罷。你也不是怕羞的。況且和尚的手段是有名的利害。你都見過了。還倒怕他麼。這比那吊着還好捱些。這是我愛你的話。憑你的主意。還不知他肯不肯呢。那婦

人已是渾身疼得難受。怕他果然吊起來。如何禁當得起。此時屁股疼得很。陰中昨夜得空了一宵。倒覺得略好些。沒奈何。只得道。憑爺們罷。色癆道。你既這樣說。就好講了。叫道。哥。你來。那錢癖走進來說道。怎麼說。色癆道。哥罷。我和他商議了這一會。實在一絲沒有。吊又禁不得。他情願把身子謝你。你好歹看我的面上。將就些罷。錢癖假作不肯。道。我只要錢。沒有錢。吊起來就是了。誰頑那和尚肏剩下的騷屄。（此物也有剩的。奇語。豈未剩時又另有一味耶。）色癆道。哥。他實實的沒有。你就處死他也沒用。不過臭這塊地。凡事看我兄弟的薄面罷。遂看着婦人道。還不脫了褲子睡着呢。那婦人只因一時之錯。到了這個地步。沒奈何了。含羞忍恥。只得將褲子褪下。爬在光板床上臥着。色癆帶着笑將那錢癖推進前。道。哥請受用罷。他走出去了。那錢癖急急忙忙扯下褲子。也不暇脫。（也是個色癆。）跨上身來。挺着一根鐵硬的孽具。亂搗亂戳。尋不着路頭。急得他低頭一看。因那陰門

腫得翻着。故此門都沒了。他忙用手送了進去。如乞兒打肋磚一般。死力一場混弄。嬴氏起先覺得好些。此時被他拿出築牆的手段來一陣混搗。搗得那床板亂動亂響。倒反又疼得難受。屁股是打破了的。在光板子上一頓亂揉。疼得眞個要死。只得含着淚。將衫子衿兒咬着死捱。正在難受的時候。忽見上邊不動了。知是了。心中暗道。造化。逃得命了。因天熱。那錢癖弄了一身臭汗。拔將出來。提着褲子走出去納涼。那婦人定了一定。捱着疼慢慢的掙起來。歪着屁股坐着。用手一摸。兩腿鮮血淋漓。窗上月光有些微微亮影。看得明白。陰中黏黏達達淌了滿股。又沒有個甚麼擦。只得將鞋脫下。把裹脚打開。扯下些來。將股上的血擦抹乾淨。將陰戶也擦了。手指又疼。勉強着剛收拾完。才待穿褲子。只見色癆跑進來。向前摟住。親了個嘴。道。你這人好沒良心。若不虧我。此時不知如何受苦呢。就不謝謝我。不由分說。將他放倒。那婦人疼得動

不得。又不敢強。只是憑他。那色痨忙自己脫了褲子。弄將起來。因有餘精在內。滑順得比先略可忍些。那色痨在門外看他兩個弄了一會。火動久矣。不多幾下。那婦人覺得那牝戶中跳了幾跳。就不見動了。暗道。這還好些。色痨把褲子也不穿。只圍在腰中。起身出去。那婦人纔要掙起來。見錢癖拿着個大土碗。點了個明晃晃的燈進來。道。住着。我還要弄弄呢。忙把燈放在牆洞內。爬上身去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儘着搗個不歇。弄夠多時。方才完了出去。色痨又要來弄。婦人哀求道。爺。你先前可憐我。討情救我。你此時如何下這狠心。我實在的受不得了。色痨道。我救了你。你就不救我了。我方才弄了不多幾下。沒有盡興。你再與我弄弄就罷了。那顧他生死。上身就弄。這一弄。足足弄了半夜。緊抽慢扯。再不肯歇。任那婦人求告。他總不理。只見錢癖進來道。你還讓讓我呢。只管獨吃起來了。色痨道。好哥。你在外邊涼快涼快。略等一等兒。我也快

了。不住的又抽。錢癖急了。上前要拉下他來。他緊緊抱着婦人。死也不放。拉得狠他弄得狠。口中只叫。好哥。你只當積陰隲。再容我一會兒。這色癆二字纔寫得滿足。這一拉一掙。用力分外猛大。揉得那婦人屁股疼得列(到)心裡去。身子又被他壓緊。氣也出不來。婦人氣恨沖心。方知道他二人通同做的圈套。料道哀求也是無益。就是手好也推他不動。何況手又疼。氣迷了。就像死人一般。憑他夯搗。那色癆緊抽了一陣丟了罷。爬起來。錢癖又上。幹訖一度下來。乏倦了。對色癆道。兄弟。我夠了。讓你受用罷。我睡覺去了。走倒在那一張床榻上呼呼的睡了。那色癆滿心歡喜。道。他睡了。讓我來獨享。又爬上身來弄聳。此時婦人迷一會醒一會。也疼木了。眼淚也流乾了。醒轉來。他還在上邊弄呢。把身子直挺挺的。動也不動。撂了憑他。暗恨道。小時做了不長進的事。以致爹娘撇了去。嫁到鄔家。好端端的過日子。被這賊禿奸騙。到今日受這樣的茶毒。況官府

說還要官賣。不知此身落在何處。待要尋死。諒又不能夠。千思萬慮。甚是傷心。又想起鄔合的情愛來。難拋難捨。又悔又恨。後得爲良婦者。此一悔一恨之力也。嗚嗚的哭。却沒眼淚了。看看天已大明。聽見外面敲門來帶人犯。色癆還在高興。緊一下慢一下的弄呢。眞是色癆。聽見了。忙忙下身來。自己穿上了褲子。替婦人也把褲子穿好。又替他趕忙繫了褲脚帶。看見他頭髮揉散了。披散了一臉。慌忙替他亂挽上。扶將起來。推醒了錢癖。扶着婦人出去。開門交人明白。他二人關了門。欣欣得意。重復大睡。不題。他二人可謂。

此時關門監裡睡。　少刻禍從淫上來。

這衙役將婦人扶着。剛走到儀門外。一眼看見那鄔合同一個人站在那裡。他又羞又怕。羞的是沒臉見他。怕的是他心中懷恨。恐稟官加責。眼淚汪汪。低頭含愧。鄔合見嬴氏臉如菜葉。髮似蓬鬆。人形都脫了。只

見他。

面容灰黑。喉間嘶隱痛之聲。頭髮蓬鬆。眼內滴傷心之淚。一

雙手血跡模糊。兩隻脚拖鞋拽帶。因同那大小兩和尚做了

幾夜快活道場。却被那色錢二禁子弄成這般狼狽形妝。

（狀）

鄔合看見他這個樣子。心不忍見。點了點頭。嘆了兩聲。你道鄔合爲何來得這樣早。因昨晚知縣審事時。他有個朋友叫做鮑信之。（此處出鮑信之。第一次報信與鄔合。）他在縣中也有些勾當來。親眼看見事完。回家路上恰好遇見鄔合。把嬴氏的事說與他知道。又道。官府傳你。回說不知你的去向。明早傳官媒領賣。鄔合這兩日因宦蕚同賈童正在初交之時。終日會席。他在兩三家幫閒。兩日未回。竟不知道。今聽說妻子已經拿獲。明早官媒領人。忙別了鮑信之。如飛跑到宦家。將關大門。煩人進去說了。宦蕚發了

名帖。明早着長班去說情。將婦人給原夫領回。鄔合就在他家住下。天未大明。就約長班同往。到縣中時。知縣尚未上堂。他拿了錢煩代書寫了張領呈拿着。同長班在儀門口等候。不多時。堂府升堂。喊堂開門。長班看見帶進婦人。他同鄔合也就跟了進去。衙役認得是宦府中的人。誰敢攔阻。只見衙役上前跪稟道。犯婦到。那婦人跪在丹墀之下。又見一個人跪上去道。官媒伺候。官兒正要吩咐。那長班忙將名帖雙手高呈。走到公座傍邊遞上。將家主來意說了。知縣自然肯做分上。問道。他丈夫在這裡麼。長班道。在這裡伺候。遂叫鄔合。那鄔合聽叫。走到丹墀中間跪下。雙手舉着呈子。門子接了上來。鋪在公案上。官府看了。問道。你還情願要這妻子麼。鄔合叩頭道。老爺天恩。小人情願領回。知縣道。既如此。你帶了去罷。那鄔合又叩了個頭起來。方要去扶那婦人。只見嬴氏高聲喊道。青天爺爺救命。這一聲叫。把鄔合嚇了一驚。恐他妻子

不願回去。別有甚話。怕官府見罪。那官兒見他喊叫。疑鄔合是假冒來領。掩卷試猜。鄔合疑的是。還是知縣疑的是。忙叫。將那婦人帶上來。衙役將他帶到滴水簷下。問道。你喊甚麼寃。那嬴氏忿恨塡胸。雖有多人。也顧不得羞恥了。遂將昨夜兩個禁子怎樣夥同奸騙。直到天明。幸得老爺天差提人。方才歇手。不然小婦人的命都被他二人送了。哭訴了一遍。看至此。方知前二疑都猜不着。原來爲此。這獄卒奸淫犯婦是官府極痛恨的事。聽了大怒。喝叫。快拿了來。這兩個凶徒風流了一夜。正在高臥養神。他二人昨晚商議騙這婦人。只說他到底是少年嫩婦。就吃此虧。當堂怕羞。決不肯說出。二人這一想。可見此事行過多次。受其荼毒者。非嬴氏一人而已。據我做書的人料着。大約要是高興一兩次。這婦人沒有吃大虧。他也就忍過去了。這兩個惡奴太刻薄了些。誰知這婦人恨毒在心。不顧羞了。細細供出。不想被官拿來。上前跪下。官府怒容滿面。鼻中冷笑道。你兩個做得好事。又叫那婦人說了一遍。二人情眞罪當。大張着嘴。無可回答。

官府切齒甚怒。將滿筒籤全攢下來。吩咐二人齊打。一邊一個。每人重斫四十。徇情者同罪。官府動怒。誰敢徇私。況這兩個惡奴。就是本衙門人也惱他淫惡。下下着肉。打完革役。命托(拖)了出去。這二人吃了一夜的扁食大空心。昏頭昏腦。又吃了這一頓毛竹筍湯。吃扁食時是婦人的股痛。此時吃竹湯時是自己的股痛。可(何)報應如此之速快耶。已是發昏。雇人擡到家中。血奔了心。都做了風流之鬼了。這也是他兩個人凶淫之報。正是。

地獄新添貪色鬼。　監中少了愛錢人。

知縣吩咐禮房細。拿帖子回復宦公子。交與長班。又命鄔合帶出婦人。鄔合又叩了個頭。上前扶起了嬴氏。攙着打西角門出來。到大門外扶他站住。央煩長班馬頭去雇了一頂轎子來。將婦人扶上了轎。忙向長班作揖道。有勞衛下。我改日酬勞。相煩先回謝老爺。我送妻子到家。就來叩謝。說畢。跟着轎子去了。頃刻間到了自家門首。開了門。將嬴氏扶

出轎來。攙他進去。到房中床上睡下。取錢打發了轎夫。忙忙進來熱了一壺滾酒。整了些菜來替婦人暖疼。婦人吃不下去。他再三勸着。勉強呷了幾口酒。不吃了。他又取了些錢出門。忙到宦蕚處謝了。到藥鋪中買了一大包甘草並幾個貼棒瘡的膏藥。又往香蠟鋪裡買了銀硃。如飛而回。到家。將銀硃調了些。替嬴氏將指頭傷處都擦了。又到廚下熱了一鍋甘草湯。舀在坐盆內掇進來。替他脫了褲子。扶下床來洗瘡。嬴氏手又動不得。鄔合替他洗。低頭一看。見他的陰戶腫大如桃。破爛得像翻花石榴一般。（桃實中開了一朶石榴花。倒也是一種異本。）他嫁了二三年。鄔合雖不曾嘗着他這東西的滋味。却是常常撫摩愛惜。相會過無數的。今日忽然看見了這個怪樣。驚問是何緣故。婦人流着淚道那和尚狠毒的話說了。又被昨夜那二人作賤得如此。鄔合恨了兩聲。將一塊舊紬帕替他把臂上的血蘸着水拭淨。又將陰戶內外輕輕用指頭掏着洗了揩乾。扶他爬

在床沿上。貼上膏藥。抽(抱)他上床。換水替他擦了擦身上。換了件小汗衫。又替他洗了洗臉。把頭髮梳梳。梳匣如故。且(但)只少了兩把梳子。丟在土地廟中。挽了個髻兒。放他睡下。把夾被蓋上。然後坐在床沿上守着他。那婦人得這一番的收拾。渾身爽利了許多。因想自己作了壞事。以爲丈夫不知如何懷恨。今見他反加恩愛。鄔合之不恨嬴氏而反憐情(惜)者。亦猶曹孟德見張魯不焚倉庫憐而厚待之意也。嬴氏既背夫逃走而不拐帶絲毫之物。揆其心。不過因己之無陽而貪和尙之具耳。所謂罪雖重而情可原者。律之以婦道。其罪自不必言。以此拿人此等事論之。或可寬一籌耳。十分感激。況連日遇的都是凶徒。那裡有他這種恩情。悔恨從前。反放聲哭將起來。這一哭。是良心發現處。鄔合道。你哭甚麼。你自己做的事。難道倒恨我不成。那婦人道。哥哥。我負了你。我實該死的了。你不恨我。倒這樣疼我。我今生報你不盡。來世變馬變狗報你的恩罷。鄔合道。我同你雖是乾夫妻。數年的恩愛怎麼忘得了。嬴氏聽得此話。更自抱愧。況原是我不是。我一個廢人。把你一個花枝般的少婦躭擱着。我何嘗不悔。這是你被人坑陷說不出來。我也不要你補報。從今後一心一意。

安心樂業過日子就夠了。苦楚你也都嘗過了。再不要妄想了。鄔合這一番的話。眞可死婦人之淫心也。嬴氏道。我經過這一番。又蒙你這樣恩情。再生他想。眞是豬狗不如了。這婦人伏養了幾日。陰戶痊癒。棒瘡也好了。他這棒瘡原打得輕。皮打破了。肉未傷重。所以好得快。倒是手指頭有一個來〈的〉月纔好了。此後果然這婦人的慾念全消。就是一時偶動淫心。想起這和尙的狠毒。兩個禁子的凶惡。一點高興樂趣也沒有。又想在衙門中那一番苦楚。任你一丈高的慾火。想到此處。一星也無。他疼愛這丈夫。比那有的更甚。一心一意。十分的和美。話分兩頭。且說那嬴陽同陰氏自南京起身。坐船到了家鄉。雇了乘轎子擡着陰氏。許多人搬着行李。徑到陰老兒家來。此時陰老兒夫婦都是七旬外的人了。忽見女婿女兒歸來。且氣概軒昂。行李甚富。悲喜交集。忙收拾房子與他住下。過了數日。嬴陽用了二三百金買了一所住宅。把向年寄在丈人家的器皿傢

伙搬了去。又添了許多金漆床桌。斑竹椅凳之類。擺設得好不富麗。典了一房男婦使用。買了一個小廝聽叫。一個丫頭服事陰氏。他見丈人丈母年老。就接來同住。那陰老兒見女婿如此體面。竟像是作了顯官榮歸的一般。十分的快樂。那老婆子向老兒誇口道。你當日嫌他是戲子呢。你看看今日這個光景。窮鄉紳還趕不上他家呢。女兒該是享福的人。當日一聽見他家來提。就一心要嫁他。怪不得他今日有這個造化。有得他誇口。寫盡淺見婦人。還不知他令愛是如何得來的銀錢。那陰老兒別無子女。將所有些須的積蓄並房子賣了。都交與女兒女婿。爲養老送終之費。甚矣。人情之可嘆也。陰老夫婦別無子女。當日嬴陽貧窮時。何不以私蓄付之。靠其養老。今見彼頗豐而反資之。可見非親親之誼。乃勢利二字起見耳。後來老兩口皆是嬴陽夫妻發送殯葬。不在話下。

嬴陽把門面收拾出三間來。拿出數百金。雇了個夥計。開了個香蠟鋪。俱料理完畢。然後去拜望舊日那些朋友。盡都來回。看見他這個局勢。無不致敬。千古固然。只見人有了錢就尊敬。更不問是爲何如人。世情可嘆。盡來溫房洗塵。熱鬧了幾日。一日陰氏

向他道。金大爺我們當日着實承他的厚情。我的意思要備桌酒。你去看他一看。請他來家坐坐。也見我們的情長。嬴陽笑道。你的意思要想他來敍敍舊了。陰氏也笑着啐了一口。道。受了人的情都不想着感謝感謝麼。嬴陽笑道。他的情固然厚。自從他同你往來多半年。我覺你那蓋子上也被他磨厚了好些。可以扯直了。果如嬴陽所言。大約這十數年來比牛皮還厚了。陰氏笑罵道。沒良心的忘八。先的銀子東西算是爲我了。臨起身的時候他送的盤費呢。那時我們要去的人。他還圖的是甚麼。那難道不是他的情。嬴陽道。我同你說頑話。你就發急了。你收拾下。我就去請。嬴陽到了金家。金鑛會着。知他夫妻回來。甚是歡喜。聽得他來請。便道。你請先回去。我隨後就到。嬴陽道。舍下新買的房子恐大爺不認得。請同去罷。金鑛就同他步了來。行至門首。讓進內室。陰氏接着。二人各滴了兩點相思淚。金鑛當他還是當日的樣子。圖來續未了之緣。不想高房大廈。呼奴喚

婢起來。肅然起敬。（說盡人情。）就不像當日相得。嬴陽夫婦讓他上坐。決然不肯。定要分賓主之禮。嬴陽自覺不好意思。讓之再三。不得已。金鑛客位。嬴陽叫陰氏對面相陪。自己打橫坐下了。（這一坐妙極。）嬴陽道。向蒙大爺厚恩。臨行又蒙厚賜。至今不敢稍忘。金鑛不好稱他嬴大官的了。說道。臺見言重。（稱呼更妙。）些須微物。何足掛齒。在南京去了這些年。作何貴幹。嬴陽道。不敢。也不過在列位大人門下走動。深承重愛。故戀住了。所以直至今日才回。說着話。丫頭送上菓仁泡的茶來。陰氏拿了一盅奉與金鑛吃了。他〔此〕時一看。陰氏的年紀雖將四旬。丰韻不減昔日。打扮得滿頭珠翠。更覺可人。心愛得了不得。回想起當年去時懷着孕。問道。我記得那年別時。娘子有孕來。後來生了個甚麼。陰氏道。到那裡三四個月。生了個女兒。今年十八歲。已出嫁了。金鑛道。光陰好快。不覺一別十八年了。陰氏問道。府上都好麼。他慘然道。都好。就是賤荊前歲不在了。（爲閔

氏作〇地。陰氏又道。還不曾續娶奶奶麼。他道。先妻在日頗稱賢慧。也還有幾分姿色。今日也想要娶。但我身邊有幾個人。娘娘是知道的。是舊相(知)之語。倘娶一個醜而潑悍的來怎麼處。只好慢慢看緣法罷了。說着。丫頭僕婦送上酒來。他夫妻要斟鍾。金鑛再三不肯。坐定。不過說些閒話。換席後。陰氏又讓着飲了幾杯。嬴陽知他是陰氏心上的密友。恐他要敍敍舊情。不敢久坐。韓熙載猶爾。何況嬴陽。遂道。大爺請寬坐一坐。我在前邊小鋪中照看照看。就來奉陪。嬴陽去了。陰氏就到嬴陽的位上坐了。與他相近。見丫頭執壺在傍。說道。把壺放在桌上。你吃飯去罷。那丫頭去了。金鑛見他支出丫頭。上前一把抱住。就親了個嘴。道。親親。自你去後。我的魂靈兒隨你去了幾個月才回來。眠思夢想。廢寢忘餐。今日纔得重會。掀起衣裙。伸手入褲中去摸牝戶。陰氏也就欠起屁股來讓他摸。他道。親親。別了你這些年。你這件寶貝還仍然如舊。你可肯賜我一刻歡娛。以消

十數年之相思麼。陰氏笑道。我承你深情。還何所顧惜。但我年將四十。半老的婦人。女兒都嫁了人家了。不堪再荐枕蓆。舊情未已。不過是這樣戲耍就罷了。況恐家下人看見。何以爲顏。因反摟過他來送嘴遞舌。與他道。親親。你須諒我。不要怪我。金鑛只顧咂舌。咂着舌。婦人如何說話。且不答應。又將懷解開。把雙乳摸弄了一會。方答道。別的話都是你的謙辭。至於怕你家人看見。這是實情。是我一時情之所鍾。見不及此。如何怪你。陰氏也伸手摸了摸他的陽物。堅硬如鐵。笑道。你可謂老當益壯了。二人笑了一回。怕有人來。各自坐了。陰氏斟了一杯酒。手拿着。敬了他半鍾。剩了半杯。自己❸吃了。金鑛回敬。讓陰氏先吃了半杯。他吃了半杯。二人不善學古。啖我以餘桃。當自己見(先)飲。然後再敬方是。然後低訴一會離情。講一會相思。少刻。嬴陽進來。金鑛起身謝別。夫婦二人挽留不住。去了。嬴陽回到房中。笑問道。幾千抽。陰氏笑道。放你的屁。這幾年來你看我還同人做這事麼。嬴陽道。舊情

人相遇。他如何放得過你。我不信。陰氏道。我實感他舊情。相會訴訴衷曲罷了。果然有事。瞞你作甚麼。他自已扯開褲子。扐(拉)嬴陽的手摸道。你看這是弄來沒有。嬴陽摸着笑道。這又奇了。這東西吃了多少野食。今日又禁起口來。果然奇。實非嬴陽所料。陰氏笑道。不虧他吃野食。你如今不知怎個光景呢。眞使嬴陽沒得答。夫妻笑了一會。次日。金鑛送了一分厚下程來。陰氏也送了他許多南京人事。此後像是親戚般常來走動。或遇沒人時。不過頑笑而已。竟不曾雀入大蛤化爲水。過了數月。嬴陽聽得按院將到蘇州。他同陰氏商議要去投狀。陰氏道。你何不尋訪了閔家父親同去。嬴陽道。我也想來不好。倘露風聲。那惡人必殺閔奶奶以滅口舌。不是我救他。反是我害他了。陰氏道。你說的是。遂收拾行囊起身。到了府城。方知巡按已到衙門行過香了。聽得次日放告。要倩人去寫狀子。因想恐漏風聲不便。他自己也還動得筆。却寫得累累贅贅。照他前在京

面稟的話寫了一大篇。次日清晨到衙門首。遂放告牌進去。許多人都跪倒高舉呈狀。書辦接了上去呈上。鐵按院取頭一張一看。滿滿一紙。從不曾見此款式。一看名字是嬴陽。忽然想起。也不看了。就把呈子摺了。收入袖中。吩咐道。叫嬴陽上來。衆人接聲如轟雷一般叫嬴陽。嬴陽答應了一聲。在丹墀下忙忙叩頭。按院道。上來。他膝行到滴水簷下。按院又道。你到公座前來。他匍匐到案前。問他道。這狀子是甚麼人寫的。他叩頭道。小的不敢托人。是自己寫的。按院點頭道。好。吩咐道。衆人明日早堂再聽發落。嬴陽在此伺候。掩門。衙役齊聲吆喝出去。衆人向外飛跑。衆役吶喊。放炮關門。打點退堂。鐵按院叫嬴陽跟着進到後堂坐下。吩咐傳推官刑廳。刑廳早在大門首官廳中伺候隨傳。打躬已畢。按院叫放了一張椅子在傍命坐。告了坐然後坐下。按院問道。貴廳職司風憲。鋤強去惡。職所當爲。如何地方上元凶巨惡也曾訪拿一二麼。刑廳深

深一恭。道。卑廳也曾拿過幾名。案牘具在。按院道。捨豺狼而問狐狸。非本院之意也。本院所說者。大奸巨惡耳。豈立豪鼠賊類耶。左右一顧道。迴避。衆人答應一聲。遠遠躲開。嬴陽跟着也走。按院道。嬴陽過來。嬴陽忙走回跪下。按院袖中取出一張狀子。遞與刑廳。刑廳忙立身接過。坐下打開。見一大篇。不知是甚麽東西。從頭細看。方知是一張新樣的狀子。看了一會。看完了。起身雙手繳上。就站在傍邊。按院便不讓坐。滿面怒容道。該廳一府理刑。容此淫惡魚肉無辜。此奴凶惡至此。該廳竟無所聞。也可謂聾瞽之甚了。若有所聞而不敢舉。畏其勢耶。慕其賄耶。不但難免尸位素餐之誚。豈不愧民之父母四個字麽。本院白簡從事。該廳難免居首了。刑廳見按院動怒。上前搶一跪。道。卑職有下情上稟。按院道。起來講。刑廳站起。道。此惡卑職知之久矣。屢欲舉行而不果。皆爲上臺掣肘。時時切齒痛恨。卑職素仰老大人世秉忠貞。不避權貴。昨聞

得老大人按臨此地。私心竊喜。以爲定可爲民鋤害。使此一縣人得生。因老大人憲駕纔臨。不敢驟稟。欲候公務消(稍)閒。卑職方敢細呈始末。因向公服內胸前取出一個招文袋。檢出一紙呈上。道。此係卑職訪得此奴惡款。求老大人賜覽。足見卑職非敢欺老大人之語也。按院接過。一面看着。只是點頭。落後看得一款道。

農夫高鳳之女。女。烈年十二時即擅儀容。性端莊。言笑不苟。里中每有春秋社會之聚。鄰家姊妹莫不明妝艷服。趨觀恐後。女則閉户紡績。未嘗履閾一窺。於是閭巷老幼男女皆目之爲迂。號曰腐頭巾阿姐。不二年。腐頭巾阿姐之名之貌共聞於一邑。求之者卜皆不兆。惟南鄙窶人子朱鑲筮吉焉。時高族有名世勳者。世爲狙獪。工❹於詔笑。與聶變豹友善。因變豹爲鄉人多怨苦。世勳謀輸粟入太學。又教其重賄各衙門

胥吏。又勸以妹獻京中張皇親。於[5]是變豹出入乘輿[6]張
蓋。交結官吏。聲勢傾一方。而人莫敢仰視。每見其冠蓋相望。
無不搖首咋舌。世勳鄉居。現充撫軍門胥。變豹常至其家。共
謀害人利己之事。久之。窺見烈女美而艷。欲圖爲小星。世勳
乃勒朱家退婚狀而強委禽焉。其父畏勢唯命。女聞之即不
食。其母患之。倩鄰嫗相勸。女曰。爲儂語朱郎。儂不活矣。誓無
二心焉。母泣曰。人盡夫也。父一而已。若[7]之勢焰。夫誰不懼。
殺人多矣。未嘗服刑也。兒死。爾父亡無日矣。哀哉。奈何速禍
我老特。烈女聞之乃食。變豹擇吉來迎。里中姊妹相愛者多
泣送之。女則欣然登車。毫無悲戚之容。觀者無不異之。以其
先欲覓死。而此時樂往也。阿母哭之慟。或誚之曰。去貧就富。
女喜可知也。汝奚泣爲。母哭道。我深知兒心。彼決不苟活。必

無生望。我與之永別。焉得不慟。諸人聞之不信。猶有腹誹之者。鄰嫗亦賤之。心鄙其曩[8]者不食之詐。女既抵變豹家。下車入室。呼世勳曰。役夫。爾則禽獸其行而盜賊其心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。我生不能食其肉。願做厲鬼以求爾之魂魄也。卒抽衣襟[9]中預伏之利刃。自刺而死。年十有五歲。變豹懼。燬其屍。投之江中。以滅其跡。

鐵按院看完。大怒道。據該廳所訪數款。若始末無差。此奴不可一刻留於世者。該廳今日暗暗帶領捕役。都陸續四散起行。途中且不必指出名姓。恐此惡知風逃竄。若到彼拿獲時。即着那崑山知縣嚴解前來。婦女俟放告後。有親人者。皆着領去。其餘看守。再聽發落。家私查明封貯。其田產有占人者亦並給還。向嬴陽道。你跟了同去。該廳查出閔氏。即付他領回。刑廳打一恭。道。是。嬴陽也叩了個頭起來。只見那刑廳站着

不走。按院道。該廳還有所說麼。刑廳一恭。道。卑職有一鄙言。怒（恐）觸老大人尊怒。故不敢啓齒。按院道。何妨。刑廳道。這兩個太監他毫不知道理。倚欽差二字。妄自尊大。他若知道了。只管在老大人面前來纏繞起來。何以處之。按院大怒。立起身來。將紗帽往上一挺。道。該廳視本院爲懦夫了。本院不但姓鐵。連心膽都是鐵的。本院既一心癉惡救民。此時就是朝廷有特旨到來赦他。本院捨此官。棄此身。以爲衆民雪恨。也決不肯奉詔。何況於閹狗乎。好按院。不愧鐵公之後。刑廳深深一恭。道。卑職失言了。後到正中。向上一揖。道。卑職告辭。按院一拱手。刑廳抽身就走。嬴陽也跟了出來。回到衙門。打點的當。連夜悄悄去了。過了兩三日。鐵按院差人去請那兩個太監。那太監以爲是新按院定是奉承他。請他吃酒。還笑道。怎不下個請帖兒呢。初風初水就差人口請。這光景倒也托契。隨即吩咐鳴鑼喝道。乘輿張蓋而來。按院迎着到堂上。分賓主。禮畢坐下。

這兩個太監看見又無席又無戲。惟見他一臉怒色。甚是疑惑。（眞不可解。）問道。老先兒請咱們來。有甚麼見教的。按院道。有一段奇聞。特請二位老太監來奉告。他二人呵呵笑道。老先兒是大通的人還不知道。我們知道甚麼奇事。咱們只知服侍萬歲爺。還會穿衣吃飯。說了。又呵呵大笑。按院道。本院未出京時就聞知崑山縣有一個大惡叫作聶變豹。萬惡滔天。昨日沿路來告他的狀子就有幾百張。內中竟有說二位老太監是他的座主。殺人害人皆二位老太監所使。求本院題奏。本院見了大怒。開諭他們道。二位太監是朝廷家的內臣。豈不知國家法度。況荷蒙皇上天恩。今日欽差到此。焉有不愛百姓的。但非刑名衙門不能爲民除害。安有護庇惡人之理。爾等不許聽人妄言。他衆人執定是眞。且說得鑿鑿可據。本院皆怒責逐去。這豈非奇聞麼。本院料二位老太監決不肯爲此。或有無知小人借老太監的聲名做此犯法之事。但此口碎

（碑）一揚。恐皇上聞知不便。故請二位來奉告。還該出張告示。曉諭百姓不可妄聽無稽之言纔好。本院也還要差人查訪。有做老太監之名在外生事的。定要拿處。那兩個太監面容失色。你望我。我望你。有話說不出來。掙了一會。道。多承老先兒見愛。咱們回去就出告示曉諭。他坐不住。告辭去了。這兩個太監大約生平來初次方領這樣盛情。再說那刑廳先差人密打一角釘封公文與崑山知縣。上批該縣密拆。知縣接着。親自拆開。看了內中事體。他雖素常與聶變豹有首尾。但這是按臺訪犯。可敢護庇洩漏。即吩咐典史暗傳捕快衙役弓兵百餘名伺候。遵奉來文。不敢出迎。將黑。刑廳一乘小轎擡到縣衙穿堂下轎。坐下。略敍寒溫。用畢酒飯。次日五鼓。率領多人到了聶家門口。四面圍住。刑廳吩咐知縣典史進前門。縣承（丞）同嬴陽進後門。又吩咐道。無論男婦大小。見一個鎖一個。不許走脫一名。着縣丞隨將門戶箱櫃皆即封固。俟再清查。衆人領命。吶一聲喊。打

開大門而入。縣丞同嬴陽領着多人從後門打入。嬴陽可稍洩當年之恨。此時都還未起。如甕中捉鱉。手到禽（擒）來。一家大小不曾走脫一個。只他妻子單氏。自從見他哄騙嬴陽之後更加凶惡。屢屢苦勸不聽。後又見他逼死了烈女高氏。他合掌道。天地鬼神亦可畏也。遂長齋繡佛。每日高聲朗誦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。決不肯與聶變豹同床。聶變豹也強過他數次。見他執意不從。只得罷了。數年來。他終日趺坐念佛。虔誠無比。一毫外事不問。數月前一夜。睡夢中忽然驚醒。道。大難到了。我要先去。遂沐浴更衣。坐化而逝。聶變豹念經出殯。不用細說。剛纔葬了。未及百日。便遭此事。聶變豹因淫毒太甚。他妾婢雖多。並無兒女。只他一身。他正同着一個妾精赤條條高臥。衆人掀開被。一伸手。用鎖套上。只許那妾穿了衫褲。也不曾容聶變豹穿褲子。只拿一件長衣與他披上。衙役亦妙。帶了出來。那刑廳在廳上正中坐着。知縣傍坐。捕快帶他

到廳前。喝叫他跪。他氣昂昂的道。我又不犯法。我是一個大監生。眞大。我爲甚麼跪。我有甚麼罪。敢來拿我。冷笑道。冷笑。妙。滿肚皮捂着兩太監也。你拿我也罷了。我看你明日怎麼放我。刑廳大怒道。本廳久要拿你。恨我官微力薄。爲人掣肘。今你係按臺訪犯。尚敢如此無狀。左右掌嘴。衙役上前。幾個嘴巴。打得鼻口冒血。他才不敢作聲。刑廳向知縣道。男犯都拿齊了麼。知縣道。都齊了。刑廳道。將幼小者留下。同婦女衆妾。命典史看守。衆犯貴縣連夜解往按臺發落。此係憲件。不可稍遲。勿得疏虞獲罪。知縣打恭領出。此時轟動了合縣男女。都來聚觀。看見聶變豹蓬頭赤足杻鎖着。鼻口津津淌血。他家那些助惡家奴。都連連牽牽杻鎖在後。皆合掌道。阿彌陀佛。他也有今日這一日。有的道。他叫做聶驢子。不知他的屌子有多大呢。衙役中也有恨他的。見他沒穿着褲子。將他衣服前衿拽起。露出那驢腎樣的陽物。一摔一摔的走。他到此時也沒法了。只低着頭。兩

邊看的人無不暢快喜笑。小孩子個個拍手打掌的笑道。都快些來看大雞巴耶。婦人們見了他那東西。彼此相顧。盡皆咬唇嚙指。張目吐舌。這日街上好熱鬧。到了縣中。吩咐且下了監。知縣收拾完備。連夜解了去了。且說那刑廳見許多婦女皆鎖繫在廳下。問道。內中那一個是閔氏。那閔氏見衆人中單問他一個。恐說他是寵妾罪重。不敢答應。刑廳又問了一聲。衆役喝問衆婦女道。誰是閔氏。別的婦女指着道。他就是。衙役帶到面前跪下。刑廳問道。你如何到他家來的。閔氏戰兢兢的哭稟道。小婦人原是好人家兒女。被他搶來做。那個妾字還不曾說出口來。刑廳道。不消了。叫嬴陽。嬴陽忙上前跪下。刑廳問道。你看這是你姐姐麼。嬴陽時刻念他在心。雖隔多年。面龐兒彷彿認得。答道。正是小的姐姐。刑廳吩咐道。開了刑具。衙役將鎖開了。那刑廳不知嬴陽的來歷。見按臺諄諄吩咐。可有不作情的。便向閔氏道。你可將你的衣服之類進去拿了

出來。跟你兄弟去罷。閔氏先聽說他是那人的姐姐。定睛一看。並不認得。但嬴陽當日是個小孩子。如今將四十歲了。又多年不唱戲了。長了一嘴的髯子。正在疑心。猛然想起方才叫他的名字嬴陽。疑是嬴旦。心中暗喜。遂叩了個頭。爬起纔要走。只見衆人中一個小女孩痛哭道。娘娘你去了。就不救我一救。閔氏也掉淚道。我蒙老爺天恩開釋。如何還救得你呢。刑廳問道。閔氏。這是你甚麼人。閔氏復回跪稟道。他六歲時沒了父母。小婦人憐他。當義女養了這幾年。今年十三歲了。刑廳道。與這小刻(孩)子何干。既是你的義女。你帶了走罷。吩咐道。放了他。衙役與他開了鎖。那孩子同閔氏歡喜叩頭謝恩。刑廳道。閔氏。帶這孩子進去。把他的衣服之類也查了去。這明是刑廳作情。叫他拿東西的話。寫此一女子豈非蛇足。不過特做一勢利之嘆耳。嬴陽候(係)按院所托之人。刑廳不但恩待閔氏。即閔氏之義女尚蒙寬宥。可見勢利二字到處無不可行也。閔氏到了房內。將所有頭面盡行包了。繫在腰中。將上好的衣服包了一大包。背了出來。刑

聽看見。對嬴陽道。你領了去罷。嬴陽閔氏同那孩子都叩了頭。嬴陽拿着那包袱。歡歡喜喜出了門來。叫了兩乘轎子。閔氏坐了一乘。那孩子坐了一乘。將包袱塞入轎櫃下。一直來家。到了家中。下轎讓入。那陰氏迎進。嬴陽叫鋪子裡打發了轎錢。他到了裡邊。將一張椅子放在上面讓閔氏坐。向閔氏道。奶奶你不認得我了麼。兩眼掉淚。道。若非奶奶救我。安得尚有今日。奶奶請坐了。我好拜謝。撲的跪倒。閔氏也忙跪下。道。我當日救你。你今日救我。我也該謝的。嬴陽再三的讓他。他決不肯起來。嬴陽叫陰氏攙扶。他也不肯。讓了許久。閔氏道。方纔在官衙中既說是姐弟。你若不棄。我們認作姐弟罷。嬴陽大喜。問了年紀。他比嬴陽大三歲。四十一歲了。讓閔氏受了兩禮。陰氏也拜見了。那孩子拜了舅舅舅母。嬴陽將他那鞋取出繳還。閔氏收了。擺上酒來飲着。閔氏問道歷年境況。今日如何告理報仇。嬴陽把他家事略敘。把告狀的話細訴了

一遍。又問閔氏的父母住處。閔氏說了。嬴陽去尋了他父母來相會了。相隔了二十餘年始得重逢。痛哭了一場。閔氏對父母說嬴陽救他的事。老夫妻深感不盡。向嬴陽夫妻再三道謝了。接了他母女二人家去。

再說那刑廳招告。那告聶變豹的狀子有數百張。有白占人家的婦女田產。皆給原主領去。（好。）餘者候按臺發落。又清查了他的家私。造了册子。諸事完畢。起身回蘇報院。嬴陽也隨了去叩謝。鐵按院將聶變豹並首惡家奴並皆處死。其餘男婦隨輕重發落。合縣之人無論受害與不受害者。無不歡欣鼓舞。感恩戴德。又差役⑩去拿高世動。回稱烈女死之次日。即嘔血而死。按臺深以爲異。大書廩(凜)然千古四個大字。勒名於烈女之門。把聶變豹的銀子給一百兩與烈女之父高鳳。爲烈女建祠。（此一事不可少。若漏去。則只能鉏惡不能旌善矣。）這年正值蘇州一府六縣荒歉。按院委刑廳將聶變豹現存的銀兩。並將家產變賣。賑濟窮民。受恩之民家家尸祝。嬴

陽辭了回來。同陰氏商議。請了金鑛來家。陰氏向他說閔氏與他同歲。（此處方出金鑛年紀。）相貌端莊。生性賢淑。勸他續絃。他見情人說合。必然不錯。就煩嬴陽做媒。閔氏聽說與公子做正妻。又是富家。況係恩弟做媒。焉有不肯之理。金家下禮迎娶。都不消細說。閔氏到了金家。他當日雖係聶變豹寵妾。因胸中有父翁之仇。不過勉強從順。今嫁了金鑛。不但年齒相當。且內才甚妙。恩情甚篤。金鑛見閔氏之姿不下陰氏。覺潘(端)莊過之。又見他相夫以禮。待妾以和。處家之道無不盡善盡美。十分相敬相愛。那嬴陽同這姐姐彼此有相救之恩。金鑛同這小舅姆又有相知之素。惟這門親戚更覺得親厚。不必煩敍。嬴陽這麼個且而兼龜的人。有這一點報恩的好處。不但成了個好人家。後來竟還做了官。焉知非冥冥之中報之耶。足見人生何不學好。這是後話。再說那鄔合的家事。古語有兩句說得好。道是。

好事不出門。　惡事傳千里。

嬴氏被和尙拐去拿到衙門的這一段新聞。不幾日。合城皆知。那龍飀也聞得了這話。心中暗想道。這婦人和我好了三四年。生生被他爹娘拆散了。心裡久要想看看他去。替他敍敍舊。恐他夫妻和美。不肯認賬。反弄出是非來。他今旣肯跟人逃走。定然是不喜他的丈夫。聽得說他丈夫成日不在家。我何不趨了去見見他。若有舊情勾搭上了。強似把自己的後竅只管與別人弄。我也弄弄他的前孔何妨。想定了主意。（主意）（雖不錯。孰不知大謬不然。）打扮起來。他雖二十多歲。還做賣圈兒肉大臟頭的生意。他年紀大了。比當日更覺在行。會奉承湊趣。所以倒興旺起來。他當日跟着游混公混了兩年。游混公見他長成了一個大漢。嘴上鬍子察(渣)兒也有了。屁股溝子裡的毛也老長的。就把他撇開了。有他兒子游夏流相厚的一個初出世時興的小兎子。叫做楊爲英。（隨手就帶出楊爲英游夏流。何等的省筆。）他也

揷上一脚。父子兩個合包着這個小。這龍小官見游混公另敍上了少年。冷淡了他。他賭氣把嘴上的鬍子撏得乾乾淨淨。屁股溝子裡的毛也拔得光光撻撻。也另相與了個孤老。叫做充好古。原也是好人家的兒孫。自幼酷好小官。他的妻子郗氏。（在龍家小子事中帶出充好古郗氏。甚妙。後來再說也夫婦的事。便不是旁室（空）捏出的姓名。）生得也甚有姿色。他總棄而不顧。在這一件事上。把個小小家業花得精光。如今手頭短促。不能相（與）那時興的兔子了。恰遇了龍飂這一位老小官。他是新出陽關無故人的時候。賤價就售。雖無銀錢。或有酒食。他也就樂從。充好古見他的這種貨物雖不工巧。却甚價廉。不但他攢（慣）拾爛棗。而且想道。俗語說。會嫖的嫖婆兒。會騎的騎騾兒。取他個在行受用之意。他這老小官定與初出世的兔羔子不同。自相與了他。果然枕蓆之間歷練無比。充好古的三魂七魄都落在他身上。把家中無所不賣。替他製了幾件紬絹衣服。龍飂辭了他回來。把他掙的這

幾件時樣蜘蛛絲織的衣服此時穿起。你道何爲蜘蛛絲。因他是屁眼中抽出來的。故有此美名。近來穿蜘蛛絲的人甚多。這小子搖搖着一路問到鄔家來。見門關着。只說鄔合不在家。就去敲門。誰知鄔合正在家中。聽見了。開門問道。是誰。却不認得。便道。是那裡來的。那小子見了鄔合。吃了一個定心拳。虧他會隨機應變。答道。我姓龍。原是嬴老爹的緊鄰。他有信來。我來對他姑娘說。鄔合才要讓他進去。聽後面有人叫道。鄔大哥且站着。我有話和你說。鄔合站住了看時。是他一個相熟的朋友到跟前。讓他同入。那人見龍飂在那裡。便道。我不進去了。有句話同你商議。鄔合道。你請站一站。我送這位朋友進去就來。同龍小官進來。叫婦人你出來。你家老爹煩人送信來了。說完。他便轉身同那人說話去了。這嬴氏忽聽見爹娘有信來。滿心歡喜。忙走出來。見是龍家的小子。舊恨在心。忽然變下臉來。因他是寄信來的。不好發作。含怒問道。我爹的信呢。那

小子這兩三年沒見他。見他的身子發胖了許多。越發白淨標致。魂都沒了。也不看他的臉色勢頭。恃着宿好。笑嘻嘻的道。沒有甚麼信。婦人道。沒有信。你來做甚麼。那小子笑道。我當日同你甚麼樣的恩情。忽然分開了。我日夜想你。這幾年我要來看你。不得個空兒。每日心裡惦着。近來又知你爲了官事。甚是放心不下。故此特來看看。那婦人聽了。又羞又惱。變了臉。道。各家門各家戶。你非親非故。到我家來放屁辣騷的是甚麼。那小子一團的高興。被他這一掃。也放下臉來。道。你這沒良心的淫婦。從小兒是我破的身。肏了三四年。孩子都養過了。我是你的原夫。你老子嫌我窮。把你另嫁了人。我聽見你跟和尚逃走。捱了拶打。我好意來看你。你不認我。這個樣兒待承我。我到衙門中告你一狀。說你背夫改嫁。拿了你爹娘來。大家弄到了官。我不圖打魚。只圖渾水。那會你求我就遲了。我還未必肯饒你呢。(話未嘗不妙。眞使嬴氏無可答者。)這婦人聽了。羞氣得

了不得。果然怕弄出事來。又出乖露醜。眉頭一皺。心生一計。走進房中。招他道。你進來。那小子見叫他進房。必有好處。忙跨入來。婦人低聲道。我同你的情還有甚麼說的。我丈夫在門口。你說話不防頭腦。我怕他聽見。故拿搡話回你。是瞞他的。你怎就惱了。今日他在家。不中用了。你明日還是這個時候來。我和你說話。（寫嬴氏機變之巧。活跳一個伶俐的婦人。）那小子聽見這話。眉開眼笑。抱着親了個嘴。伸手就要掏褲子。婦人道。看我男人進來看見。那小子道。不妨。我望外望着呢。婦人攔他不住。被他扯開褲子摸着了陰戶。用指頭挖挖。笑道。當日和你弄時。只一條縫兒。如今竟像個大漿口了。婦人笑着推他的手。道。你快去罷。後來有日子頑呢。那小子討了個實話。也就往外走。鄔合還同那人在門口說話。他出來拱了拱手去了。少刻。那人也告別去了。鄔合進來問道。你爹的信呢。婦人道。那裡有甚麼信呢。鄔合道。沒有信。他來做甚麼。那婦人紅着臉。掉了兩點淚。道。

我當日小時在家做了件醜事。要告訴你。恐怕你惱。鄔合道。你在我家做出這番事來。我還不惱。何況你在家裡做的事。那是隔(個)過去的賬。我惱的是甚麼。好大肚皮。你只管說。那婦人把他當日先要去看小子的陽物。並後來養孩子的話不說。剪頭去尾。只說。我當日年小在家。這個人姓龍。是我家雇了使用的。三番五次哄我奸了。後來爹娘看得有些破綻。把他攆了。我才嫁到你家來。他氣不憤。在大街小巷敗壞我。我爹娘住不住。方搬回家鄉去了。我恨到如今。不好對你說得。今日瞞不得了。實情向你說了。你恕過我罷。鄔合方悟道丈人丈母去的緣故。問道。他無故今日來做甚麼。婦人道。他今日又想來奸騙我。我變了臉罵他。他要往衙門去告的話也說了個盡情。又道。我哄他明日來。我同你商議。等他來時。你躲在後院裡。他要奸我的時候。我叫喊起來。你拿住他。或打個臭死。或送他到官。纔出得我這口惡氣。鄔合搖頭道。使不得。這

一鬧起來。私休不得。一到了當官。你少不得也要出去。他當堂說出舊話。又添一個醜名。婦人道。據你這樣說。明日他來。拿甚麼話回他呢。鄔合見嬴氏這一篇言詞。也知他有了幾分的烈性。還要試他一試。便道。你既和他有舊情。他來也沒有甚麼歹意。不過想同你敍敍舊情。你和他弄弄。了了他的心願。好好打發他去。也就罷了。何苦又多事。惹是招非的。你要瞞着我做。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既對我說了。我已知道你的心。你只管同他弄。我不惱的。我明日出去讓他。那嬴氏的臉通紅。發急道。哥哥。你把我眞看得豬狗不如了。我做了不肖的事。你還這樣恩情待我。如今就殺了我。我也不肯依從了。鄔合聽說。知婦人是實心改過從善。心中暗喜。又道。你果然恨他麼。恐怕到底有絲毫的情分。婦人道。他奸了我幾年。還負心揚我的醜呢。弄得我父南女北。我恨他深入骨髓。還有甚麼情意。鄔合道。我想在這裡了。倒有一條好計。纔除得這個

禍根。不然。你終久被他纏繞不妙。只怕你下不得毒心。嬴氏道。若有妙法敢自好。就是殺了他叫我去償命。我也情願。有甚麼毒心下不得。鄔合見他是眞心。遂向他道。也不用殺他。也不用與他償命。只如此如此。兩個如此。送了一個小官。這般這般。可不出了你的氣。把這禍根就拔掉了。你說可行得麼。嬴氏歡喜得了不得。說道。好好。明日就是這樣行。一宿晚景休提。

次日起來。早飯後鄔合要出門。婦人叮囑道。外邊憑着有甚麼要緊的事。今日千萬可要回來。鄔合道。我知道。不用你囑咐。去了。午間。婦人把大門閂拔了虛掩着。坐在房中等他。這小子活該倒運。走將來了。這正是。

豬羊走入屠家。　一步步來尋死路。

這小子死到臨頭尚不自知。喜喜歡歡走來赴約。到了門口。見門是虛掩着呢。推開走了進來。婦人也笑臉相迎。這才眞是笑裡藏刀。他一把抱住。就要求

歡。那婦人道。使不得。我家的今日還在家。纔出去買東西去了。就回來的。你不見我開着門等他呢。撞來看見怎麼了。那小子急了。道。這怎麼樣處。你哄了我來。叫我空空的回去。婦人道。我怎麼肯哄你。今日早間有人來約他今夜吃戲酒。有一夜不得回家。你到日落掌燈後來。我等着你。你輕輕的敲門。不要叫別人聽見（心深而且毒。）我接你進來。你在我這裡過了夜。明日五鼓再回去。神不知鬼不覺。你道可好麼。那小子當婦人是眞心。他歡喜非常。摟着道。親親。久不見你那寶貝了。我急得很了。將就且見見意兒罷。那婦人道。不好。你留此精神。夜裡憑你弄罷。這會子怕他回來遇見。問你來做甚麼。你怎樣答應他。你快些回去。那小子捨不得。定還要扯開了褲子摸了摸。親了個嘴。他也怕鄔合來撞見。無言回答。只得忙忙去了。日色啣山時分。鄔合來家。手裡拿着幾個紙包兒。又拎着些銀錁白錢。（說猜要做甚事。）敲門進來。問道。他來了不曾。婦人笑道。來了。

就把先的話向他說了。兩個人笑着。將包兒打開。一包是鬅花。一包煙子。一包瀝青。又把前次婦人擦指頭剩的銀硃（好記性。）也取出來。拿幾個碗裝了。都用香油調好。尋出幾枝舊筆來洗淨。都放在那邊客座桌子抽屜內。又尋出一根曬衣裳的細長繩子來。也放在客座屋裡。找了個棒槌放在手邊。安排停當。專等他來行事。看看天晚。夫妻飽餐了夜飯。點上燈來。約將起更時候。聽得外邊輕輕敲門。知是他來了。鄔合拿着棒槌躲在廚房裡去。那婦人出去開門。放那小子進來。忙把門插上。走進房來。那色鬼把婦人抱在床上。不暇言就替他褪褲子。（眞可有趣。）婦人總不推辭。他自己脫得精光。也沒工夫上床。就站在床前。扛起婦人的兩條腿來。將屁股拉出床沿外。燈光下照得甚明。對着一攮到根。一個其大無外。一個其小無內。那小子如渴龍見水。命也不顧。下死力一陣亂抽。不多幾下就完了事了。正在廝歡的時候。被婦人伸手將他的脖子

摟過來。把舌頭遞在他的口內。這小子快活得了不得。咂了幾下。那婦人也叫他伸過來。（不意嬴氏竟善兵法。這叫做將欲取之必姑與之。）那小子忙把舌頭伸出。恨不得連舌根都吐出來送入他口中。被婦人緊緊含住。猛的下力一口。趷噔⑪一聲。齊齊咬下。（也可爲揚他的醜聲之報。）那小子疼得喊叫不出。一跤跌在地下。婦人忙把斷舌頭吐出。叫道。有賊了。快些來。（果是個偷花賊。）只聽得房門外喝道。賊在那裡。拿住。不要放他走了。那小子正疼得發昏。耳中忽聽得這話。曉得是被他暗算。也顧不得衣服了。爬起來。精光着就往外跑。那鄔合嘴裡吆喝。却不進來。他有心算計無心。在房門外等着。說時遲那時快。他纔一隻脚跨出房門檻。屋內有燈。外面黑。看不眞切。被鄔合下死力對準踝子骨一下打得哼的一聲。一交跌倒。鄔合上前按住。坐在脊背上。（鄔合會降龍。）那婦人也忙穿上褲子。拿出燈來。（細。此等句極易於漏者。）取過繩子來。同鄔合將他緊緊的背綁起來。那小子舌頭沒了。疼得一聲也無。腿又打傷。又跌

得昏頭暈腦。動也不能一動。況這小官只會屁眼中捱那挺硬的屌子。棒槌打踝子骨上。從不曾嘗過這橫量的木棒槌。他掙挫不得。任他夫妻二人舞弄。鄔合把他綁得定定的。然後起來把他的頭髮打開。婦人已將日間預備的寶貨都搬了出來。鄔合用瀝青將頭髮替他刷得直竪竪的。然後將油調的紅黑藍三樣顏色。從頭至脚。二人用筆一陣混塗亂抹。彩畫了個花花綠綠。（畫工畫龍原是五彩的。）將銀錁紙錢替他渾身掛上。婦人向那小子道。你奸了我幾年。我那些兒虧了你。你還四處花敗⑫我。你今日又想來奸我。我且出出氣着。拾起棒槌來。拿那一頭細些的把兒。對準他的糞門。儘力往裡一揷。竟進去了有四五寸。疼得那小子把屁股只是扭。又拿了一根細繩。將棒槌紮緊。繫在他腰間。一頭在糞門內。一頭托在外邊。又找出幾根舊頭繩來。拿了些爛紙拴在棒槌上。像個大尾巴。（這棒槌可名曰華韻。何以言之。曰龍尾。）纔提將起來。開門放他。那小子得了命。一瘸一

跛的纔要走。他夫妻二人各拿了一把錐子。照屁股肉厚處戳了兩下。此股向日也曾有人愛惜過。今日何不幸一至於此。那小子疼得又叫不出來。屁眼內又是棒槌塞着難走。戳得沒奈何。只得瘸着腿一拐一拐的沒命往外跑。鄔合還恐他躲在僻靜處。故意的大吆小喝。後面攆着。那小子怕錐子利害。直往前奔。鄔合一直送他出了大街。見去遠了。方才回家關門。夫妻笑了一場。上床而臥。他這條巷內竟無一人得知。再說那龍颺跑到街上。已有二更天氣。人都盡了。靜悄悄的。雖有微月。昏頭昏腦。連路都認不清白。拐呀拐的亂跑。遠遠看見一簇人拿着燈籠。知是巡夜的官來了。轉身往回裡就跑。那官同衆人已經看見。說道。那是個甚麼東西。快快的趕上。衆人一轟趕來。那小子被趕急了。腿瘸着也跑不動。倒站住了腳。有個要人救他的意思。却說不出話來。衆人離得不遠。見他不動。反吃了一驚。仔細定睛一看。從不曾見過這麼個怪物。衆人心裡都有些發毛。膽小

的退在人背後躲着看。有幾個膽子大的。高聲喝問。又不見他答應。那小子分明是說甚麼。因舌頭全沒。說不明白。只聽嘴中嗚嚕嗚嚕的叫。那官兒仗着膽子。說道。要是人必定會說話。他只會叫。不是鬼定是妖怪。我們人多。陽氣盛。逼住了他脫不得形。你們快動手打。不要被他走了。那小子也聽見了。着了急。越發奔了人來。要人看看的意思。嘴裡更叫得凶。衆人見他撲了來。心中大慌。想是本官說的有理。到底是讀書的人不同。又恐他先下手傷了人。仗着膽。一齊上前。一頓亂棍。打得腦漿直流。渾身骨折。方敢近前。將燈籠照着細看。方知不是鬼怪。倒是個人。吃了一驚。道。這官兒因太通格物。格錯了。默無一言。次日報了察院。差人驗看。唇外血污。口中無舌。肛門內有棒槌一根。備圖了一個形狀呈上官府。就知是這人定是因奸被人暗算。究無謀主。又無屍親。吩咐地方掩埋。這小子奸了人家閨女。這原是女子先去就他。還情有可

恕。世上有幾個魯男子柳下惠。但只後來揚他的醜名。無情負義。他已有了丈夫。今日又想來奸他。其情原自可惡。一死也不爲屈。但這鄔合夫妻也算下得毒手。這個小子的父母見兒子數日不歸。四處尋覓了幾日。杳無踪影。只疑他跟了好龍陽的大花子去了。再也想不到他這一着。這小子也只算個無主的孤魂罷了。再說那鄔合次日到街上。紛紛聽得人說昨夜有一樁奇事。一個人不知作了甚麼壞事。被誰人弄得如此如此形狀。先鄔合的如此如此是起。這兩個如此如此是結。下此毒手。送了一條性命。聽了。回家告訴嬴氏。除了你的病根了。夫妻笑了一場。有一首詞兒說這獄卒凶淫並龍颺的愚呆。道。

惡毒從無過禁卒。逞凶那懼遭刑朴。嘆嬴氏雖淫。坑他機穽。幾乎就木。堪笑龍颺愚滿腹。想當年風流再續。似投火飛蛾。猶欣欣的。反被情仇戮。

右調雨中花

此後這嬴氏同鄔合過得好不和美。鄔合也疼愛他至極。一日。鄔合因有事到城外。忽然聽得一個墳圈內有小孩子啼哭。忙走去一看。却是個一歲來的男孩子。一臉的痘瘡。原來這孩子出的是火症痘兒死了。他父母怕狗吃他。撂在人家墳圈內。這一夜得了露氣。又沾了土氣。復又活了。故此啼哭。鄔合滿心歡喜。抱了回來。叫嬴氏好生養着。過了幾日。痘兒好了。好個白淨的孩子。他夫妻二人知道自己不能生育的了。待這孩子比親生的兒還疼。雖才一歲。也會吃了。買那各樣的糕點餵他。漸漸長大。起了個名字。叫作鄔繼祖。這孩子只知他夫妻二人是他的爹娘。並不知別有父母。連鄔合還不知他是甚麼人家的。何況於那小孩子。後來撫養成人。承繼了他的宗祀。這婦人幼雖淫蕩。到後來改過自新。竟做了一個賢妻慈母。壽考善終。那鄔合眞是。

乾妻反勝實妻。無子公然有子。

也受用了下半世。此係後話。不題。再說鄔合那一日領了宦蕚之命邀賈童相會。回家歇宿。這話還在嬴氏被和尚拐去未曾拿獲之時。因一枝筆寫不得兩處的事。此時方又續出。他次日大清晨起身要往他兩家去。剛出門。遇見縣裡差來的捕快替他拿人。他送了個封兒。又同衆鄰居問了王酒鬼。衆役去後。他方得脫身前分得清楚。接得明白。去。正然走着。到了一個人家的大門口。看那個門第。若非仕宦門楣。定是富翁的華宅。只見有十來多歲的一個標致後生。身穿得十分的華麗。打着一個小廝。也只有十來歲。打得哭喊連天。滿地下亂滾。足足打了有百數。怒猶未息。氣狠狠罵着。走了進去。鄔合嘆道。一個下人就有過犯。將就打幾下罷了。何苦打到這個地位。做主人的恩寬些也好。傍邊一個老兒笑道。兄當是主子打奴才麼。這是奴才打主子。眞是天翻地覆。有寃沒處訴

的賬。鄔合驚問道。請教老爹。這話是怎麼說。我不明白。那老兒笑道。牆有風。壁有耳。這話對兄說不得。兄也不必問。他說着。就走了開去。鄔合聽了。心中胡胡塗塗。猜測不出。也就去了。你道這老兒說的是甚麼緣故。原來這個體面的後生。姓牛名耕。字希冉。希軟的耕牛濟得甚事。不過殺才而已。他父親叫作牛質。這牛質有個堂兄。現做顯官。名爲牛解。弟爲牛之軀質。而兄爲牛心。牛在一戾。可謂牛兄牛弟。這牛質家中有數萬之富。諺云。鄉下人不識麒麟。是個有錢的牛。大的(約)此語因他而起。他自幼酷好的是一個色字。牛也好色。出奇。除妻子苟氏之外。古謂龍交牛生麒麟。他牛與狗交。不知生個甚麼異獸。妾婢約有數十。他的房子最大而且富麗。好個牛圈。臥房之後還有一處小園。閱此偶記起一笑談。一人死去。閻君命其托生。彼云。若依得我的願方去。閻君問。你願去何。彼云。我要萬頃良田一湖水。小小花園在屋裡。一妻二妾和氣美。父做高官子甲科。年終百歲而已矣。閻君道。世間若有此等人。你作閻王我做你。牛質臥房之後有小園。兄(又)有美妻妾。又兄是做高官。竟將同此願矣。內中有亭有塘。有樓有閣。曲曲折折。甚有幽致。各處供(俱)鋪設床榻。隨處興到。便同妻婢們高興一番。各處俱設床榻。本爲自己縱淫之地。孰不知亦爲令政幸奴之所。自作之。妻法之。又何足怪矣。他這園中果然收拾得好。但見那。

瀟灑旁軒。高明户牖。畫貼春宮滿壁。書堆淫艷連床。庭前院內。碧桃相間海棠紅。廊下堦前。芍藥並參枚（玫）瑰柴（紫）

夏月荷花映日。秋來桂蕊飄香。遶屋梅花三十樹。垣牆翠竹

幾千竿。欄杆○字斜連。窗槅衢花掩映。樓開（閣）俱鋪床榻。

一篇贊語。只爲這一個閣字。爲荀氏幸胡旦之地。庭軒盡設枕衾。淫情一動。不拘何處便行。

騷輿但濃。那管妾鬟混幹。

園後還有個小便門通着外邊。時常叫家人們打掃出那些汚穢之物。

小便門是作後來胡旦的入路。欲瞞觀者眼目。假說出汚穢之所。巧甚。就不從內室中走。這牛質雖有許多妻妾。總無

兒女。他這個好淫。不但這些妾婢是他分中應樂之物。至於家中僕婦。

不論精粗美惡。他總放不過一個。都要賞鑒賞鑒他們的光毛肥瘦。又

好南風。龍陽戲子也養着許多。眞是一個色精。然而以實論之。是登徒

子的傳流。只算得好淫。却算不得好色。他這妻子荀氏。坐（生）得風騷

俊美。老(是)個綿裡針笑裡刀的婦人。任憑丈夫娶妾納婢。他談笑自如。毫無慍色。心中雖然醋氣薰蒸。面上從不露一絲形跡。俗語。咬人的狗兒不露齒。此婦人謂。他內中又別有一番心事。待這些妾婢們不但和和氣氣。而且都施些小惠。他雖有一片狗心腸。若以那一種潑悍之婦較之。連此苟婦不若矣。牛質誇他賢德。畏敬他是不消說了。這些婢妾也沒一個不感他的恩私。牛質心愛的一個戲旦。叫個胡可慥。天下的戲旦皆可用這個名字。是蘇州人。也是蘇州人。蘇州人的祖父多係水葬。生的子孫多與人走旱路。這風水另(令)人不解。生得嬌媚如婦人一般。有十七八歲。他不在戲班中算的。只自己家宴。偶然叫他唱幾句。養在內書房中。竟作個婦人粧束。金簪珠墜。儼然一個女子。此輩即不女粧。枕席之間何嘗不儼然一女子。苟氏時常見他唱戲。恨不得摟到懷中。一口水吞他下肚。他之孽具送入肚去還有妙處。吞他下肚何益。雖然愛到十分。礙着人多眼衆。無可奈何。只好眼飽肚飢而已。苟氏有一個丫頭叫做紅梅。有二十歲了。生得紅白痲子。着實俏浪。那牛質自然是饒不過他的。但這丫頭年長而騷。主人公的內寵多。雨露之恩不

能常波及到他。時常牛質叫他往書房中取東西。他也看上了胡旦。反拿話兒勾他。他一個做戲子的人。這風月調情是他的拿手。況恃着主人公的疼愛。未免膽大。也就想同他做個串字。兩下裡都有心久了。但因未得其便。這一日早晨。牛質叫紅梅到書房中去取健陽固本丹。紅梅到了書房。見胡旦上身脫剝在那裡洗臉抹身。露出一身白肉。下穿一條大紅縐紗單褲。白紬褲腰畫着許多人物。紅梅心愛得了不得。笑嘻嘻的道。小廝家也穿條大紅褲子。你那褲腰上畫的是甚麼。那胡旦正想要調戲他。便把褲腰扯開。拎着那個道。你看看這樣的好故事。紅梅一看。原來畫的都是春宮。他笑得了不得。說道。不害羞的。一個褲腰上畫這東西做甚麼。胡旦笑着。故意把手一鬆。褲子掉了下去。一個屌子直豎豎。硬而且大。紅梅笑着打他一下。道。好大膽子。我在這裡。怎把你老子的頭露了出來。胡旦就這意兒對面一下抱住。那挺硬的陽物

向他亂聳。笑道。你既不待見他。拿你的皮套子把他裝起來罷。紅梅笑着亂捽。道。你看我可告訴老爺。胡旦道。你不要假做撇清了。我兩個今日完了這心願罷。紅梅被他調戲得心花撩亂。做作不得了。說道。這會兒來不得。老爺等着要藥呢。過會兒你等着我。我有空就偷着出來。胡旦摟他親了個嘴。定叫他吐過舌頭來咂了咂。才放了手。取了藥付他拿去。到了午後。紅梅果然偷空溜了出來。他二人成了好事。如此者多次。久而久之。人也就有些知覺。傳到苟氏耳中。苟氏正想個人通線。聽了這話。不但不怒。而反暗喜。一日。帶了這丫頭到了後園一個小閣上坐下。他做了一個笑容。問那丫頭道。我聽得人說你同胡旦私偷。可是眞的。你實說。不要瞞我。那丫頭見針着了他的實病。臉色緋紅。毛骨悚然。不敢答應。把頭低着。苟氏笑着道。這呆丫頭。這件事是人的常情。怕的是甚麼。你實說了。我倒不惱。我要是怪你。肯在這沒人處問你麼。你

只管放心的說。那丫頭見主母這樣的開恩。感刻(激)入骨。況且每常主母待人性極寬厚。從不施打罵於奴輩。就說了。諒也不妨。遂跪下道。奶奶天恩。我怎敢欺瞞。事是眞有的。荀氏笑道。你起來。我有話問你。那丫頭叩了個頭。站起。荀氏道。你也同他偷過有多少回數。丫頭道。像有十來次了罷。荀氏笑着道。他年紀小呢。也會弄麼。他的東西也有多大。紅梅含羞笑着。不好答應。荀氏道。你還是才見男人的女孩子麼。怕甚麼羞。你說給我聽。那丫頭紅着臉含着笑。道。他年紀雖小。那個東西比老爺的還粗大些。會弄多着呢。（此段雖與裘氏問春花相彷彿。却無一字雷同。說話行事俱個自別。）荀氏聽了這話。渾身麻了一下。心窩裡亂癢。（腹內之心乎。胯下之花心乎。）不由得臉上發起燒來。笑嘻嘻的說道。當眞的。我信不過。（眞不眞。何預奶奶事。可笑。）丫頭道。奶奶這樣大恩。我敢說謊麼。荀氏附着他的耳朵。道。我同你商議。我今晚借個因頭到這裡來睡。你到書房裡去約下他。晚上叫他在後門口等着。你開門接他進來。我同

他試試。看你的話可眞。凡事何消叫奶奶如此費心。你要做的穩秀。（妥）我不但重重的擡舉你。我後來看巧就把你配了他。那丫頭聽見這話。笑容滿面。忙跪下叩頭。道。謝奶奶的恩典。我此時就去對他說。連忙的推了個事故。出去約了胡旦。俟晚行事。可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。苟氏也滿心歡喜。回到房中。打點夜赴佳期。且說天地間造化弄人。看官拭目看着。眞正奇絕。他要總成人做個好人。定有好些湊巧的奇遇。要總成人做個壞人。也使他有個湊巧的機緣。古今來事也多端。不能盡述。即如這個苟氏。忽然一點淫心按納不住。叫丫頭去約了這胡旦。若是不能湊巧。他脫身不得。過了後。或者一回想。自己是主母。那到底是家奴。如何竟鶼鶼比翼。燕燕于飛。做起這樣反常的事來。愧心一萌。翻然自愧悔。豈不使他做了一個良婦。不想剛剛有個空兒。成全了他這淫行。豈非造化弄人。然而又有說者。那勸善錄上有十個大字道得好。他說是。

我不淫人妻。　誰肯淫我婦。

那太上感應篇上也有兩句說得好。

善惡之報。　如影隨形。

眞是絲毫不爽。如這牛質貪淫好色。蓄了許多婢妾。雖然也是大過。這還罷了。至於家中的僕婦。雖然都是主人銀錢買來。但他各有丈夫。豈無臉面。豈無恩愛。以主人之勢壓而淫之。內中雖有無恥之流。以賤人之陰得沾尊貴之卵。欣欣以爲榮樂者。然而內中已傷了一點陰隲。或有身居下賤。雖有貞操之心。而爲勢之所凌。不敢不從。你說他這一腔的怨憤可還了得。舉頭三尺有神靈。冥冥之中自然有個乘除加減。折算到他的妻女身上。古語有兩句更道得好。他說是。

淫人妻女。　妻女人淫。

雖然是八個字。却只四個字。上面的四字。何等之樂。下面只轉換一轉

換。何等之苦。仔細一想。這個淫字就可化爲烏有了。這一段才是作書者之本意。那許多淫穢的事。千言萬語不過是這幾句的引頭。看者須知作者之心。閒話少敍。又瞞人。明是要緊的話。反說閒言少敍。且說苟氏得了個甚麼空兒。你道是何緣故。這日晚間。牛質家宴。他夫妻二人上坐。衆妾團團圍繞坐着。歡飲說笑。或彈絲或品竹。或歌或唱。好不熱鬧。這些婦人一個個逞能獻媚。容悅丈夫。那牛質有了幾分醉意。這些妾婢如花團錦簇。他見了這些光景。那裡還把持得住。把這個摟過來親個嘴。那個拉過來咬咬腕。或拿出這個的酥乳來捏捏。或伸手到那個褲襠中去摸摸。這些妾婢見大奶奶在上面。雖知他不吃醋。到底畏畏縮縮。跼跼踖踖的。苟氏見了這個機括。心中暗喜。便立起身來。說道。我在這裡。你們未免拘來。(東)我的酒也夠了。我到後邊小閣上去睡。讓你們暢快頑耍罷。只叫紅梅同我作伴去。別的丫頭都在這裡伺候。牛質大喜。吩咐點燈。衆人恐怕他是心懷醋念。還再三勸留。他決定不肯。牛質道。奶奶是極賢

慧的。倒讓他隨意罷。衆妾要送。他也止住了。只同紅梅點上燈籠而去。這牛質以爲苟氏去了。省得衆妾婢礙眼。且痛樂一番。那裡知道他賢妻也去別尋樂境。〔他同這些婦女取樂。不過是個蠢牛。那苟氏只同胡旦一個取樂。牛便化而爲龜矣。〕苟氏的一隻小脚只剛三寸。每常自臥房中到堂屋內。不過數尺之地。必須要扶着個丫頭。一步挪不得幾寸。略跨遠些就像要跌倒的一般。〔寫盡浪婦嬌態。世上貴（眞）有此類。〕此時園中係鵝卵石鑲的路。七高八低。雖有燈籠照着。到底有些黑影。只聽得他兩個高底板兒跎噔跎噔的響。走得飛快。紅梅穿着平底鞋。反落在後邊。趕不上他。由不得心中暗暗失笑。到了閣上。紅梅忙點上大燭。爐中爇上香。繡帳高懸。錦衾鋪設停當。〔這等華麗鋪設。却與狗睡。殊覺可惜。〕苟氏心忙意急。催他快去接胡旦進來。紅梅也不拿燈。黑影中悄悄的去了。這苟氏雖然淫興發作。但自己是主母。且年紀尚未三十。未免有些含愧。心中暗想。若對了面。到底不好意思。兼之又無寒溫可敘。不如先脫了衣裳睡下。等他弄

過之後就罷了。奇想。先脫了衣裳便好意思乎。脫衣睡下。不多時。只見紅梅來說道。他來了。荀氏道。叫他上床來罷。那胡旦忙脫光了上床。也無可說者。鑽進被中。見他已是精光。就上肚子弄將起來。胡旦先見紅梅約他時。聽得主母有這樣大恩。拿臍下的這件美物賞他。無可報恩之處。就把主人公放在書房中的春藥酒吃了許多在肚裡。安心來奉承奶奶。那荀氏也有些醺醺醉意。酒興正濃。色興大熾。見他弄了進去。十分高興。覺得比牛質的果粗大些。幹法也甚得竅。這是自然。蠢牛如何及得媚狐。而且工夫更久。藥酒之力也。牛質泡的酒。不想反作成了胡旦。欣喜非常。一連丟了兩度。叫他暫歇。荀氏見他年甚青春。身材小巧。心愛不過。就馱在他腹上。只聞得狼與狽彼此相依。這狗腹上馱着個狐。倒是新聞。摟着親了他一個嘴。舌吐丁香。彼此含咂了一會。荀氏心愛他不過。隨口編了個駐雲飛贈他。道。

你二九青春。嬌媚嫣然美婦形。你把紅褲褪。好個風流棍。噫粗大勝良人。堅而且硬。直搗紅心。如入迷魂陣。把你做異寶奇

珍並看成。

胡旦感主母相愛之甚。也就接口編了一個。在苟氏耳畔嬌聲低唱。道。

恩似天高。賞我褲中這美槽。緊暖香乾妙。絕世風流竅。嗏情

愛盛而饒。將何爲報。惟有竭力驅馳。稍盡忠和孝。但願你日久

天長永不囂。

苟氏聽了。愈加歡喜。緊緊的摟了他兩摟。笑說道。你年紀小小的。被窩中的事倒這樣在行。不枉我失身一場。你若如我的心。我就地久天長的同你作樂。後來但是有空。我就叫紅梅來叫你。你要始終心不改變。我久知紅梅同你有私情。我就把他配與你作妻子。那胡旦聽了。感恩無地。他長了十來多歲。只遇過紅梅一個。在書房中做那私偷的事。急忙急促。不過苟且適興而已。今見苟氏千般嫵媚。萬種風騷。吟吟笑語。不覺魂消。且要博主母的歡心。圖賞妻子。又竭力奉承了一陣。苟氏覺

比每常同牛質交合賽過許多。樂到十二分地位。又伸舌頭叫他咂了一會。那胡旦鼻口聞得他脂香滿唇。口中嘗得他甜唾融心。在肚子上又抽抽扯扯的動作。苟氏心疼他年幼。怕他弄傷了。便道。你也丟了兩次了。且下來養息養息着。那胡旦也就依他下來。苟氏拿隻左臂與他枕着。用右手將他渾身撫摩。遍身光膩異常。十分心愛。又用指頭探探他的後庭。笑道。老爺每常同你弄弄這個。你也有趣麼。胡旦也笑了笑。也拿手摸他身上。滑溜如脂。先摸了摸酥胸嫩乳。漸次摸到那又肥又凸的那件妙物。他掀開被。縮身下去一看。只見又紅又紫。小小的一個花心。燈光射着微微的幾根毳毛。興又大動。(動)就側身摟抱。兩個人挺觸了一會。都乏倦了。互相摟抱着睡了一覺。醒來又親嘴咂舌。兩人調笑上興來。又上身弄起。正然兩下綢繆。看看天色漸漸微明。苟氏只得歇住。狗極降狐。狐極畏狗。不意他兩個竟如此親熱。古謂貓鼠同眠。不足異也。叫他起來穿衣。着紅梅悄悄送他出去。

有一個詞兒述他二人這一番幽會。道。

幽房寂寂簾幃靜。擁香衾。歡心稱。金爐麝裊青煙。鳳帳燭搖紅影。無限狂心乘酒興。這歡娛。漸入佳境。猶自怨鄰雞。道今宵不永。

右調晝夜樂

還有一首花心動的詞說苟氏。道。

仙苑春濃小桃開。枝枝已堪攀折。乍雨乍晴。輕寒輕暖。最動芳心時節。狡童嬌秀堪相亡。且偷閒相攜。調舌弄圈套。同衾共枕。鴛鴦帶詰。(結)

此後苟氏但是有空。就叫胡旦進來取樂。一日。苟氏行經之後。正值同胡旦弄了一夜。竟受了胎。到了四五月上。那牛質知道。喜得非常。那知是個野種。不意那紅梅也是月事淨時。牛質偶然同他高興了高興。誤

打誤撞。也竟得了孕。自從胡旦被荀氏占去。他一副精神心力全注在主母身上。並未曾與紅梅沾身。道明明是主人公的嫡種了。不想荀氏已知道這丫頭肚中有了丈夫的根芽。他因自己腹中有了寶貨。明日生下來豈不是個異寶。設或紅梅也結了子來。不免分了些寶氣去。心生一計。這一日。荀氏的生辰。家宴唱戲。飲夠多時。正本完了。荀氏點了一齣必正偷詞。一齣西廂上的書館佳期。叫胡旦唱。胡旦先裝鶯鶯會張生的那種嬌羞。看得好不動人憐愛。後來又裝陳妙常。那番浪態沒一個不動起火來。那牛質歡喜得只是笑。連飲了十數觥。也有幾分醉意了。荀氏留心看他那樣子有些模模糊糊的了。忽然指着胡旦。向他道。這小廝倒唱得好。他伺候你一場。我賞他個老婆。你說可行得麼。牛質不但心愛荀氏。要遵他的言語。且又愛胡旦。聽了這話。笑着道。這是你的恩典了。荀氏道。這樣個好標致小廝。醜丫頭也配他不上。就指着

紅梅道。我這丫頭也還生得端正。好配他做個賀新郎罷。倒是一對好夫妻。牛質並不知紅梅腹中有物。物者犢也。何況且配了胡旦。寄之外府如收之內庫是一樣。何礙於時常取用。便道。你既念奴嬌。賞他個好姐姐。有何不可。點頭應允。苟氏恐怕他的酒醒後有變。說道。今日趁着我的好日子。就在內書(房)裡權做他二人的洞房。改日再撥房子與他。遂吩咐管家婆與他收拾。他是財主人家。何所沒有。衣裳被褥首飾盆鏡之類查些賞他。把個紅梅打扮得花花綠綠。當夜配了下去。即成好事。他夫妻二人。在紅梅是久旱逢甘雨。在胡旦是床中遇故知。一上床就殢雨尤雲起來。感念奶奶不失前信。抽一抽。齊叫一聲奶奶。那紅梅到了樂極的時候。他一連叫了十數聲我那知疼着熱的好奶奶喲。那知是奶奶的一條妙計。過了數月。苟氏生了一子。合家歡喜。牛質是不必說。三朝滿月。那親友都來慶賀。熱鬧非常。那紅梅配了胡旦。只五個

月。也就生了個兒子。他夫妻兩個都知是主人的親種。但怎敢送了上來。少不得認爲己子。牛質算了算。也知是他的骨血。此時若苟氏無子。他也就只得認了。今見苟氏已產了麟兒。況丫頭又配下去將半年。這孩子也有了些雜氣。故此就不要他。那裡知那丫頭生的雖染了些兔子雜氣。還是眞正牛種。這正夫人生的毫無牛氣。純乎兔而且雜。這雜種就是牛耕了。打的這個小廝就是紅梅所生。與他同歲。豈非奴打主子乎。還有一件異處。這牛耕生得嬌嬌媚媚。與胡旦的模樣竟相彷彿。那個小廝粗粗實實。行動言笑與牛質一般。這牛質心中也常想。奶奶所生之子雖類胡旦。但苟氏極美。母美兒子亦美。自然之理。他並不疑有別故。但紅梅之子全像自己。既從小不認。大了如何相認。只得罷了。這小子就服侍牛耕。每每他主僕在一處。這家中的妾婢以及下人。無不暗暗指指搠搠的談笑。他一家皆知。街鄰因而知道。所不知者。就是

牛質與牛耕假爺兒倆人耳。這妾婢們都感荀氏相待之恩。且事關重大。誰肯做冤家說破。這日。你道牛耕爲何毒打這小廝。牛耕向人家尋了一個小哈叭狗兒。每日叫這小廝抱着。此日偶到大門外。不防那狗一下跳在地下亂跑。恰値街上一條大狗趕上。一口咬死了。所以牛耕怒恨打他。且說牛質自荀氏得子之後。他常常得意。念那兩句古語道。

無官一身輕。有子萬事足。

向妾婢們道。這兩句剛剛合着我了。喜樂非常。又過了二三年。有一個私窠子計氏。生得甚美而騷。（大約婦人美者無有不騷。若醜婦雖騷。有誰愛之。）他有一個癖好。凡與男人交合時。單要弄他的後庭。不喜幹他的前面。（這才眞是雌兒不懼。龍陽妒殺耶。）他有一番的講究。道。男子中堅久長大者少。短⑬小不濟者多。果然陽物大。本事好。在前面盤桓。自然有許多的妙境。若遇那短小而不濟者。不但弄在內中全無知覺。且正在興濃之時。他忽然中止。眞使人心中十分難過。

至於後路。男子中大也可。小也可。長久固佳。快亦無礙。那快的。他縱完了。我心中亦不覺怎麼。遇着長久而大者。不但其樂無窮。即前面亦有樂趣。因此十次之中倒有八九次是走後路。他又有許多的妙想。恐有愛潔淨的人嫌此地穢污。設或有糞屑帶出。豈不爲人憎惡。臨弄時。他將紫菜木耳用水泡軟。這兩種是和尚家的菜蔬。不想他拿了款待小和尚。拌上許多的香末。先塡入後庭中。同人弄時。不但一點穢物帶不出。且抽得有許多香氣撲鼻。有一個賞鑒家取遼懿德皇后的十香詞內一首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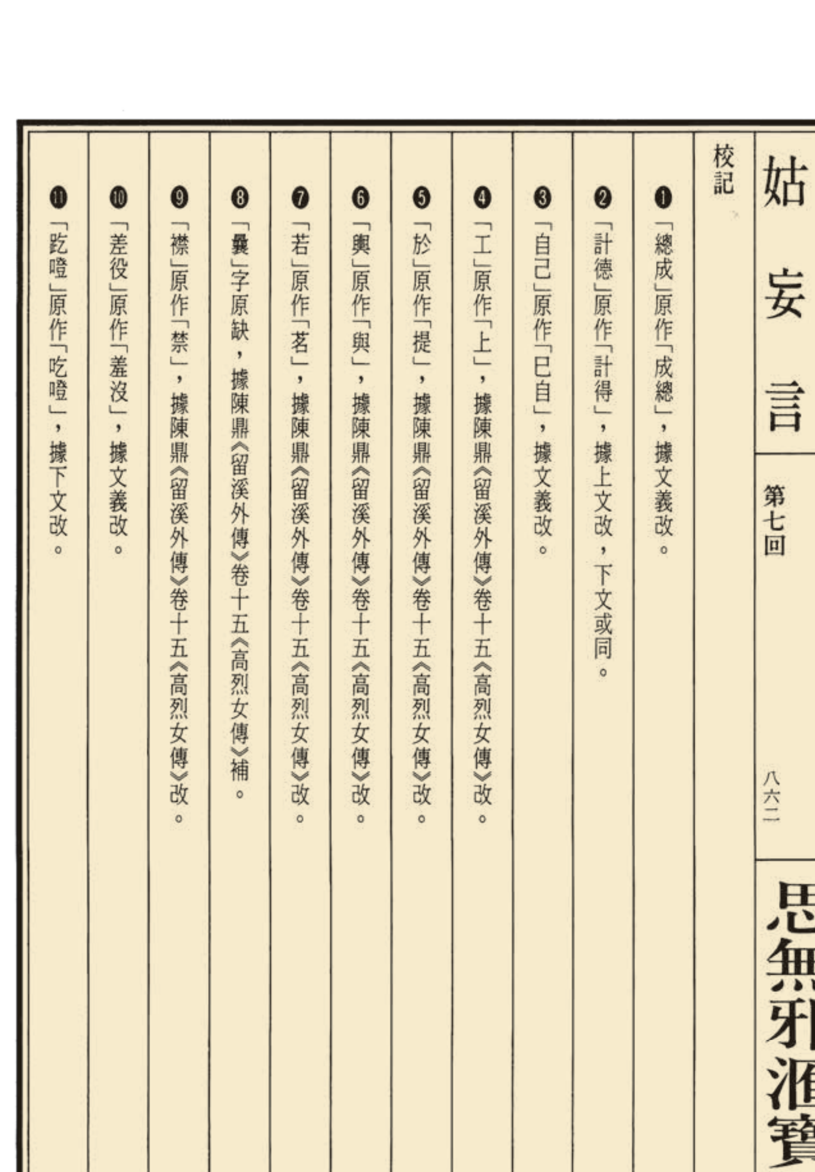
解帶色已戰。觸手心愈忙。

那識羅裙內。消魂別有香。

就把別有香三字做了計氏的雅號。牛質聞得別有香的盛名。去嫖了他幾夜。果然枕蓆之上妙技超群。心愛至極。用了將千金弄了他來作妾。以供後庭之樂。胡且奈何。只交七個月。便生下一個女兒。牛質暗想道。我

自得了他。只在陸路驅馳。從不曾水門來往。何得忽生此女。雖知這娃娃來路有些不明。因沒有多的兒女。也就葫蘆提認了。反向人拿話掩飾道。人說七成八敗。七個月生的頗多。倒是八個月的養不大。（一笑談云。有數人閒話。因講起婦人生子女。七個月的養得。八個月的養不大。內中一個道。也沒有這話。我家祖當年就是八個月生的。那人道。令祖既是八個月生的。到底可養大了沒有。）因計氏叫做別有香。這女兒是他生下來的。就接了下一字。乳名香姐。家人都稱爲香姑。可笑這牛質自己的親骨血明知不認。倒作了家奴的兒子。却拿這一男一女兩個雜種當作親生。豈非天斬其嗣。以償貪淫之報耶。（又是一番喝棒。）且按過一邊。不知鄔合如何去邀賈進士童財主。與宦公子如何相會。這賈進士與童財主叫甚麼名字。是何出處。要知道他的事蹟。再聽下回分解。

姑妄言七卷終



校記

❶「總成」原作「成總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❷「計德」原作「計得」，據上文改，下文或同。

❸「自己」原作「巳自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❹「工」原作「上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高烈女傳》改。

❺「於」原作「提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高烈女傳》改。

❻「輿」原作「與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高烈女傳》改。

❼「若」原作「茗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高烈女傳》改。

❽「曩」字原缺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高烈女傳》補。

❾「襟」原作「禁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高烈女傳》改。

❿「差役」原作「羞沒」，據文義改。

⓫「訖噔」原作「吃噔」，據下文改。

⑫「花敗」原作「化敗」，據上文（第六回）改。

⑬「短」字原置「少」字之上，據文義改。

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IIAN II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A Paris, le 19 Sepr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--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豔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(l'URA 1067-C.N.R.S.)
負責人
賈永吉
1994年9月19日

思無邪滙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姑妄言／（清）曹去晶編.--初版.--臺北市
：臺灣大英百科，1995 [民85]
冊 ； 公分.—(思無邪滙寶；36-45)
ISBN 957-8592-48-5(第一冊：精裝).--
ISBN 957-8592-49-3(第二冊：精裝).--ISBN
957-8592-50-7(第三冊：精裝).--ISBN 957-
8592-51-5(第四冊：精裝)

857.44　　84013789

思無邪滙寶〔叁拾捌〕

姑妄言(三)

發 行 人／葉貴英
總 經 理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張嘉郁
校　　對／楊俶儻・吳啓榮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5 F之 2
電　　話／(02) 7730868
傳　　眞／(02) 7764299
排　　版／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
初　　版／1997 年 1 月

全套定價：41200 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；精裝)
ISBN957-8592-48-5(單冊；精裝)

姑妄言

姑妄言

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